

法國革命史命下編目錄

第一章 拿破崙失敗後的形勢

- 一 革命呢復古呢
- 二 一般人的心理
- 三 梅特涅的苦心

第二章 維也納會議概況

- 一 維也納會議
- 二 不曾顧到民族主義
- 三 四角同盟
- 四 神聖同盟
- 五 神聖同盟的大弱點
- 六 自由派的消長

第三章 法蘭西革命中的障礙

- 一 法國波旁家的復辟

二 兩派的水火

三 白色恐怖

四 極端專制

第四章 法國革命的反響

一 波旁家在西班牙的復辟

二 復古的高潮

三 自由主義的厄運

四 葡萄牙的復古

五 英國兩頭蛇政策——對內保守——對外自由

六 自由主義在俄國的試驗和放棄

七 中歐方面專制的維持

第五章 七月革命的因果

一 自由主義的復活

二 查理十世的推翻

三 平民國王——路易腓力——即位

四 七月革命的影響

第六章 革命潮流的新醞釀

一 工業革命

二 機械的發明

三 工業革命對於經濟的影響

四 資本主義和工場制度的罪惡

五 社會主義的萌芽

六 工業革命對於政治上所生的影響

第七章 二月革命的始末

一 民治主義和工業革命

二 法蘭西一八四八年的民治潮流

三 二月革命的經過

四 法蘭西第二次共和國

五 二月革命的影響

六 民族主義的怒潮

第八章 路易拿破崙的反覆

- 一 路易拿破崙的伎倆
- 二 共和的路易拿破崙——第二次共和
- 三 帝制的路易拿破崙——第二次帝制
- 四 第二次法蘭西帝國的衰落

第九章 革命聲中的新思想

- 一 科學的進步
- 二 馬克斯和近代的社會主義
- 三 無政府主義和工團主義

第十章 法國革命的相當成就

- 一 巴黎市政府
- 二 共和政府的成立——第三次共和
- 三 共和政體的決定
- 四 新建設
- 五 共和制下各種法制

六 共和制度的穩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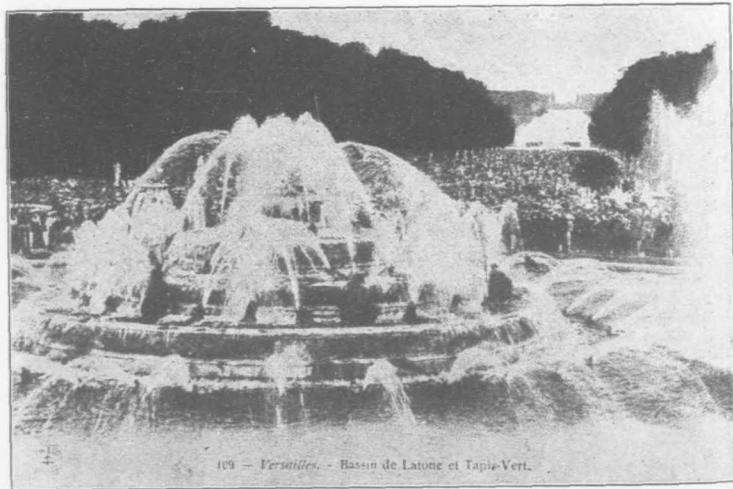
附錄一 法國憲法變遷的概況

附錄二 法國革命之際歐陸諸國年表

附錄三 法國革命大事記



巴 黎 凱 旋 門



法 國 舊 都 凡 爾 塞 的 噴 泉

法國革命史下編

第一章 拿破崙失敗後的歐陸形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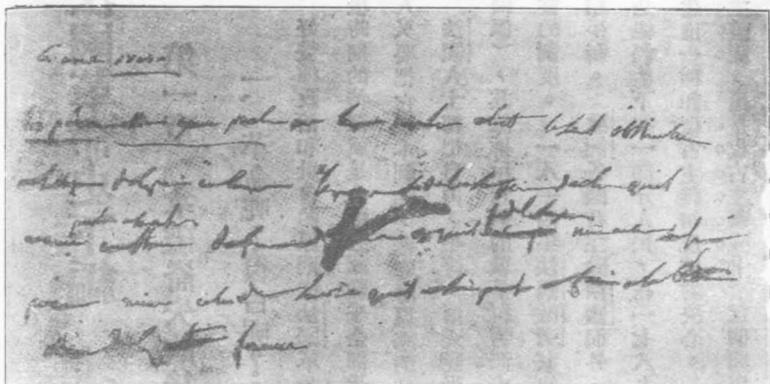
一、革命呢？復古呢？

好幾種政治和社會的原則從法國革命中表現出來，在拿破崙時代隨從軍隊，一起輸入歐洲各國。

此後時期的特徵就是全歐各國幾乎全部皆在苦鬥之中，一方面的人們要求完全接受這些原則，而他方面的人又要把它根本剷除，保守着原來的狀況。

法國人士都把自由，平等，博愛認做毫無疑義的事實和權力；凡擁護它們的就是革命者（急進派或自由派），其餘排斥它們的就是復古派或保守派，屬於後者的人，專務保存或回復舊政時代下的政治和社會的制度。一八一四年法國波旁家的解決，差不多有一種調和的性質，使得革命者和復古派的力量恰相平衡。歐洲各國君主除法國而外，差不多盡是復古派，他們毅然地維護十八世紀的理論和習慣，但是他們治下的一部分人民，在一七八九年到一八一四年間從法文裏學到民治，人權和愛國的意義，隨又生出一種和復古主義相反抗的決心。因此就成了問題了；就是此後形成歐洲社會和政治的，還是革命主義呢，還是復古主義呢？這個問題充滿了重大的意義直傳到後代，此後過了十五年這個問題纔得

拿 破 崙 手 跡



法 國 革 命 史

拿 破 崙 之 遺 體



着相當的解決，這十五年（一八一五—一八三〇）自由派和保守派不住地衝突，史家稱為梅特涅時代。

在全盛時代中，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分別，完全基於社會階級和地理分布的差別。那時君主們的神權統治發生疑問了；貴族的土地和利益被籍沒或削奪了；僧侶的信仰破壞了，活動

力也減少了；這些舊政時代的柱石完全是保守的。從另一方面講，大多數中等階級——職業階級，商人，貿易家，店主——他們向來厭惡貴族和教士的，加以他們存了操縱政治經濟的野心，對貴族和教士的厭惡格外增加；歐洲大陸方面的大學教授和學生以及各方才智之士常具很深的愛國心，並且常夢想人類的全能；城市裏的工人和田間的小工覺得任何變化，總可使他們生活抬高；這許多人在舊政的下面常感覺到不安，因此常趨向自由主義。農民却佔着歐洲人口的大部，却徘徊於這對立的兩黨之間；他們仍然敬重國家和教會的權力，而對於自由派的口頭禪素抱懷疑的態度。因此他們在某一個時間或某一個地方，可以稱做保守派；但是有一個要點，使得農人們結成團體，和復古派頑強抵抗，就是他們對於革命中社會方面的成就，成立一種默契——他們長久被動地服從於封建制度和農奴制度之下，現在却想自己已有田可耕了。普通講來，愈到西方，同革命的法蘭西越近的地方，自由主義者也就比較來得多；反過來說，越是走到東方，距法蘭西愈遠，保守派的勢力也就愈大。

二、一般人的心理

拿破崙失敗後，不到幾年，全歐的保守派間接地享用到一種潛勢力，比較他們實在的勢力還要強大。就是一部分愛國的志士，對於曾經反抗過拿破崙暴政的領袖——君主，重新生了愛戴之忱，宗教的崇拜也顯著地回復了。而教皇皮奧斯第七也曾反抗過拿破崙的侮慢同侵害，作成了基督教仁慈和果毅的精神的好榜樣，總之革命戰爭和拿破崙戰爭所產生的流血和人民流離失所的結果，顯出普遍的恐怖。

各國各階級的人們，成千累萬的慘遭屠戮，飢饉，疫癘，罪犯，不能形容的病症，種種戰爭的流毒，都在各地發生出來，所以那時的君主，僧侶和平民聯合起來讚頌和平的幸福！連一般自由派的商人也覺悟到要恢復大陸的工商業，非和平不可。所以梅特涅聲言「歐洲人民需要的不是自由，乃是和平。」不無也有幾分真理，防止革命變亂再起，和拿破崙戰爭的發生——簡單地說，就是要保障國內外的和平——變成反動派支配下的歐洲的口號。

一八一五至一八三〇年間政治舞臺上的人物梅特涅要算最出色了。誠然他並不像一七九九到一八一五年拿破崙舉動那樣怪特，可是他的名字仍然配上代表一個時代。

三、梅特涅的苦心

在一八〇九年，梅特涅名義上在奧皇法朗西第二的治下，實際上差不多就是奧地利的政治首領了，這樣延長到四十年之久。這位政治家常感覺到他國裏有改造的必要，於是他就上了幾件改良內政的條陳，他對於從下面發生的革命非常厭惡，因此也不大敢從上面革新。所以他寧願用外交手腕作成奧國的榮譽和威信，而不願變更國內社會和政治的組織。因為總覺得改造是沒有什麼把握的。

梅特涅對於拿破崙恨之刺骨，時時以推倒拿破崙為唯一要圖。自一八一〇年至一八一三年，這三年之間，他的政策，是竭力地挑撥俄皇亞歷山大，使他與拿破崙互相發生惡感，而他却周旋於兩者之間，使能滿意。當俄法之戰將開始的時候——一八一二年——梅特涅一面允許拿破崙出三萬大兵相助，

一面又向俄國聲明奧國絕不袒護任何方面作戰。等到戰爭開始，他却全部動員，保持奧國全部實力，一方面武裝中立，一方面乘機而動，看準了那一方面與奧國的利益多，他就以全力來從事。所以拿破崙一失敗，奧國竟一躍而為歐洲的盟主；這就是梅特涅『萬全政策』的成功，也可以說是『騎牆政策』的效果。

第二章 維也納會議與法蘭西

一、維也納會議

法國波旁家(House of Bourbon)恢復以後，歐洲外交界最重要的問題就是重新改正各國的疆域，歐洲舊日的地圖被拿破崙殘毀了，一般戰勝者怎樣去修補它呢？他們的努力和犧牲究竟要獲得何等土地的報酬才算平允呢？他們對於從前拿破崙的奧國又怎樣責罰呢？一八一四年六月九日開始的維也納會議，就是要回答這許多問題，並且要使得歐洲重行成功均勢的局面，至於開會地點就在奧京，一方面為着奧國有決斷的能力，一方為着梅特涅有發號施令的權能。這次會議最後的條約，在滑鐵盧戰役前幾天方纔批准(一八一五年六月九日)。

維也納會議所解決的原則，就是要使得歐洲各國疆域和皇室竭力回復到法國革命爆發前的情形，泰利倫利用『合法』的原則，使得法國免受疆土上更大的損失，因此法國在歐洲仍然能舉足輕重。梅特涅

也採用它當做奧國復古政策的法寶，依「合法」的原理，不會使法國付出很重的賠款；一八一五年九月簽訂的巴黎條約中保證法國奄有一七八九年時的領土，且責令它歸還拿破崙掠自各國的藝術的珍物，付出賠款七萬萬法郎；並且在五年之內，要准各國在法國的要塞駐兵。拿破崙從前擄掠各地，捆載而歸的，到此一齊吐出，怕還不夠。

二、不會顧到民族主義

在這許多疆土的變更中，僅有一小部分是永久的，大多數總祇有一時的成效：瑞典和那威的結合僅有九十年便告終局；荷蘭比利時聯合王國祇有十五年；意大利和德意志殖民地的回復也祇有五十年；這次會議的致命傷就是不會顧到國家的原則，是要依民族主義來解決才能永久。無論這一班復古派的君主，和那些外交家如何攢斥自由和平等，他們看見新近許多民族主義的運動煽動了法，波，葡，西，意，德諸民族，也覺得無從措手了。可是他們仍然把民族問題丟在一邊，承着十七十八世紀間的國際習慣，仍然把歐洲人民當做象棋子一般，賭他們朝代的尊榮。所以他們讓德意志各邦的君主保着很大的勢力，把意大利諸邦納在奧國疆域的下面，比利時民族同荷蘭民族一齊受奧蘭西家（House of Orange）的治理，並且給與瑞典人和那威人一個共主。民族主義的要求在全歐已成不可掩的事實；而維也納會議始終不會滿足那種要求，這是會議中最大的缺陷；所以不久就起了變化。

三、四角同盟

梅特涅自然希望維也納會議所解決的事件能夠永久保持。自此以後他做了很強固的法律的保障者，維持歐洲的和平；但是他相信歐洲的和平，是不能用歐洲人民組成的中央立法機關來維持的，因為那樣不啻承認了那可恨的民治主義，那就要同奧國的大權發生很利害的衝突了；他的意思，寧可用同盟各國君主的仁心來保障。一八一五年九月廿日巴黎條約是根據蕭孟條約(Treaty of Chaumont)來修正的，聯合四角同盟(Quadruple Alliance)——奧，俄，普，英——來開外交會議，以維持和平及法國革命前舊況，在梅特涅已可算躊躇滿志了。

四、神聖同盟

但是在俄皇亞歷山大第一(Alexander I)的如夢而神秘的思想中，還要更進一步，當他加入四角同盟用外力保障維也納條約時，他想到基督教和平，忍耐，互惠等教義，是經歐洲各國君主默認的，從這裏面可以產出一種重大而神聖的動力的，來保持現代的社會以及國土和政府。於是他引誘普魯士王和奧地利皇帝同他聯合結了所謂神聖同盟(Holy Alliance)——一八一五年九月八日起——從這次同盟裏，三國君主嚴重地宣布他們關於管理他們本國和對待其他各國的決議，同盟各君主依據聖教的誡語——正義，仁愛，和平，——共謀確定律法並以補救它們的缺陷。他們發願「以真實友愛的態度互相結合，彼此有如同國，互相協助；他們對待他們人民和軍隊，如同父母待子女一樣，並且要領導他們使得他們也發生同樣的友愛，共謀保障宗教，和平，及正義。」用意未嘗不善，可惜不能保持長久。

五、神聖同盟的大弱點

十九世紀的自由派把「神聖同盟」當做一種極討厭的狐羣狗黨，因為它的目的是要排去民治主義，民族主義，和社會的正義；但是這樣的估量，是從約文的錯雜裏推求出來，不免有一些過火了。神聖同盟不能改良政治和社會的情形，並不是因為發起人缺乏誠意，也不是因為他們有什麼不正當的目的，祇是他們那些列名的主角，沒有一個能夠在這上面盡力。

從一八一五年以前歐洲形勢裏我們可以看出從拿破崙失敗以後，各國人民因政治同社會的問題，可以分做對峙的兩派，就是自由派和保守派。在維也納所解決的土地問題，是由保守派用「合法」和「補償」為基礎來解決的，一切大致回復到革命前的情形。最後四角同盟成立，同盟各國負了保障條約及維持和平的任務，突然間奧國的地位因梅特涅的崛起而增高了，從一八一五到一八三〇年間梅特涅成了奧國保守主義的愛國大家，同時也是歐洲復古派的怪傑。他利用奧地利的勢力操縱全歐，使得奧國不致顛覆，他處理國內外的事件，總以和平和安定為目標。經此一來，法國革命也受了他很大的打擊。

六、自由派的消長

在梅特涅全盛時代，歐洲的君主從不會危害歐陸的和平，祇是一般自由派常在那裏蠢動，聲稱要對那般復古的君主施行革命手段，或促進被壓迫的民族，一致起來反抗。愛和平的梅特涅的功業，全在不斷地司自由派宣戰，在他得勢的前七年當中，他是完全勝利的。在一八一五到一八二二年間他借四

角同盟做護符，召致各國開了四次會議，並且勸誘歐洲各國的全權大使採用壓迫自由主義的政策，他的野心真可滿足了，連亞歷山大也趨向到復古一派，在另一種的神聖同盟特羅保草約 (Protocol of Troppau) 上，也就簽了字；『國家因革命而使得政府有變更，結果必然使得他國感受不安，這種國家一定要排出歐洲同盟以外，非到他們有合法及安全的保障，不能加入。倘使因為這樣的變動有危害其他各國的情形時，列強應當聯合起來用和平的手段，或至必要時用武力來改正這樣的國家。』梅特涅不特蹂躪革命，並且干涉到列國的內政了。

在梅特涅時代政治上的幾種理想，可以從歐洲幾個重要的國家內所發生的事件收集得來，每個國家總是由復古派操縱政府，而自由派橫被壓抑，有時也引起反抗；梅特涅雖在那裏和四角同盟協謀壓抑自由派，而自由派的人數繼續在那裏增加，直到一八三〇年他們在西歐得了幾國政柄；四角同盟已經要解體了，梅特涅向來是取攻勢的，也祇好保守了；最後自由平等和博愛的地位日漸增高，更非梅特涅的夢想所及。

第三章 法蘭西革命中的障礙

一、法國波旁家的復辟

在十八世紀的中葉，法國是舊政的榜樣，到了那世紀的末葉，它又變做革命潮流的中心；在十九世

紀的前半期自由派和保守派——就是舊政和革命——在法國是勢均力敵。

滑鐵盧戰役使保守派確實地握得政權，在戰役後二十天，路易十八就回到他的都城，把殘毀的政府回復起來。那時法國的情形並不會因為拿破崙最後一次的失敗而陷入極不幸的地位，它雖是戰敗，但尚未爆裂粉碎，國內千萬的農業和地產，經過人民的努力，使得經濟情形趨向樂觀的地位。同時路易十八始終向戰勝國力爭賠款，據着他對於經濟上的先見和天才，法國在一八一五年的國債只抵到英國的六分之一，中等階級利用和平的恢復來擴張他們的貿易。爲着這許多緣故，法蘭西雖則有歲歉，政治不安，和外國駐兵三年等等情事，但仍能在波旁家的治下興盛起來，它的勢力及穩健，在全歐中依舊是
不可厚悔。

二、兩派的水火

路易十八既已復辟，却爲兩個互抗的政黨所苦，一邊是自由派，其中不僅是人權論的學者，還有從前解除農奴制度和沒收教堂產業時曾享受過利益的農夫，和類似商人的中流階級，更有一般在三色旗下面光輝地打過仗的老兵士們等等；現在都受了戰敗的打擊，可是他們自由主義仍是百折不撓。另一方面，就是些反動的保守派，如極端尊王派（Ultra-Royalists）貴族和僧侶，還有南方和西方各省的人們，他們追念舊日的政治，對革命運動始終苦鬥，因此也有被抄查家產的，有放出祖國的，更有橫被壓抑祇好忍氣吞聲的；現在時事變遷，這些人們放了回來，無時不在那裏圖謀報仇雪怨。路易十八處在兩黨

的之間，却聯合國內幫助他的人們，轉向折衷一條路。他雖然對於古代專制政體和他家裏的白旗十分契合，可是他們仍然有這樣的常識保留拿破崙律法和政治的改革：拿破崙大勳章條例（Institutionary the Legion of Honor）以及法蘭西銀行，和教皇訂的契約（Concordat），同大學院，一面保留舊日皇室的尊嚴，一面又要履行他尚未回國時所定的條約。

一八一四年的約法準備依照英國的方式，建設立憲的政府，議會是用兩院制，上議院議員由國王委派爵士充任。下院由重納直接稅的法國人民互選。議院不能創製律法，抵可批准或否決皇帝提案，凡未經議會通過的法案不得執行，國王用宰相掌理行政，對議會的關係是偏向於左，在革命時，約法早已規定信教，出版和買賣地產的自由。可算法國從一七九三年以來，已嘗過自由滋味，已是曾經滄海，現在路易十八雖說額外施恩，却夢想不到行他的主義還要感受苦痛的。

三 「白色」恐怖

極端尊王派隨即發生狠厲害的埋怨，他們以為法王這樣的仁慈不足以防止拿破崙的餘孽；因此要求廢除約法，却逢路易十八一味裝聾作啞，他們就把怨毒移在自由主義者的身上。一八一五年幾個月中間，發生好多次暴動和流血，這種是狂怒的尊王派鼓動出來的，歷史家稱為「白色恐怖」。路易十八雖曾經允許祇有經議會宣布是叛黨的方才治罪，而反動派從他追治拿破崙百日帝時代擁護拿破崙逃歸的六十個人的罪。寫人名單的人，就是投票處決路易十六死刑的福煦，後來他又做拿破崙的心腹揭出尊王黨的

陰謀，這真是出人意料了。這幾十人中有三十八人被放到國外，有幾個被處決槍斃，著名的奈將軍也在其列。在南法蘭西成自由派被害在反動的暴徒手裏。內姆 (Nimes) 的新教徒曾經擁護過拿破崙的主見，他們就用十字軍屠殺異教徒的方法來屠殺自由主義者，直到軍隊開到出事地點，纔把秩序回復過來。

新議會的選舉恰在白色恐怖中舉行；自由派不致列席，結果選出一個保王派的議會來，他們復古的程度比王還要利害，泰利倫和福煦離去大臣的地位。於是在一年之中所謂「偏急的議會」一直秉着他們反動的精神儘量去做，他們通過一種法律，限制出版物，限制幾種階級人不得邀赦典，組織特別法庭審判謀叛的罪犯；並且回復拿破崙法典裏廢除的條文，到一八一六年，路易十八覺得這些兇暴的人勢力倒有些害怕，於是解散這次議會重行選舉。這次選出的大多數是溫和的保王派，他們對於約法和一八一五年的解決都竭誠擁護，同時對王的折衷辦法，很表同情，至於極端的尊王派和自由派祇占少數，在溫和的尊王派的執政期內（一八一六——一八二〇）各方面總有顯著的進步。

四、極端專制

在一八二〇年，王姪被一個狂妄的自由主義者刺殺，自由主義的法制忽然中斷了，極端的尊王派乘着民衆的怒潮攫得政權，於是又回復當初復古的高壓政策。他們屏除約法上人民自由的保障，訂了嚴厲取締出版物的條文，把全部教育專制委給天主教會；並且變更選舉法，成立一種極複雜的制度。改

訂每年納直接稅一千法郎的方纔有選舉權（原來是每年出三百法郎的直接稅就有選舉權），議員的任期延長到七年；種種舉動無非使得他們在議會永久佔着多數。他們組織一個偵察機關，利用軍隊鎮壓反抗，並且清除秘密的革命團體。例如義大利傳入的燒炭黨，他們得了梅特涅和大陸列強允許，就在一八二三年，教王親帶法國軍隊到西班牙回復波旁家在西的暴君政府。真是意料不到，法國軍隊不久曾經把自由，平等，博愛貫輸到各國人民的腦海，現在居然地甘做神擁的君主的武器和自由派作對！可是這次西班牙遠征軍的成功，極端的尊王派在法國勢力更見強固，法人這樣愛國的意氣，未免不在情理了。一八二四年路易十八崩逝的時候，波旁家在法國已是根深蒂固，復古派也長遠統治法國的社會和政治。

從這次復辟以來，極端的尊王黨的領袖一直是奧多斯伯爵，他是前王的兄弟，並且是血族中最近的一個人，於是承嗣大統，是為查理第十王（Charles X）。查理第十王在政治上的惡運和他的長兄路易十八很相近，不過他的意志很強而且果於自用。他在做伯爵時代會同瑪利安多尼同施詭計，破壞革命，他不斷地同些革命者和拿破侖搗亂，當他王室榮歸的時候，鼓勵極端的尊王派來做報復的舉動。可是他私德方面尚不失為一個慈善的人，對宗教極為忠心，他立定主張使得政教合一，恢復舊政時代的政治，社會，宗教和知慧的律法。毒恨革命主義，他曾經說過：『從一七八九年來始終不變主張的，祇有我同拉發易兩人耳！』

查理用隆重儀式行加冕禮，他得議會裏大多數的極端尊王派的幫助，開始完成他所主張的工作，對於言論自由又製出更嚴格的限制，許多特權總還給教會。耶穌教徒也允許回國，瀆神和毀謗的刑法也加重了，更保證用一億萬法郎作為這般僑民在革命時被籍沒的損害賠償。議會裏面連要破壞人類平等恢復舊政府時代的長子繼承法的議案，也在那裏討論了。總之法國在梅特涅時代，極端的尊王派闊步疾行，趨向於復古主義的實現如他們的首領查理第十所說：「改變社會的組織，回復教會在政治裏的重心，而產生有力的貴族政治了。」

第四章 法國革命的反響

一、波旁家在西班牙的復辟

西班牙復古派當這時候，復古運動同反抗運動總不甚顯著，當斐腓南七世 (Ferdinand VII) 在一八一四年復國的時候，並不完全是他一個人的能力，還虧了惠靈頓和他自家英武的民衆的助力，他很堅強地想建一個國家主義的立憲政府。回憶到一七九一年西班牙議會的預備會採用一種成文法，和法國一七九一年的法制差不多，總規定限制君權的條文，並且廢除封建制度下的特權和利益以及階級的分別。這次的議會作成反抗約瑟，波那帕脫的先聲。這次的憲法，大半出於中流階級的商人，學者，理論家和軍官之手，這幾級人，總受着法國革命的影響，反對教會，可是其他階級的人們爲着要聯合對待法國

緣故，暫時忍氣吞聲，但是和平恢復，國家獨立方纔確定，貴族們和牧師們隨即猛烈地攻擊憲法。

斐迪南七世利用他們的攻擊，於是也不顧及大多數的農民，就把一八一二年的憲法廢除了，同時并把國會裁掉。

斐迪南左右的顧問，差不多總是舊政時代的官吏，因此他採用澈底的復古政策，和革命主義調和的政策完全不採用。舊日專制的政府和一切不平等不公正的事件同時恢復，貴族和僧侶的特殊權利和豁免國稅也確定了，道院也開了，基督會也允許回國了，天主教審判所也重新組織了。個人自由剝奪殆盡，出版物也受嚴格法規的限制，從前幫助斐迪南七世復辟自由派者，被捕的被捕，放逐的放逐，甚至把他們拘禁起來，這次不會引起重大的流血事件，一部分是請求惠靈頓的効力。

二、復古的高潮

一八一四年西班牙復古中的醜態，可以從王的秉性中推求得來，斐迪南七世爲人多怨而暴虐，少慮而無情，而且沒有調和的能力和先見之明。他不想把國家融成整個機體，却把一切都畸重在復古派的一邊，對自由派的極端行動，更爲梅特涅所不敢爲。他回國之後不想修養生息，却望礙工商的發展，一面又聚斂自肥。他對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不想法懷柔，等到事不可爲，却想用兵力去征服。從他復國五年中，西班牙成立兩個勢不兩立的黨——保守黨和自由黨；行政方面怨聲載道，軍心渙散；財政破產；美洲殖民地完全喪失。

在這五年當中，自由黨人也急迫地同暴君搗亂，他們的出版自由和集會自由雖被剝奪，他們仍然能成立秘密會社——如燒炭黨（*Carbonari*）同共濟會（*Fraternalis*）——他們用種種隱語手勢來宣傳革命主義，一般反對教會的人和軍官當中，這種運動很普遍，這樣下去一直等到內爭再起。

一八一九年西王徵集征討美洲殖民地的軍隊起了譁變，接着第二年春間遠方各地又發生總叛變，斐迪南害怕起來，於是發誓遵守憲法，一場禍亂才告平息。

斐迪南七世的改革，完全因為一時膽小虛作應承，所以在兩年中雖然依新訂律法去做，並用自由派執政，可是他實在並無誠意，他儘管在那裏煽惑反動派同新政府反抗，一面又求助於列強，尤其是法國，來顛覆新政府。他的詭計遂了，自由派起了內訌；貴族和僧侶抵制新律的實行，天主教徒又說新法典毀瀆神明；許多地方不斷地發生反革命的暴動。

三、自由主義的厄運

歐洲列強雖恨斐迪南的非法行為，却又恐怕自由派得勢，影響全歐，所以一八二三年法，奧，俄，普，四國在維羅那（*Vienna*）會議，決定干涉西班牙內爭，由法國帶兵入西班牙。那時反對自由派的人一時蓬起，馬德里也被法軍佔領了，自由派的人在加第斯負嵎，要求王承認組織一個調和的政府，斐迪南也承認了，於是自由黨人釋甲投誠。

斐迪南受法國的卵翼纔告安全，隨即把他允許的事置之腦後，把所有的立憲派一概誅死，一八二四

年西班牙中的復古行動，比較一八一四年還要盲目還要悲苦；不但舊政完全恢復，而革命者和同情於憲法的人，任意處死刑的有幾百人，被放逐或下獄的更多幾倍，當法國軍隊撤歸之後，斐迪南差不多把西班牙的自由派一網打盡。

四、葡萄牙的復古

葡萄牙在梅特涅時期，也感受着同樣的環境。一八〇七年拿破崙帶兵入境，葡萄牙王室逃到屬地巴西，倒是英國爲着它商業上的關係，把法人趕掉了，並且在里斯本立一個省政府。到一八一五年歐洲大局平靜了，英國看着葡萄牙王室在巴西延長下去，却顧全它自己經濟上的利益，不把軍隊撤回，因此葡萄牙差不多成了英國的附庸。一八二〇年許多愛國的復古派和自由派聯合起來，把英國勢力下的政治機關推翻了，那時自由派得了政權，頒布了一種憲法，內容和一八一二年西班牙憲法差不多。第二年約翰六世把巴西托給他的兒子東梅彼得羅 (Don Pedro)，自己回到葡萄牙發誓遵守憲法。

巴西人民當着約翰六世回國以後，就奉彼得羅獨立成巴西帝國，是爲彼得羅一世 (一八二二)。葡萄牙的復古派擁戴約翰六世幼子東梅密該爾 (Dom Miguel) 爲首領，上書反對失掉巴西，從一八二二年起，十二年當中，葡萄牙常受黨爭的禍患。

一八二三年約翰籍口法兵在西班牙，廢除憲法，密該爾的手下人意猶未足，仍然攻擊葡王，直到歐洲列強共同出兵，方纔把王納到葡國。約翰死後 (一八二六) 巴西的彼得羅一世嗣位是爲彼得羅四世。

他頒布一種法規使葡萄牙成立一種調和的議會政府，一切用法國一八一四年頒布的法規做藍本。他隨即把葡萄牙王位傳給他七歲幼女馬利亞，并叫她嫁給她的叔父密該爾。密該爾答應下來，等到回國以後却又反悔。到一八三四年一般復古派和傳教師幫他即了王位，他性情本來殘暴，加以在奧國住了三年，對梅特涅異常讚歎，即位以後，隨即嚴厲限制自由主義。

王室裏發生這樣的鬥爭，奧，俄，法，普當然和密該爾表同情，而英國却爲它商業的利益，却去鼓勵彼得羅，美國對巴西獨立本來是同意的，英國方面更派兵艦防葡萄牙用兵去征巴西，因此巴西確實成立了一個美洲的獨立國了。

五、英國的兩頭蛇政策——對內保守——對外自由

英國對於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內爭，却幫助自由主義者，這并不是英國愛護平民主義和保障『人權』的表示，實際上它所有舉動，完全是以自己的商業上利益爲標準，或是應付特殊環境。其實就英國的內政說，一般執政的措施，和梅特涅以及法國的查理十世也差不多。

在十八世紀的時候，英國的法制同大陸諸國有點兩樣，有時也引起紛亂，在孟德斯鳩或福祿特爾派人看來，英國法制似乎合自由主義，是值得讚美的。但是十九世紀前半期所謂『自由』和現在是兩樣的。那時英國雖說由英王和議會治理，可是英王的權力已經讓給內閣，議會雖有勢力，然而裏面大多數是貴族，地主及僧侶；平民爲數極少。

當法國革命的末期，英國的政治家如小比特福克司（Charles James Fox）提倡改革議會，使得趨向民治的道路。但是大多數的政治家記念着格蘭斯頓往日的偉績，和自然產生的英國憲法以及卜克對法人所謂自由平等的攻擊；加之法國革命戰爭後，又繼之拿破崙的戰爭，他們更相信法人有政治經驗，改革這一件事，因此置之腦後了。

那時有一般徒尙空談的哲學家及窮苦的工人，組織革命的機關，如倫敦通訊社想用來改革議院和社會，但是執政諸人嚴加禁止。議院所定的：如謀叛（Practices of Treason, 1795），圖謀不軌的集會（Seditious Meetings 1795）、通訊社（Corresponding Societies 1799）等條例裏，可以看出當時執政者剝奪人民言論，出版，集會，自由的一班。所好英國的海陸軍連打勝仗，外交方面又獲到勝利，這是當時英國執政常引以自豪的。

這時候英國的法制有兩種作用：一種是偏護貴族，另一種就是壓抑反對貴族的人們。國中一般貴族強佔民產作他們的圍場（Enclosure）——特開做牧羊用的，加之對外戰爭不息，荒歉頻仍，而議會反通過限制穀類入口的條例。雖然這樣，要反抗這種政治和社會的環境，差不多是不可能的。然而從一八一五年到一八三〇年間，許多方面也產出許多反抗的勢力，結果英國方面也像大陸諸國一樣，自由主義者和保守派時常立於對抗的狀況。

有許多不同階級的人們，爲着種種不同的緣故，和保守黨政治作對，知識階級的急進派如高得溫

(William Godwin)培因 (Thomas Paine)考貝特 (William Cobbett) 諸人各把他們的學說來鼓動民衆。可是他們不相統屬，而且改革的辦法沒有兩個人互相契合。多數的人祇用民主政治中很粗淺的道理在那裏鼓吹。但是在梅特涅時代，爲政和大多數的愛國的人，總把急進派看做不忠的危險分子，而急進主義，在他們的意思是和反叛一樣。除去一般急進派而外，還有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也爲着他們切身利益和政府抗爭。

英國執政的人如加斯特婁里 (Ford Castlereagh) 惠靈吞不曾因少數急進派和天主教徒的反抗，就改變他們在英國保守的趨勢。可是回頭看看經濟的變遷，保守黨人也要覺到他們的厄運了。在法國革命和拿破崙時代中間，工業革命在英國產出第一次大結果；紡織機發明了，新原動力新式工場也進行了，工業品出產也增多了，鄉間居民紛紛遷到市鎮了。在短期間內，工商業代農業而爲英國主要的富源。新商人——實際上就是全中等階級——的數目，財產和野心都增加了。然而把持議院決定國內政策的仍然是些貴族而不是這些中等階級的人。這兩階級的利益是互相整柄的，衝突自然不可免了，這樣一個惡環境，最後的落伍是無可懷疑的。

從一八一五年到一八二二年保守黨的執政者仍然守着他們制度，勢力也並未減小，政治方面極端復古，貴族地主仍然繼續囤地，並且從穀律裏攫得好多利益。英格蘭具有無上權力，決不想法解除其他教會的怨恨，議院改革好像已經死去，個人的自由也正在垂危。

但是全英國感受經濟上的大不幸了，機械的引用使得許多手工業工人失業。一八一五年國外戰爭，結果英國的壟斷貿易破壞了，因此製造銷路大減，無工可作的工人有幾千名之多，窮苦階級人們，被逼失業，於是搗毀機器以洩怨憤。路戴脫暴動 (Luddite Riot) 從一八一一年起到一八一六年達到極端。社會上的不安和財產的破壞差不多全國各處都會遇到，這些暴動總是經濟的而非政治的。暴動的人都是無知識的貧民。中等階級的人們却和保守派政府聯合起來壓平暴動，并把爲首的處死。保守黨主要的過失，並不是處置暴動過於激烈，而在不知經濟上不幸的真因。

急進派利用經濟上不幸，誘引一般苦工譏助他們的政治的主張，倒也有顯著的成效。一八一六年以後，工人給予急進派以實力援助。一八一七年王子利津脫在議院被刺，急進派的計劃破露，於是執政的人更變本加厲來壓抑平民。

還有一般四等階級，在英倫的中部和北部造成許多工業的都會，而在議院沒有代表權，因此他們也譏助急進派要求改革議會。這些人們自動地在各處開會選舉代議士，不圖一八一九年八月在門徹斯德 (Manchester) 開會的羣衆，竟遭軍隊屠殺，梅特涅和一般大陸保守派的精神，却在此時表見出來了。事後他們隨又發布六條戒律，嚴防暴動。隨後急進派圖謀舉事又未成功，直到梅特涅時代告終，保守派總未失勢。等到康寧 (George Canning 1770-1827) 執政，方纔改變保守派的政策，以後英國政權漸漸移入中流階級的商人手裏了。

六、自由主義在俄國的試驗和放棄

奇怪得很，俄國對於擁護復古比英國還沒有誠意，因此梅特涅拉攏俄皇亞歷山大一世，本來是一件極難的事。亞歷山大大生性酷愛和平並且是個宗教的信徒，在早年的時候他和自由派很相接近，他在一八一五年以前頒布憲法，施行了許多新政，關於農奴的解放居然也有幾省實行了。不過受了拿破崙的影響，新政大都不會實現；加以俄國人民程度太低，實行的時候也頗感困難；因此亞歷山大心也灰了大半，他的熱誠漸移到宗教方面去了。忽然與梅特涅常常對他說自由主義者不可靠，勸他們採用壓抑的政策；恰好俄皇侍衛中，發現革命的秘謀，接作國內外又發生許多自由派暗殺的案件，因此亞歷山大就被梅特涅玩之掌上。自此以後，他同梅特涅連合一氣做神聖同盟的中堅分子，把自由主義全部放棄。自由主義者到此時大為失望，祇好組織秘密團體暗中活動。亞歷山大崩逝的時候（一八二五年十二月）遺詔將位給二兄尼古拉第一（Nicolas I.）。那些黨人却擁護他的長兄康司坦丁（Constantine）大公，當時在俄京運動軍營起事，但是康司坦丁賣了他的朋友，尼古拉很順當地復位了。他即位以後，對於自由主義者非常仇視，在他御極三十年中，嚴訂出版法，對俄人出國外人入境限制極嚴，又組織暗探捕黨人，在復古君主尼古拉要算最厲害而亦最有成效的一個了。

七、中歐方面專制的維持

西歐方面諸國中自由主義者和保守派的爭鬥比較激烈而有希望。在東歐方面，保守主義已經確實

勝利，而廣大的地域一任奧國的操縱。

梅特涅的第一件當心的就是利用哈布斯堡 (Habsburg) 政府，使得國內一切情形不發生變動。他的主張永久不變，並且也決不願採取什麼調和的辦法。因為國內種族複雜，常有分崩的危險，他特地練了許多軍隊到各處駐防。為防止革命思潮，他嚴行取締外國出版物，并監視國內一切出版物。教會教育恢復了，土地大半歸貴族所有，國內稅關遍設，弄得商業異常凋零。

他第二件當心的事就是要由奧國治理意大利及德意志諸邦，消除政治和社會的運動，初因感受法國革命的怒潮，自由主義思想還未衰歇，中等階級要求參政，下等階級要求改造社會，愛國人士希望造成統一的光輝的德意志。因此青年的學生組織秘密會社，如道德聯合會 (Tugendbund) 之類，但是一切活動都被梅特涅破壞了。至於意大利方面，除農人是受教會麻醉的無所表示外，一般受教育的人；商人和小工們，都希望意大利獨立，設立立憲政府。因此有許多秘密會社如燒炭黨暗中在那裏活動，而一八二〇到一八二一兩年中，拿破里及披得蒙 (Piedmont) 兩處自由主義的興起，總被梅特涅壓抑下去。

第五章 七月革命的因果

一、自由主義的復活

一八一五年到一八二二年是梅特涅在歐洲方面全盛時代，此後一八二二年到一八三〇年歐西方面復

古主義漸趨失敗，梅特涅的命運也漸漸不濟了。造成他的惡運有三件事，（一）英國對外採取不干涉主義，（二）希臘脫離土耳其獨立，（三）一八三〇年發生革命運動的波折。英國不干涉主義，是從維護他的商業起見，然而已經使得四角同盟去了一角。希臘獨立的原因，是受土耳其壓迫基督教的反動，然而希人對平民政治和他的祖國的愛護，也是一個原因，法國革命也有顯著的影響；結果俄土發生一次戰爭（一八二八——一八二九），希臘確實獨立了。梅特涅的主義的失敗是不用說了，同時又失了俄國這一個好幫手，尤其是他的致命傷。

自由派在法國確實的勝利，東歐西歐諸國政略的分歧，以及梅特涅勢力的衰落，總是一八三〇年的革命運動做成的。

二、查理第十的推翻

在法國方面查理第十的復古政治愈過愈不像了，查理漸漸做成一個名實相符的專制君主，極端尊王派又要求增制有利於貴族和宣教師的法令，因此一般中流階級和工人們，埋怨和憤恨的聲浪更高了。

這些中等階級的人們被很嚴的財產上的資格限住，不得參與政治。一般不信教的中等階級，恨政府把天主教提得太高，還有最主要的，就是有許多有錢的中等階級的人，對於極端尊王派發生了一件刺骨的經濟上的憤恨。回憶到一八二五年議會通過用一億萬法郎補償出亡的貴族在革命時的損失，這樣巨的一筆款項，當然不能由政府還付給貴族們的，於是他們想着一個法子，就是用低的利率，募集全國

的公債，收集的款項就用年金的形式，付給那些貴族。換句話說，那些中等階級執着政府的募券，覺每年的入款中有三分之一，送給那一羣貴族了。從這種經濟上的事件裏，已伏下神權君主政治覆亡的朕兆。商人和拿破崙的舊部以及自由派的理想家，聯合起來反抗查理第十的政府。

一八二七年的選舉以後，法王減少下院極端尊王派的席次，並且暫時允許指派溫和派的人，但是他決計不肯接受種種的主義，所以在一八二九年議會選舉不中他的意，他隨即用保里格納 (Prince de Polignac) 做首相；這位也是流在外國王子之一，爲人固執無知而又常涉幻想。

以後的事不言可喻了；王同復古派的首相做一邊，中等階級所維持的議會又做一邊，在那裏互爭，政府方面出兵擄取阿爾極爾 (Alger) 援助希臘獨立，并剪滅海盜，希望借此消弭內爭。但是并不見什麼效力，議院方面堅決地投不信任內閣的票，并接引一八一四年約法裏保證的權限；自由主義的報紙稱許議院，并且明白地攻擊法王。

一八三〇年春間查理第十因爲議會屢次要求罷免保里格納內閣，就把議會解散了，但是復選之後的議會，反對復古更加厲害。法王覺得國中居然有和他相左的意見表現出來，真是氣極了，於是在一八三〇年七月二十六日發布四條法令，這是有名的聖克路勒令 (Ordnance of St. Cloud) 。

(一) 出版權應受嚴重的限制。

(二) 新選出的議會——一次會還不曾開——就勒令解散。

(三)發布新選舉法，至少有四分之三的人——大半是窮苦中等階級——失却選舉權。

(四)新選舉在九月舉行。

當這道命令發布的那一天，自由黨的印刷家和雜誌家重行爲爭民權來反抗波旁的統治，宣布勒令解散國會爲非法，因此激動巴黎各階級的人們的武裝暴動。巴黎的工人們和些措手不及的少數的衛隊，巷戰了三天，把他們趕到自由黨工場附近，關了起來，獲得全勝。查理第十讓位給他的十歲的孫子——康保爾伯爵(Comte of Chambord)——自己逃往英國。

三 平民國王——路易腓力——即位

一八三一年「七月的日子」帶着輕微的流血，就把法國神權君主斷送了。以後究竟採取那一種政治的制度很費一番討論。那時共和黨恢復了，黨裏加入了許多學生和巴黎的工人，以加瓦格納(Cote-Frot Cavaigne)爲首領，他們主張恢復一七九五年的共和國；但是鄉鎮方面和巴黎有希望的人很少贊成他們的主張。還有一派就是自由主義的中等階級，由雜誌家提爾(Thier)和大銀行家拉斐特(Lafitte 1767-1844)領導，他們願接受君主，不過一定要立憲，使得他們真能治理國家。這種主見很得一般法人的同情，因爲他們的意思「秩序」和「自由」是同樣重要的。兩黨戰爭之禍已近在目前了，虧得年高望重的拉斐易將軍重行出來，竭力向共和黨疏通，使他們接受自由的君主黨的主張，這場禍方始避免。於是路易腓力在萬衆歡聲中即位了，他本是奧蘭斯的公爵，也是波旁家的宗派，但是他曾在會場投過處

路易十六死刑的票，和波旁家的政治主張決不相侔。他在一七八九年革命運動裏盡過力；巴斯物獄的佔領，他也在場；他曾投入甲考賓黨並且在共和國下執掌過軍事機關；他也曾在法爾買和尼達蘭作過戰。他出亡歐美的時候，曾經研究過自立的道理。以後他自己又趨於平民化，把他的兒子送入一個中等階級的學校裏讀書，更篤信福祿特爾和盧梭的意見，所以他即位後，自稱為「平民國王」。

一八三〇年八月路易腓力接到議會請他為「法民之王」的通知，共和革命三色旗立刻替代了波旁家的白旗；民權排去做專制君主的理論，但是法國七月革命快捷的結果，僅有中等階級獲得勝利，這一個階級又種下了一七八九年大革命的惡因，在一七九四年曾把它的戰敗者從下等階級裏救起來，而在一八一五年到一八三〇年當中，它自己也很擔過了許多危險。現在還是這個階級，把復古的君主趕掉，平復革命的平民，自己却執穩了政府的權柄。一八一四年曾發生過一個問題，就是法國政治和社會的法制，是否要回復到大革命以前的狀態；但是從一八三〇年的運動裏，却是可以得到一個否定的答案了。

四、七月革命的影響

法國七月革命的勃發，和迅速的成功，立刻使得全歐震動，異常的驚訝；而自由派則喜形於色，比利時，德意志諸邦，波蘭，瑞士都感受震動；梅特涅遇到這樣普遍的不安，也就不得不放棄了統一全歐和干涉法國的念頭了。

那時比利時硬被納在同荷蘭聯合的王國之下，很受了許多不平等待遇。這次法國七月革命的消息到

後，比利時布魯塞爾起了騷動，他們其初也只想在共主之下分治，後見荷王維廉一味壓制，於是索性要求獨立了。得了英法兩國幫助，比利時就在一八三九年成功一個獨立的國家。

德意志的各邦，如普，與奧方面，並未直接受法國的影響，但是諸小邦中如漢那瓦布倫瑞克薩克遜和海塞加賽（Hesse-Cassel）確受了法比二國變亂的影響，而發生民衆的運動。因此有許多政府頒布溫和的憲法，更有已立憲政府，允許了許多自由黨人的條件。

意大利諸邦自從一八二一年，受奧國干涉後，仍守着沉默。但是中部諸邦的自由主義者，料想到法國是要幫助他們的，於是巴巴爾諸邦中聯合起來推翻奧國統治下的政府，建立民主的政府（一八三二），在巴馬和摩登拿也有同樣的變動。但是這幾處被梅特涅用武力征服了。

德意志的運動雖說沒有許多大的效果；然而因此累得梅特涅手忙腳亂，不能顧到西歐方面，而西歐中等階級自由主義者，却得了一個自由發展的好機會。

第六章 革命潮流的新醞釀

一、工業革命

從一七五〇年到一八三〇年，這八十年當中，新的歐洲已在那裏產生，那新的歐洲用一種猛烈的手段，來處置舊日的傳統思想和一切制度。古代僧侶和貴族地主的特別利益，因着多財多智的中等階級

的興起而喪失了。民治主義和人權把神權君主時代的習慣和誥誡排去了。對王室的忠心漸歸消滅，而各國皆漸漸地自覺了。

最後決定革命派和復古派的鬥爭，以及自由，平等，博愛的勝利的，並不是一些微小政治革命的波折，像一八三〇年的一樣；而是偉大的工業革命，這種革命用他們的全力和復古派對抗。所以我們要明白近代民治的呼聲，要先明瞭這工業革命的意義。

神權君主和封建制度的破壞，在法國革命時已經下了種子；而新的政治的平民主義和公民平等的理想，也同時發了萌芽。可是這樣的革命並不會改變日常的生活。人民擔負的課稅是劃一了；一切人們總遵守同樣的法律了；也不像從前那樣畏懼貴族們了；在立法的議會裏也可以雄辯自如了；——然而農人們仍然在木犁的前面，趕着行動蹣跚的耕牛；補鞋匠仍然釘他們鞋子；勤儉主婦們仍然常坐在手搖的紡車旁邊。情形稍為改變了一點的；如法國的人們已經舍去短的緞裙，改穿褲子了，但是農人們吃的，依舊還是那些食品；旅行家乘的，仍然是木質的馬車，和小的帆船，渡大西洋要費幾個月的工夫，這是十九世紀初期的情形。

現在慢慢兒不同了！農人們有了犀利的鋼犁，把舊日的手用的打米器棄掉了；衣服和鞋子總在大工場裏用機器做了；在晚報上忙迫的商人，可以讀到他們的貨物，在中國售賣的情形了。一般巧匠提着飯籃，到喧囂的工場裏去了；旅行家當着火車經過鄉村的時候，斜倚在華麗的椅子上上了；而運動家也

能在五天內橫渡大西洋的郵船甲板上打網球了。

一切情形總是由工業上的變遷產生出來的，這種變動既快速而又完全，所以我們稱它做工業革命。它的根本原因是——（一）機器和原動機的發明和應用，使得開礦，製造，農業，和運載有無限的便利；（二）工廠的建築。工業革命發生在英國差不多在一七七〇年到一八二五年間，從一八一五年起，這種革命傳布到全歐，並橫渡大西洋一直到了新大陸。到處總產生了許多機器，原動機，工廠，富翁，商業的組合，和貧民窟；昔日蘋果樹生長的地方，現在已經豎起高可接天的煙突了；昔日馬車輪軌縱橫的地方，現在有密如蛛網的鐵道，許多火車日夜不息地在那裏通行了。

一、機械的發明

不僅是少數的天才者，還有許多不知名的人，同負着發明的責任，千百條心腸一齊想尋出較容易較便當的方法來做事，自然就要生出許多發明家和發明品來了。自從工業革命以來，發明品一直增加，直到最近機械方面更是日新月異，少數發明家從衆人中顯耀出來，他們的名字和革命是并垂不朽的了：如克萊 (Kay)，哈格雷夫 (Hargreaves)，阿克雷 (Arkwright)，克龍布登 (Crompton)，卡脫雷脫 (Cattwright)，惠脫乃 (Whitney)，瓦特 (Watt)，傅爾頓 (Fulton)，及斯梯芬孫 (Stevenson) 等皆是。最前的六個人是紡織機的發明家；瓦特是蒸氣機改良家。現在人總以瓦特為蒸氣機的發明家，其實不對。蒸氣機的主要部分——如水爐，圓筒，活塞等——早已有入發明，不過僅用以抽水而已。在

一七六三年冬，瓦特才開始研究蒸氣機，他不過是一個機器匠，有人請他修理六十年前紐康門（Newcomen）所發明的蒸氣模型，他很聰明，他拿蒸氣機模型一改良，就能實用了。瓦特的蒸氣機應用來紡紗，是在一七八五年。以後傅爾頓發明汽船（1807），司梯芬孫又發明火車（1825）；同時蒸汽機關（1814）又引用於印刷事業，以後電報（1832）電話（1876）無線電報（1895）相繼發明；直到今日，舉凡昔人以爲夢想的飛行機和潛行艇，現在也都變爲尋常的物件了。

法國在一八一五年後，工業革命，始有明顯的跡象可尋。拿破崙雖有提倡工業及保護工業的舉動，然而成績不顯，等到他要失敗的時候，全法國不過僅亞爾撒斯地方棉廠中有一付機器而已。至一八四七年全國蒸氣機有五千具，棉花的消費，三十年間，增至五倍，同時紡紗機有十萬多架，紡錘有三百五十餘萬支。到了一八四八年，工業的大都市，已林立於法國，僅巴黎一城有工人三十四萬二千人，其餘如里昂，馬塞，列里（Lyon）等，皆是著名的工業都市。從此以後，工人漸漸地要組織工黨，什麼同盟罷工，要求增加工資，減少工作時間等問題，也依次發生了。

三、工業革命對於經濟的影響

機械發明的結果，使得工商膨脹，城市興盛，而財產增加；因爲用了機械來製造，開礦，和耕種，規模可以異常偉大：例如英國一七四〇年，共產鐵一七三五〇噸，到一九一〇年鐵的產額增到一千萬噸，棉織物的價值從一百萬金元（一七〇七年）增加到六萬萬金元（一九一〇年），許多新的工業也漸漸發達

起來。因為交通便利，售物異常容易，所以商業也跟着發達起來，歐美兩洲的貿易額，從一八三〇到一八八〇年增加到八倍之多。工商的發達又引起人口的增加——因為人類得到衣食的來源，比較以前容易，所以十九世紀中，歐洲人口從一七五、〇〇〇、〇〇〇增到三九二、〇〇〇、〇〇〇。互相有關係的工場，要聚在一處。商業的需要，和生活便利的吸引力，總是城市增加的主因，而大多數的人民，總由鄉間移到城市來了，人口的增加固然很快，而出產的供給比較需要還要超過許多，因此財貨非常充實。然而究竟富的是少數，而大多數人，反因此愈加貧乏了。

四、資本主義和工場制度的罪惡

從以上的幾點看來，工業革命就是手工的工業變成機器的工業，現在我們也可以說工業革命就是從獨立的家庭工業變成了支付工資的工廠工業。工廠制度既實現，於是社會上產生兩種新的階級——資本家和僱工。在舊政時代社會上有什麼貴族，農奴，工頭，日工，店主及伙計的分別。現在社會上，什麼總沒有了，祇有資本家和僱工兩個階級。在最初的時候，工廠的廠主（即資本家）常兼着技師，監工，和售物的職務；後來工廠制度漸趨複雜，資本家祇做一個投資的人，工廠各部的事，皆由僱人去經營。可是他大部分的利益仍然為他所有，因此他們——一般資本家，愈過愈富，在政治上也很占勢力。資本家是富而有力了，而做工的人却因工廠的興起而陷入依人為活的苦境。機器工業發達後，出產迅速，貨價低廉，手工業自然地漸趨淘汰，一般手工業者，不能不投身於資本家的工廠裏，做一個

機器人了。

從此社會生出新的問題來了，第一件，資本家常用極賤的工資僱用女工和童工，因此一般成年的男子，反無人僱用；而且『時艱』(Hard-time)是常常遇到的，只要工廠停工幾個月，那些工人就無以為生。第二件，就是一般自耕農夫失去他們的田地而投身到工廠。第三件，最大的問題就是資本主義下工人階級的墮落；工作時間很長，工資很少，而生活又不合衛生。一般礦工們整日地在黑暗而卑溼的礦裏，其餘閒暇的時候皆消耗在酒店裏。青年的孩子也因無人管束變成醉漢，很容易流入匪類。婦女也要忙到工廠裏作工，所以只好將子女拋在家中，無人管理和教誨。等到子女稍稍長成，大約十歲左右，又因為工資的誘惑和生活的壓迫，也一起到工廠裏吃煤煙，哪裏還諱到教育這一回事呢？這總是資本主義的工廠制度所產生的必然罪惡。

一國的工人這樣，他的國家要變成怎樣的情形呢？兒童一齊作工，學校還有什麼用處？選舉的人如果蠢然無知，民治又有什麼用呢？當時一般執政的人，沒有一個計及這樣的問題。他們其初用種種法律限制工廠工業。法國在一七八九年發布八巨秩的法律，規定一切作工的方面，工具，原料及一切製造品的範圍，除此以外如特許的公司的阻礙，原料品的抽稅，總足以限制工商業的發展。當十八世紀的時候，一般學者覺得常此下去，工商業總要破壞了，法國的陶高德及附和他的人狂呼『放任主義』(Laissez-Faire)。英國學者如亞丹·斯密(Adam Smith)著原富(Wealth of Nations)詳論工商業應當

免去種種限制和抽稅。他以為國家的勢力是靠著人民的財富，而人民的財富，非任其自由不足養成，人人能自己致富，國家自然也就富了。還有一般學者以為干涉工商業，不但不智而且違背人權是不道德的。由這等學說養成經濟的個人主義(Economic Individualism)。還有在十八世紀時，發現了許多自然律，因此一般學者想出許多經濟的定律來，在他們的理想中，以為祇要能使得各人總能充分發展自己的利益，社會自然平靜。因此生物學上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定律，在人類社會上也出現了。

五、社會主義的萌芽

新的個人主義和自由的理論所要求有三件事：(一)政府須廢除限制工商業的法律，政府的作用祇在防止盜賊殺戮和叛亂；(二)廢除一切妨礙自由競爭的條文，如特許公司和專利權等等；(三)嚴禁工人組合。於是一般工人各個向資本家討生活，如工作稍慢或要工價稍高隨即遭他們的屏棄而流於失業。在歐洲方面工商業差不多完全放任；工人們的組合也禁止了，資本家是自由了，而一般工人對於自由有如海上仙山，可望而不可及，生活方面因而加倍的痛苦。

到了十九世紀，一般新的學者，目擊工人的痛苦，於是提出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利己的資本主義反抗。歐文(Owen 1771-1858)首先提倡把社會分做許多公團(Communities)每個公團差不多包含一千二百人，這些聯合在一起，住在一個大的建築物裏作他們農業和工場的生活；所得的利益大家均分。這種主張全沒有顧到婚姻問題，而且屢經試驗總沒有成效。在法國方面聖西門(Saint Simon 1760-1825)

向路易十八請求施用新政，用科學家管理實業。傅利耶 (François mairé Poulter 1772-1837) 也提倡一種集團的組織，每個集團共有一八〇〇人，所得利益以十二分之五歸工人，十二分之四歸資本家，十二分之三歸勞心者；但是這樣制度曾經試驗，也沒有成功。路易布郎 (Louis Blanc 1811-1882) 對工業競爭很抱不滿，他提倡國家裏產生許多『社會的工廠』，每個工廠都獨立的，由工人們公選經理，所得利益大家均分，這種理想也沒有能實現。總之初期的社會學者想組織永久的社會團體沒有成功，然而至少，已經使得人心裏存了社會問題的思想，而反抗『放任』的理論了。

六、工業革命對於政治上所生的影響

工業革命的驕子——中等階級——影響到政治方面是無可避免的了。靠著自己的能力 and 命運而致出人頭地的人們，自然是非等到爭得政治上『一席之地不休的，除去自然的野心，這些中等階級，尤其是廠主們，更爲着經濟上的動機，去到政治上活動，(一)他們要求妨害工商業的立法，立刻取消，使得工商業自由發展。(二)廠主們要求博得政治上的勢力，防止工人組合團體來要求增加工資。(三)他們要求食品 and 原料品自由輸入，使得出貨成本減輕，并廢除一切雜稅和內地稅。中等階級的人數和全人口比較起來自然是很少，可是他們有的是錢，儘可賄買投票的人以及許多議員。他們所要求的是代表『工業』，那時國家的勢力自然依賴工業，這些代表工業的人們，當然要參加的。他們意志以爲工業穩定，國家的財源就自然增多，就是工人們的工資也要依工業穩定與否來做標準的。在資本家的口裏總

說，假使工業不平等，工人們就要無工可作了，靠著這樣的論調，資本家纔能得着工人們和店主們的幫助，並且可以消弭革命的運動。

拿破崙戰役以後，工業革命方纔影響到法國，直到一八二五年英國取消出口的禁令，工業革命方漸澈底。還有一層，法國的自耕農比較英國多，他們爲着農業上的利益反對城市裏的工業階級，所以十九世紀已過去大半，多數的法國人，仍然完全恃農爲生。

法國工業雖不及英國工業的重要，然而新起得也很快。在一七八九年法國共產煤二十五萬噸，到了一八三〇年增到一百八十萬噸。在一八二二年法國輸出英美二國的絲，共值九千九百萬法郎，到一八四七年增到一萬六千五百萬法郎。在一七八八年出口的毛織物，共值二千四百萬法郎，到一八三八年增到八千萬法郎。從一八一五到一八四〇，二十五年當中，棉織物工業增到三倍。

這種工業的膨漲，就是法國中等階級在政治權力增加的動機和結果。當查理第十即位的時候，中等階級曾受舊時貴族精神恢復的打擊，並且受過經濟上的損害，例如在一八二五年政府的公債祇合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五；第二年中，羊毛的稅率增到百分之三十，鋼鐵增到百分之百，其他如穀類進口稅仍然很高，製造是逼着要買高價的鐵來造他們的機器，買羊毛來製他們的衣服，買穀類來供他們的食料。

自一八三〇年革命路易即位做威君主立憲後，一切總改變了，貴族院差不多成爲中等階級選出的代表院(Chamber of Deputies 由付二百法郎稅人選舉)的附屬品了。從一八三〇年到一八四八年法國

就是一個中等階級專制政體。可是法王和中等階級并不十分和洽，一方面中等階級路易腓力和贊成舊政的人共和黨的工人以及各種社會革命做對；一方面他們又因忌嫉的關係和王發生爭論，就是他們相互之間，也有爭論。

路易即位後的初期，一般中等階級的人，仍然恐怕擁護查理第十的人要推翻路易，並且怕共和黨人唆使巴黎的人暴動，推翻君主。於是禁止報紙登載打擊現代政府的言論，遇到雜誌上登載和正統派以及共和黨同情的文字，就科以罰金。商人們要求是和平同秩序，他們對現在的情況已經很滿意了，於是對於進一步的變更就成了「一個『反動派』」。當正統派共和黨的危險過去之後，執政者的內部也起了分裂。一部分附和提爾主張內閣對議會負責而不對王負責。「王御極而不干涉政治」，這一派的人要把王當做中等階級為政中的一個名譽董事。提爾在一八四〇年任首相，但是很失人心，因為他秉着拿破崙的遺習，歡喜耀武揚威，幾乎把法國捲入戰爭的漩渦裏。商人們最怕戰爭搗亂工業，於是另一派的首領基佐(Guizot)繼提爾任首相，終他的任內(從一八四四到一八四八)總力謀對外的和平及國內的安穩。他把政府的機關，煙草的牌照，以及其他財賄上的特許用來收買選舉人和議員，使得常在內閣裏占多數；遇到報紙責備時，他就控告主筆。有時急進派要求增加有選舉權的人的數目，基佐回答：「趕緊工作致富，你就可以有選舉權了。」

七月革命後的改革，大半是中等階級的改革，和同時英國方面的政治很有些相像。兩國的中等階

級繼續成些富翁，並且在立憲君主國之下得着立法上的勢力。在兩國中，中等階級得了權勢，維持中等階級的改革而不容政權落到低階級的手中。在兩國中，下等階級常有不安的現象，而許多工人就走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攪亂者方面去了。

第七章 二月革命的始末

一、民主主義和工業革命

富有階級的位置是升高了，然而假使工業革命所產生的社會影響就此停止，那麼工人階級到今日一定全部陷入困難的境界；但是工業革命一方面使得大多數的人受着從未見過的損害，而另一方面又懸着未來的光明希望。關於消除工廠制度的弊害，產生了一種政治上的調劑——民主主義——這種調劑在政治上從沒有刻意地試驗過。

政治的民主主義是一種新奇的試驗，而又為現代政府主要的原則，是很值得把它的確實意義弄清楚，民主主義 (Democracy) 原出希臘文，意謂人民的統治 (Rule of People)，然而希臘人所謂民治并不是說所有的人皆有治權，不過祇有自由的公民享受這種權利；還有許多奴隸也佔一部分的人口，可是他們的政權已被剝奪了，他們是不算在「民」之內的。現代所謂民主主義，意義較廣，「民」的觀念中包含一切的人，無論貧富皆是平等，也許連婦人也算在裏面。怎樣使得民意實在表現出來，直到現今二十

世紀還未曾完全發見；但是政治的民治主義却有確定的意義；在政治的事件中，遵從大多數人民的意志，這種意志經過政治的軌道，表現出來。

真正政治的民治主義因為工業革命方纔變為可能，又因為工業革命方始不可避免，從一八三〇到一八四八，英，法，比，德，奧，意，匈諸國自受工業革命的影響以後，一直忽緩忽急地暗中摸索民治的政府，這個時期可稱為民治主義孩提時期。從此歐洲的人民，得到了選舉權，如創制，複決，及一切為治的方法，也得了相當的經驗，並且在民主政治裏面同時也現出意想不到的危險。

政治的民治主義有很確定的意義，並且是一種理想的政府，他的進展是可以逐步推求出來的。但是在政治的民治主義的後面，有一種信條存在人性裏面，那就是使得民權實現的精神，也可以說就是深信一切人皆有平等的機會和利益的信條。這種感覺，我們因沒有較好的名稱可用，就稱他做民治精神。當民治主義在理想中的時候，未嘗不好，一到了實現時期，就發生了不少流弊。法國革命供給世界上連環的標語『自由，平等，博愛，』連着經濟上的自由平等的概念，和貴族財產的廢除；雖然，除中等階級而外，沒有人能完全享受這一切的幸福。最後民治運動從工業革命裏產生了經濟上的苦痛，民治主義却受很大的壓迫和艱辛。在礦山，工廠，糖坊裏面的可怕的情形，引起一般慈悲者的憐憫，同時一般工人已淪於絕望了。因此慈悲者和多智的工人通力合作，有時用工廠的法律，有時用徒然流血而無結果的暴動，謀解除大多數人所受經濟上的壓迫。既然中等階級獲得自由，為什麼工人階級不更

進一步要求一切人皆真實自由而平等，像弟兄一樣啊！

假使以前從未曾用過民主主義來改正工業的結果，那麼現在民主主義當然比較容易實現些，封建制度和神權的君主已經過中等階級嚴重地改革，差不多不能作政治的民主主義的障礙了。一般工人階級聚處在城市裏常博得公眾的同情，容易結爲團體。在一個工廠裏面的上百的工人對於他們共同的利益，比較他們各自在家工作時還來得明瞭。況且自從蒸汽印刷機發明以後，報紙印價，至爲低廉，而政治新聞可以很迅速地傳布出來；還有一辨士一本以及無值贈送的小冊子，也廣布到大衆，補演說的不及。最重要就是從十九世紀起，教育漸漸地普及，一般工人纔能從報章上讀到政治的新聞，從急進派學者的小冊子裏，讀到新奇的政治主義，這一類的環境，總於民主主義有利的。我們現在可以將這運動對於法蘭西革命的影響來討論一下。

二、法蘭西一八四八年的民主潮流

從一八三〇到一八四八年間，路易腓力做他的『法民之王』，理論上講他的政府是以民主爲基礎的，但是實際上因爲議會選舉權的限制，以及中等階級把持立法和行政的影響，雖民主依舊還是很遠。時候長了，王和他的左右愈加穩健而保守，因此反抗的運動漸多而漸堅決，直到一八一八年，差不多法國的各階級皆嚴列陣勢，對待這個和中等階級妥協的路易腓力，很多的人決意要建設真正的民主主義的政治。

1 正流派 從一八三〇年到一八四八年當中，這一派的人們總被路易腓力疎遠了。起首一般「正統派」就恨他，因為他們仍然心向查理第十（查理死後，他們又奉侍他的孫子康保爾——Chambord——公爵），以為他是合法的法王，古代貴族和宗教的利益的保障者。

2 共和派 那些計劃七月革命的共和派對路易更是深惡而痛絕，因為他因革命而間接地取得王位，起初路易腓力也曾向平民立些小忠小信，時間長了，他漸露了本相，變成一個民主的共和主義的仇敵。一八三五年無政府黨，想用炸彈傾覆政府未成，他就發布了一種壓抑的法律，使得出版界受嚴重的監視，和查理第十最壞的時期不相上下。凡是侮辱王的，至少要科一萬法郎的罰金。這一件事，以及對於共和黨變亂者的苛刻懲治，使得「七月革命所產生的君主」生出無限勁敵。

3 愛國派 愛國派希望法蘭西成為偉大而光輝的國度，也恨路易腓力的卑怯外交政策。和英國通商的那些商人們，勸誘路易對英國用一種謙下的態度，因為英國反對，他隨即不准他的兒子繼承比國的王位。自由主義者，對波蘭人反抗俄國的事件，深表同情，而路易又不願作有力的干預。他對於奧國壓抑意大利的革命，由着他的外相拉斐特宣布奧國干涉意大利，法國不能坐視，但他還是不動聲色。一八四〇年的首相提爾是自由的君主黨，在一八三〇年的革命裏，也狠出過力的，他也主張激烈的外交政策；所以幫助埃及的巴夏（Pasha）這是土耳其對軍政或民政長所加的封號）謨罕默德亞里（Mahmet Ali）來反抗土耳其的蘇丹。那時英，俄，奧，普却幫助土耳其，路易害怕起來，隨即罷免了好爭的提

爾，並且棄置讓亞里不問。從一八四〇到一八四八年，八年當中，法國的首相，一直由基佐做下去，他是一個中等階級的新教徒，並且是王的心腹，在他的任中，他決意「隨時隨地保持和平」，並且勸告國人把光輝祖國的熱心，移到和平方面去。基佐又幫路易腓力施行不端的陰謀，想保全波旁家的西班牙王位，中等階級的君主政體，把法國弄卑下了。一般愛國家常要問：「那裏有我們友邦呢？我們在歐洲居於怎樣一個地位呢？」波蘭是在滅亡之中；我們會破壞意大利，壓抑瑞士；俄羅斯威嚇我們，荷蘭是怨恨我們，比利時是輕視我們，德意志遠離我們，葡萄牙不知道我們，西班牙逃避我們，英國操縱我們；而列強以符咒法，又把我們趕出東方了。」

4 民治派 王對國內的政策，也是很傷人民感情的，其初一八三〇年的革命，正在醞釀中的時候，他曾經暗示過允許普選。他即位後果然把選舉的資格降低，選舉的每年應納二百法郎的稅（從前要納三百法郎），假使選舉人是地方官，律師，醫生，或大學教授祇須一百法郎。但是一般民治主義的信徒，看見除二十萬有資格的以外皆不能得到選舉權，當然仍不能滿意。一切較低的中等階級，店主，麵包業，鉛皮業和民衆一齊來指摘七月革命後的富豪政治。在最後八年當中，因基佐使得賄賂成一種美的藝術，而使得代議院變成惡政客僱用的一個機關，這種辦法，連金錢的貴族的本身也厭惡起來了。其初中等階級本來是無目的地擁護路易腓力，現在自身分裂成兩個對立的團體；就是一部分擁護基佐，一部分擁護提爾。其時路易實做一個商人，實現他「未雨綢繆」的主義，天天竭力地擴充他的私產。

這不但不成一個立憲君主國，而實是政治上絕大的笑柄；當時的和平同安定雖是勉強維持了，然而用這樣大的代價，也未免太貴了吧！

5 教會派 舊日波旁家的君主，常常要天主教會來維護，但是路易腓力決不想得到教會恩惠。自從法國大革命以來，教會顯然有復興的情勢，並且有民治的趨勢。宗教方面的民治運動從夏士勃利盎 (Chateaubriand 1768-1848) 起首的，他曾使得天主教教義適合人們的浪漫的，藝術的，理想的天性。以後賈司特爾 (Joseph de Maistre 1754-1821) 又維護教皇的權力；直到後來奧沙納 (Antoine Frederic Ozanam 1813-1853) 建設聖保羅會社救濟平民，拉馬丁 (Alphonse de Lamartine 1790-1869) 爲着民治的主見捨去自由的忠君黨，並且著書稱讚一七九二年吉龍大黨。拉門奈 (Robert de Lamennais 1782-1854) 主張民治主義的真精神，應當從基督教得來，是爲基督教的民治主義。由上面幾個人的努力，使得趨向民治的「天主教」運動非常顯明。天主教會既容民治主義輸入，又深惡基佐腐敗的行爲，虎康奴 (Huguenot) 又施惠於反教會的學校，尤足以使他們深恨，再加以決心要保全基督教教育的自由，於是也就排斥現政府了。

6 社會主義派 最後社會主義和別的極端派也提高了聲調在那裏反抗。里昂的絲織工人，每天的工作祇有十一蘇司 (Sous) 而工作時間要有十五到十六小時，所以他們也就憤極了，他們有一種顯明的標語「與其勞苦生，毋寧奮鬥死」(Live Working or die Fighting)。總之，社會上需要改革，是無可疑

意了。可是法國社會學者的學說如聖西門的主義，如傅利耶的工團制度，如勃郎克的合作會社（*Coop. erative Society*），更加蒲魯東（*Proudhon*）的無政府主義，對於社會改革，各具特性，中間尋不出相同的意見來；然而社會上須要改革，也爲他們所公認了。路易布郎是一個極有魔力的社會學者，著有改造（*The Reform*），曾嘹亮地宣布：『對於少壯的公民，政府固當使他們工作；對於老弱，政府應當加以扶助和保護。可是要得實現，非用民治的權力來不可。民治的權力就是一種權力，以人民統治爲主義，以普選作根源，以實現「自由，平等，博愛」爲最終的目的。』

三、二月革命的經過——一八四八年

在一八四七年，這一切的派別都和政府反對，大多數祇要改革選舉法就可以滿意了。在那一年中立憲君主黨——王朝的左翼，（就是自由派和忠君派的中等階級）——已經開始公宴，促進選舉的改革。一般共和黨和社會主義者在宴會席上，發表更革命的論調。巴黎一般宴會的人，舉起他們的杯子預祝『工人階級厄運的改善』，政府在驚惶中禁止預定在一八四八年二月廿二日在巴黎開非常大宴會的舉行。但是已經太遲了，到了指定的那一天，憤怒的工人和不顧利害的學生擠到議會裏，呼噪要求改革。這次事和當晚的發火時並沒有什麼可驚，馬賽的歌也照常歌唱，祇不過不甚熱心罷了。然而到了第二天中等階級的鄉勇也參加高呼『打倒基佐』，於是基佐就辭去內閣的職務。這次變亂本來可以就此完結，不幸來了一隊兵保護基佐的住宅，冒冒失失地鼓噪着向羣衆開槍，可憐頃刻之間二十三個法國公民橫

屍在路上，又有三十人受傷，死傷裏面，還有多少婦人和小孩。其初羣衆也噤住了，於是在憤怒之下，把些血污似鬼的人載在車上，給全巴黎的人看，現在改革不能使他們滿足了。到了二月二十四日的早晨，巴黎的狹街陋巷總用木柵封鎖起來，一般工人在後面狂呼「共和國萬歲」。滿街貼了許多的標語：「路易腓力和查理第十同樣地屠殺我們；讓他去同查理第十一同去吧！」 路易腓力也是一個明白人，所以僅僅逗留了一刻，就傳位給他的孫子——巴黎的伯爵——隨即冒稱英人斯密斯，乘一部輪軍果然到英倫踪跡查理第十去了。

四、法蘭西第二次共和國（一八四八——一八五二）

巴黎伯爵雖已即位，然而好像已被大家忘記了。在兩處地方同地宣布共和：一處在巴黎西部王宮代表院裏面，一處在東部的市政廳（Hôtel de ville），在王宮的是些中等階級的共和黨，他們用的三色旗，他們的目的是政治的民主主義；在市政廳的是些工人階級的共和黨，他們的旗幟是紅的，而他們的目的是政治和社會的民主主義。在王宮的人們建立一個政府代表中等階級的自由主義；在市政廳方面，推舉出許多人來，這些人總是爲着工人的利益，而主張社會革命的。這兩個政府暫時合併起來；由在王宮的政府起首聯合的，路易布郎在這個混合的政府裏面，曾有過演說。

工人階級問題 這次的臨時政府是由兩個不相調和的質素——中等階級和工人階級——組織起來的。其初中等階級對武裝的工人頗有些畏懼，所以對於貧民問題和路易布郎的社會救濟法總還加注意。

在二月二十五日當羣衆在會場上等候的時候，臨時政府就承認路易布郎的條件：『法蘭西共和國承認保障工人的生活，並支配一切公民的工作。政府承認以後，就建立一個國家工廠，使失業的工人進去工作。』

路易布郎意中的『國家工廠』——就是合作工業會社——是由國家幫助而由工人自身管理。但是此次政府建立的『國家工廠』，理想方面已屬滑稽，而管理工廠的又是一個反對路易布郎主義的一個關員，由此可以預料他們一定失敗了。鄉鎮上最下級的人和千百因革命而失業的巧匠，聚攏在一起做掘溝的工作，在五月中做這一類的工作共有十萬人，政府每天付給他們兩個法郎。同時路易布郎和他的學生亞爾伯(Albert)由臨時政府委派組織委員會，到盧森堡(Luxembourg)調查工人的痛苦。他們師徒兩個工作頗爲盡力；他們要把巴黎方面的工人作工時間從十一時改到十時，鄉間一律從十二時改到十一時；他們又提出他種的改革；他們召集會議，組織勞工委員會；可是他們沒有權力實行他們的主張，因爲政府中一般中等階級的人只將那些無關緊要的位置，給與社會主義者。

中等階級問題 共和國走到第二期的現象，就是中等階級的現象了，憲法會的普選，定在四月二十三日舉行，預備制定共和國的憲法。路易布郎和他的黨人在這個新的機關，簡直沒有估勢力的希望；因爲他們的破壞主義，不得教會的信仰，他們對於工人的同情是含有排斥商人和職業界的意味的，吝澀的農人們因爲稅率增加，也覺得路易布郎耗許多國帑在『國家工廠』裏，養着巴黎一般游手好閒的人們。在新議會裏祇有很少數的社會黨，大多數的是中等階級的共和黨，其餘復古派的各黨人也不少。厭惡

的中心——國家工廠的建立——首先遭議會的攻擊，國家工廠廢除了。一般工人，由他們自己的願意，或服兵役，或做國內建築的工作，但是這般工人當權的時期很近，而又中了革命思想的狂熱，狠不容易制服。他們又拆毀支路，在聖安多尼 (Saint Antoine) 的陋巷又重新築起木柵來了。加瓦格納將軍受議會的託付，率領中等階級的鄉勇和強有力的正式軍隊，削平工人階級的變亂。巴黎的大主教想消弭這次流血，却徒然犧牲了他的性命；十三天之久這種殘酷的巷戰方纔停止——可怖的「六月的日子」——一八四八年六月廿四——廿六日，結果政府的軍隊勝了，革命黨有許多中彈而死，其餘有四千人被放到各殖民地。從此「六月的日子」的紀念，常使巴黎工人胸中異常的苦痛，因此深恨中等階級的共和國，而一般農民，又爲着流血的事件常常發生，更加不信服共和政體。

在憲法會議裏那些中等階級的人可以爲所欲爲了。他們把「家族制度，財產權，和公家秩序」作爲共和的「基礎」，因此他們排斥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但是他們同時也頗贊助社會的改革，甚且宣布國家必須「用慈惠的助力維持窮苦的公民的生存，或派他們作工……或有不能作工的也盡力去幫助」。奴隸制度，出版法，和攻擊政治的懲罰條規，經他們宣布和自由，平等，博愛的主義相衝突而廢除了。對於實行初等義務教育，他們也頗熱心地引爲己任，在允許過這幾件改革以後，他們就制定憲法全部以美國憲法爲藍本，也用普選法選出一個總統，任期四年，內閣也由總統任命，不過另外還成立了一所國務院 (Council of State) 由議會推選出來，和美國單獨選舉出來的上院有點兩樣。

總統選舉定期在一八四八年十二月十日舉行，在二月革命時互相聯合起來的各黨派，到這時候又互相結陣以待，——這個不相和協的現象是這次民治的共和國唯一的弱點。社會黨的斐得露羅林 (Féd. Roulin)，天主教的拉馬丁，和中等階級的共和黨的加瓦格納互相爭逐；其時第四候選人是一個鼎鼎大名的冒險家，他在民治主義各黨派的紛爭的時候，用國家主義做標榜，結果却被他佔了勝利。這位冒險家——新的波那帕脫——的事業，我們要留到後章去講了。

五、二月革命的影響

從一八四八年的法國革命當中，我們可以看出三個要素——愛國者對於卑怯的外交政策的羞恥心，工業革命所產生的經濟的不安，中等階級對於政治的民治主義的熱心——在二月裏聚合起來建立共和國家，演成六月裏的慘劇；而又因黨派的紛爭，把一位冒險家舉做總統。在其他歐洲各部都有這三種革命的原素存在，不過自從維也納會議以後，國家的思想破壞了，工業革命把工人生活降低下去，自由階級的人，又受梅特涅復古政策的壓抑，因此這三種原素的程度起伏不定。路易、腓力退位的消息，竟能和權力對抗，而為意、德、奧、匈的革命，開一線的曙光。在幾個月之中，歐洲各國的君主，多半被廢或被逼立憲。革命的呼聲一直穿過英吉利海峽，喚醒了一般憲政黨，鼓動他們的勇氣。我們現在先從意、德、奧、匈諸國，把引起革命原素找出來。

意大利人受愛國心的驅使，常常起來驅逐統治他們的奧人，並且渴望意大利半島諸邦的統一，加以

法國二月革命的消息傳遍歐洲。登時爲廣播的革命運動，開一線曙光，當法國的消息繼續傳來的時候，巴登大公（Grand-duke Baden）首先承認改革，撒丁尼亞（King Albert of Sardinia）也登時發布憲法；德國邦聯議會，也討論德意志國家的問題，路易一世也把巴伐利亞各階級的人們召集起來；教皇披烏斯九世也委任自由派的人做宰相。梅特涅到此時就怕這類的聲浪要成舊日專制政策破裂的預兆了。接着科素（Louis Kasaut）在匈加利議會演說，匈加利要求一個單獨負責任的宰相，梅特涅的預料不幸而中了。在三月十二日維也納有兩位大學教授上書奧皇，次日維也納工人學生聚成徒衆和軍隊衝突，以後一天梅特涅召集的民兵不肯壓抑暴動，大隊羣衆直向皇宮附近聚集起來，羣衆的代表要求罷免梅特涅，梅特涅知情知末運已臨，於是仍然朝衣朝冠地敬請奧皇准予辭職。在十四那一天，這位大名鼎鼎，聲振全歐的保守派領袖，喬裝英國人逃到倫敦去了。

自從梅特涅離職以後的一月中，柏林和米蘭發生暴動；威尼斯成立共和國；突斯堪尼，撒丁，巴巴諸邦（Papal States），奧地利，荷蘭諸國的君主，皆頒布成文憲法；巴登大公和巴伐利亞，撒遜，普魯士，漢那瓦諸國的君主或召集議會，或用自由黨的人執政，或下改革的政令。

意大利三月革命 意大利諸邦中獨立統一的運動，大都有自由主義的屬性，而所求不過是立憲。惟有龍巴多、威尼提（Lombardy-Venetia）方面的革命運動，屬於國家主義，而運動也最劇烈。梅特涅下野之後，米蘭就發革命運動。三月十八日起和奧國的拉戴磁基將軍（Gen. Radetzky）的部隊，

巷戰五天，二十二日拉戴磁基退到威尼斯，而威尼斯又背叛獨立，建聖馬克（St. mark）共和國。撒丁，突斯堪尼，拿波里，和巴巴諸邦中的軍隊，聯合起來把奧人趕出意境。但因士卒未經訓練，雖有馬志尼（Mazzini）加里波的（Garibaldi）等人——這是統一意大利的建國三傑之二，還有一個就是加富爾——郭撒丁王亞爾伯，也無濟於事。不久復為奧軍擊敗，米爾又失守，亞爾伯讓位於其子，他逃到葡萄牙去了。加里波的奧馬志尼，還想據險死守，也無效果，逃至英倫。這不過是暫時的失敗，終久意大利統一獨立，還是成功。

德意志的三月革命 一八四八年三月中，差不多全德各邦都感到不安，革命者所要求的無非是有限的主權政治，出版自由，和德意志的統一。巴登方面的極端派甚且要建共和國却虧巴登大公迅速發布憲法，未成事實。巴伐利亞王路易甚至於不安於位，傳位給他的兒子馬克西密蘭第二（Maximilian II）並誓以至誠遵守憲法。海賽迎賽政府方面承認出版自由及建立立憲政府，撒遜和威登堡（Wittenberg）起用自由黨執政，方把革命運動平息下去。南沙公（Duke of Nassau）受一個強有力的農人的逼迫，把他的私產讓給公眾。漢那瓦方面羣衆的運動，贏得宰相的撤換及憲法的修正。杜林諸小邦（Thuringian States）也因羣衆運動而自動改革。馬克仁堡（Mecklenburg-Schwerin）方面，得着出版自由和普選。三個自由市（Three House Towns）勃來門（Bremen）漢堡（Hamburg）魯巴（Lubeck）——也起了騷亂，一同要求民治的改革。

普魯士的三月革命 在普魯士方面也起了騷動，柏林市街上也豎起木柵來；普王腓力威廉第四（Friedrich Wilhelm IV）驚懼之餘，允許召集普魯士聯合議會，并發布全德的憲法。工人們和外國人聽得國王讓步，就成羣結隊的擁到王宮；於是衛隊就向羣衆開鎗，木柵子又築起來，在當晚巷戰中死了二百人以上。但是到了第二天，普王把軍隊撤去，并起用自由黨做相國，實踐他的允諾。

利用公衆傾向德意志統一的心理，臨時議院居然就能令全德意志邦聯議會召集全德各邦選舉的代表。於是有名的佛郎克福議會在一八四八年五月十三日成立了。

奧地利的三月革命 奧國方面自梅特涅去後，奧皇隨即發布政令，承認出版自由，召集國民軍在七月三日又召集奧國各階級的人們開會允許發布憲法。於是新國民軍裏一班學生和二十四個委員，從此變做維也納行政首領了。在四月廿五日，奧皇發布憲法，除去匈牙利和龍巴多威尼提，承認公民平等，信教自由，召集國民軍及組織兩院制的議會，雖說如此，仍不能使革命完全滿意。維也納市上又起了示威運動，奧皇恐懼，就出奔到茵斯勃魯克（Innsbruck）。奧皇去後，奧相解散學生的組織，於是又引起羣衆的暴動，（三月廿）維也納登時變成木柵城，城內事務由革命治安委員會管理。

匈牙利的三月革命 當奧國皇室飄搖在風雨之中的時候，匈牙利人也建立一個單獨的責任內閣，以自由的國家主義黨做領袖，這次馬加人（Magers）的運動，是屬於自由的；出版是自由了，國民軍組織了，封建制度和尊長廢除了，貴族們也同樣地抽稅了，由貴族和中等階級（有一五〇元的財產）選出的議

會，也定每年在布達佩斯(Budapest)開會了。

六、民族主義的怒潮

這次的革命本來可以終結了。但是奧匈的種族太複雜，相互間不免有利害衝突，爲着上次奧皇發布的憲法中，是拿匈加利除外，所以要召集一個帝國議會制定較完善的憲法；仍是因爲種族間意見分歧，不能有所成就。斯拉夫族如捷克人，波蘭人，俄羅斯人，沙爾奔人(Serbian)在帝國議會之前也開了一次所謂『汎斯拉夫會議』，也沒有什麼成就。南方的斯拉夫族，對奧的感情比較對馬加人(匈加牙)來得好；所以愛戴葉拉黑希(Tolmachin)做克羅次亞(Croatia)的總督，擁護哈布斯堡王家，而鎮壓背叛的匈加利。佛郎克福的議會，雖是發布自由的政治原則，主張建立國家的政府，而對於普奧間種族問題，依然是無法解決。

那時瑞士已經成功聯邦的國家，意大利自撒丁王戰勝後，各邦原有做成聯邦的趨勢；不幸奧將拉戴磁基反攻過來把聯邦打散了，自此以後，奧將文迭西格來(Windischgratz)和葉拉黑希聯合把維也納內亂鎮平了。奧皇斐蝶爾第一傳位給他的兒子法朗西約瑟(Francis no Joseph)，由西尼成堡執政，因爲匈加利不服，於是派兵進征。其初匈加利頗獲勝利，於是宣布獨立建設共和，接着意大利和德意志方面皆發生共和的運動；但是這一類的共和總是失敗的，意大利復行被奧將海瑞(Haynau)征服了，匈加利的共和政府也被奧國推翻，舊日的奧匈現在又恢復了。而德意志各邦的共和黨，也很受當局的壓制。

佛蘭克福議會到此顯然地失敗了。而德意志各邦仍恢復以前的狀態，復古運動又有死灰復燃之勢。

這一次中歐各國的革命運動，雖然失敗，而民治運動的暗潮，依就存在，猶以工人爲最熱心。並且經過這一次革命運動，民族間的平等問題，也時時發生爭執，一直到一九一四年的歐洲大戰，才完全暴露出來。巴爾幹號稱最難解決的近東問題，其實就是民族間相互的平等問題罷了。

第八章 路易拿破崙的反覆

一、路易拿破崙的伎倆

路易拿破崙波那帕脫是荷蘭王路易波那帕脫的兒子，於一八〇八年生於巴黎的推動里宮。那時他的伯父拿破崙大帝，威勢正盛，在他受洗禮時，曾做他的代父，并把他的名字列入宗譜，得享繼承的權利。在一八一六年，他和他的族人一齊被極端尊王派放逐出法蘭西，他就在瑞士，沙浮和南部德意志度過他的少年。他在奧格司堡入體育院肄業，從瑞士名將受了澈底的軍事學，至於他的自由教育的令譽，全由他的母親保哈娜 (Hortense Beauharnais) 作成；他的得意格言也是從他的母親處學來，如：『有虛名必有實際』，『人要曉得博尊君黨和共和黨歡心的法子』，及『祇要時局太平了，任何的政體都好，都合法，都滿足。』

路易拿破崙接受他家族傳統的思想，最初就自認爲自由主義的領袖；自由，平等，博愛的擁護者；

倘若不是路易腓力的商人政府成立得太快，他也要在一八三〇年選到巴黎設法推翻查理第十，及其他復古派。不過事情既已這樣，他就到意大利和燒灰黨連合，一八三一年謀傾教皇的變亂也有他在內，但是他被與人捉住了，幸虧他的母親泣求，方纔釋放出來。於是他和法國的共和黨以及波蘭的叛黨播弄陰謀，却遇到路易腓力和俄皇沙防備嚴密，而這位波那帕脫的王子，祇好舍刀戰而用筆戰了。

在拿破崙的理想（一八三九出版）中，有許多地方是發抒他的政治理論。他論法蘭西帝國完全是一七八九年主義的實現。它成立在國家主權的基礎上；對於國內的事件它也承認普選制度；對外方面，它也會維持各民族的特性；它也會經崇拜愷撒主義的人來陶冶，領導過，而臻光榮之域的。所謂愷撒主義就是把權力託付給皇帝，他有絕對的權威，所有增進公共的幸福，保持民衆的擁戴，僅靠他一己的能力。依據路易拿破崙的著作，這些就是拿破崙第一的主見，也就是他毅然地想重建法蘭西帝國的主見。

我們現在知道路易拿破崙的著作認誤地把第一次的帝國弄得理想化了，可是同拿破崙大帝自己在聖希利納島著的拿破崙禪乘却可以相伯仲。那時拿破崙禪乘在法國很博得貧民的信仰心，加以路易腓力時環境太壞，禪乘的地位，更有增高的趨勢，這正中了路易拿破崙的野心。七月革命所造成的君主國，是由中等階級調和的波旁復古派及共和的自由派而成的；而下面幾件事實，是在波那帕脫家爆發的導火線。路易腓力即位以後，把白旗廢除而用三色旗做國徽，和拿破崙帝國時代一樣。又如文多姆宮

柱上的百合花（是法國的國花）換了一位小伍長的鐵像，而這根柱子是用拿破崙從奧國奪得的大砲鑄成的。巴黎凱旋門的完成，使人懷想拿破崙大帝的偉業，恰和路易腓力卑怯的外交相反；而路易腓力又輸誠於波那帕脫的主義，從聖希利納島把拿破崙的遺骸運回，葬在賽因河畔。

當路易腓力在位的時候，路易拿破崙兩次想利用法國人對波那帕脫家的心理，重建帝國。第一次在一八三六年，他在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標明他的主見；當時就被捕去，他允出亡美國，方被釋放。第二次在一八四〇年，他從保路尼登岸，發表宣言，說皇帝的遺骸祇應葬在『再生的法蘭西帝國』中，因此被判監禁終身。以後六年他就在哈姆（Ham）監獄內過活，在監禁期中，路易拿破崙的政治理論又加入溫和的社會主義。他立刻看到路易腓力只顧中等階級的利益，而法國工人的數目和痛苦，因工業革命而同時增加，變成路易腓力的天然仇敵。他的惻隱心和他『好的政治』的感覺，使得他立刻表同情於工人。他在獄中寫信給社會學者路易布郎和無政府主義者蒲魯東，又著了一部書，消除貧窮法，裏面允許各階級實質上的平安，做他理想中政府的基礎。他說他的責任在開闢工業的新範圍，幫助資本公司；借國家的力獎勵墾殖，嘉惠農民；準備多量的工作，使工人有工可做，并可使得購買力增加。這歷一來失業的工人也可以找到工作，貧窮自然消除了。『基督教的勝利，把農奴制度廢除了；法蘭西革命的勝利，把農奴制度廢除了，民主主義的勝利，就要廢除貧窮』。自然，就法蘭西講，民主主義有如暗謎，祇有路易拿破崙握着它的金鑰。

路易拿破崙幸運的很，在一八四六年，他逃出哈姆監獄，喬裝一個工人，很機巧地逃到英國去了。兩年之後，他在全法蘭西歡迎中，被召回國，一八四八這一年，是他的大冒險中第一次的成功。

當他方聽見二月中中等階級和工人階級聯合驅逐路易腓力時，路易拿破崙隨即渡海回到巴黎，急進派很歡迎他，但是臨時政府的溫和派又固執教他立刻出國。他遵行訓示，隨即又奔到英倫。這件事對他非常徵幸，因為後來中等階級的共和黨和工人階級的社會相爭的時候，他適不在國中，因此六月的日子發生可怖的流血後，他獨免了工人的咒罵？同時他在英國幫助老年的惠靈頓公爵威壓工人階級運動，因此法人相信他是愛護法律和秩序的人，而他的急進主義是不含危險性的。

因此路易拿破崙的名字，對全法蘭西人民表明是一個和平同安全的保障者，在社會中等階級的急進黨，溫和的共和黨，和教會派的暗潮中——各黨總是標榜的『自由』及『平等』，不過各照自己的心意解釋罷了——路易拿破崙踏步進來帶着引人的字面『博愛』把混爭弄平靜了。——『博愛』是法國國家主義最有榮譽的成功，也是各黨派聯合的唯一的基礎。在一八四八年六月，路易拿破崙被舉入議會，在十二月間他以驚人的多數數被舉為總統。他共得五百四十三萬四千二百二十六票，加瓦格納將軍得一百四十八萬一百〇七票，賽得露維林得三十七萬票，拉馬丁得一萬七千票，一八四八年終他舉行宣誓：『永矢以至誠擁護民治的共和國……若有人用不正當的方法變更國體就認為仇敵』。自此以後，二十二年間，路易拿破崙的歷史，就是法蘭西的歷史。

二、共和的路易拿破崙——第二次共和

路易拿破崙是法國第二次共和國的大總統（一八四八——一八五二），也是歐洲第一個最大的民治的政治家，「政治家」在現今美國人的意思——能影響選舉人並能操縱選舉人——總以為是民治主義的主要副產物，所以有一八四八年革命所成立的普選制度，就有一位「政治家」興起。在開端的行政中，路易拿破崙憑着良心去做，勸國內一切政治和社會黨派「作成他自己」，在美國的說法「和國家團結起來」。

他撫着一般工人，讚美他們，並且施給他們任意的老年保險金（一八五〇）；但是這年金要由國家擔保，他就狡猾地利用中等階級和教會的多數在議會通過這一條立法。一方面商業受着保護和獎勵，國內的秩序也增了威嚴；一方面為教皇皮奧斯第九去年因革命運動被迫去職，於是派遣法國軍隊出征羅馬，把教皇重行擁上去。又在一八五〇年把查理第十時代教會教育兒童的特權，全部恢復。熱心的天主教徒，他們心目中一向痛恨路易腓力反宗教的行爲，到此時却覺得路易拿破崙對他們特別優待，而一班中等階級也覺得他們經濟上的利益，波那帕脫統治下，也受着安全的保障和路易腓力時代差不多。

路易拿破崙和教會派密切的聯合，很足以失去他早年所依賴的急進派和革命派的幫助，恰在這個時候，總統和議會發生爭執，因此給路易拿破崙一個機會，把他對於民主主義的忠誠表現出來。回想起來，總統和議會總是在一八四八年用普選制度選出來的，但是議會裏大多數是中等階級的人們，他們很怕工人階級獲行選舉權，於是在一八五〇年通過一條選舉法，非在一選舉區內居住三年及納稅三年者，

不得選舉權。這條法律制定之後，大市鎮上一般居無定所的工人，失却選舉權。而九百萬有選舉權的男子，減去三百萬了；因此路易拿破崙破格利用這個機會，不但博得工人的歡心，而且藉此把議會破壞了。他立刻宣言他是全國人公選起來的，在責任上他一定要制止議會削奪法人的選權。在一八五一年十一月他正式提議回復男子普選制度，經議會否決之後，他就在十二月中執行武斷政策；這件事和拿破崙第一用來推翻第一次共和政府的武斷政策相比較，竟後先相映，如出一轍。

在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日，正逢奧斯透立茲戰役週年紀念，路易拿破崙就在這時候發表宣言，聲明暫行迪克推多制，解散議會，恢復普選制度，並受公家票決的託付改正憲法。他早料到法國多數人民默認他的行動；更謹慎佈置軍隊威壓少數的人，有幾處騷動被鎮壓下去；又用許多親信的密探隨即制止印刷物，及一切活動，防備反抗運動的傳播。反對黨最危險的首領如自由君主黨的提爾，如共和黨的加瓦格納和聶俄（Victor Hugo），皆經逮捕，放出國外。在這些情形之下，法國人民在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以七百五十萬票對六十四萬票給與路易拿破崙破格重新起草第二次共和國憲法的全權。

在一八五二年一月間，新憲法發布了，這次的憲法，真是共和政治中的奇文。憲法裏也自然預備成立一個立法機關，由公衆選舉二百五十人充任代議士，可是總統可以隨意重編制選舉區，而所謂立法機關也受了許多的限制：他既不能創制法律，對政府的議案又不能提出修正，既不能操縱內閣，而對行政的方針，又不能過問；既不能制裁它的行動，而連自身監察官員也無權選舉。至於總統方面，他的

任期延長到十年，實際變成一種合法的迪克推多；內閣也不對議會負責，而由總統委派，并由總統任意撤換；國務院也由他選派，負起草議案送交議會的責任；另有一參議院，議員和薪金總由總統支配，它的權限可以修正法律，提出新律並解釋憲法。總統自身統率全國海陸軍；有宣戰或媾和的權限；指派地方行政和司法的官吏；保有赦免的權限；並且嚴重地監視出版物。自一八五一年用武斷政策重佈這次新憲法以後，——仍然用民治主義做招牌，——路易拿破崙就大踏步趨向破壞民治反革命的方面去了。

二、帝制的路易拿破崙——第二次帝制

一八五二年就是法國由共和國變做帝國的過渡時代。路易拿破崙現在名義上是任期十年的總統，把他的像印在錢幣上，並且恢復軍隊中的金鷹章。他想普選爭勝，於是教人組織游行隊，伴着報紙的訪員和金錢收買的鼓噪者，分布在全國各處，遇到有羣衆聽講的時候，他們就立在緊要地方高聲揄揚，有時並高呼「皇帝萬歲」。他甜言蜜語地向着一般農人，工匠，資本案，窮人和富人，不信教的和傾向宗教的人們。於是他辛苦的報酬穩快地完全到手了。在一八五二年十二月二日，他以八百萬同意票即法國皇帝位是為拿破崙第三。帝國憲法也仍沿用一八五二年一月公布的共和國憲法。

這次的政府在拿破崙誇大的宣言中自命革命之花，而皇帝自身是為社會秩序謀福利的動力。其實在一八五二——一八六〇年當中，拿破崙第三真正維持民衆不稍衰敝，而第二次的帝國政府成為法蘭西革命以來最穩固的一個政府。

第二次帝國表面上穩定的緣故，是由於各階級的人們都放棄相互間的爭端融合爲一，和政府合作。拿破崙三世常要使他的政府保持中立，隨自己的意思，把民選的議院當做他的附屬品。並且狠苛刻地壓抑明顯的共和黨或急進黨的擾亂，而一方爲穩住自由派的人心計，仍保留男子普選制度，無論實際上怎樣欺人，而名義仍然以這種制度爲政府組織根本的理論。他口中滔滔不絕地講出革命話頭來，並且狠驕傲地自命，說他的帝國是立在全法蘭西的普選上面的。

同時他的朝廷的光榮，常引了些復古派回來。拿破崙第三在室內的時間，比他的叔父真多得了；他在一八五三年和西班牙公主，孟提簫 (Montijo) 伯爵夫人尤景妮 (Eugénie) 結婚，自此得了一位內助；牠的族屬，嫺雅，和行動方面的嬌媚，把法國宮廷間重新變做歐洲時髦的中心。尤景妮皇后向來以皈依天主教著名，而居心又極仁慈，所以此刻盡力保障宗教方面的政策，而對窮苦的人也頗施恩惠。

拿破崙第三對工人們演說總是歌頌他們，勉勵他們，他乘火車時曾和機師同坐在引擎間裏；他常在散步的地方和工人親密地談論；他又常和泥水匠，木匠，同鉛匠杯酒言歡。他津貼工人的團體，又和皇后捐置公共生活的場所，改良工人的生活，他斷言在他的政府治下，生活費用的低減，公衆事業的擴大和原來的假期保留，完全是爲的工人，因此他博得「工人的皇帝」的尊號。話雖如此，假使有人把他的言行逐一比較，一定會疑惑拿破崙第三爲什麼能有這樣的尊號。在他的立法裏面僅有幾條，含着溫和的初步的社會主義，如允許工人組織消費合作社（一八六三）；制定商業結合的法規，並准許工人罷工

怠工（一八六四）；擴充政府對工人人壽保險和工業意外的保險的保證（一八六八）；然而法國實行社會政治，也許有什麼利用的地方吧。

拿破崙第三對於資本家和商人常常想博他們的援助，所以當着在政治方面限制自由的時候，他在經濟方面，就增加自由。政府管理工業的條例減輕許多，而公司的組織也較以前容易；商船由國家補助；許多儲蓄銀行也建設起來；英國的自由貿易政策也漸漸實行起來；工業和商業又因着許多公共的工作興奮起來。工人是進步了，濕地的水排了，運河開鑿了，道路修整了，不但這樣，第二次的帝國是全法國鐵路建設的時期。巴黎也在這個時候中由法皇的朋友，豪斯曼男爵（Baron Haussmann）的指導裝璜起來而成世界上『快樂之城』。許多人在第二次帝國時代興家起業，同時有許多產業的人財產膨脹起來。中等階級所受的利益最多，所以他們忠心擁護拿破崙第三好多年。

幾代下來法國的中等階級和天主教會最立於反對地位，而中等階級的急進派又向來為教會所深恨，而拿破崙巧施他的政治手腕，把兩個不并立的黨派聯合起來為他所利用。一方面他用物質上的利益暗中等級的人們，一方面又用精神和知慧的補品，餵一班教士。當他用經濟上的福利施給中等階級時，同時使傳教師堅牢地執掌大學和公立學校，把法國軍隊屯留在羅馬保護教皇，把羅馬教奉做萬國的維護者。

一件重要的事件——強烈的殖民地政策的發展——中，拿破崙和傳教師以及商人同樣地可以尋着利

益，商人們希望得到新的市場銷售他們的貨物，適宜的地方給他用過剩的資產投資；教會的人趨向於教會事業，使遠地民族基督教的教化；兩方面總請求政府保護他們的事業。這樣的請求，皇帝自然沒有不答應的。在他的指導下亞爾加利亞方面立刻大獲全勝（一八五七）；在亞爾加利亞建設永久的政府（一八五八）；麥馬韓（Macmahon）統帥在北非把法國的勢力鞏固起來（一八六四——一八七〇）。在太平洋中得到許多島嶼，著名的如新加勒多尼亞（New Calédonia 一八五二），在一個短時間的戰爭，在中國又擡到許多適宜的商業割讓地（一八六〇）。因為中國不許傳教，就出兵到交趾支那和安南（一八五八）。並且收康寶底亞（Cambodia）歸法國保護（一八六二）。從一八六三——一八六六年間，因商業和宗教的關係和墨西哥發生衝突，這件事的結束，雖是不幸，而第二次帝國仍然獎勵移民，因此法國的殖民商人僅次於英國。

恰當拿破崙第三未曾有心帝國以前，他在法國游歷中，曾對法國人民演說，（一八五二年十月九日在波爾多的演詞）從演說詞裏我們可以看出他偉大的成功的預兆了。他說：『我爲着宗教，道德，和物質享受的緣故，一定要征服許多不知有基督教的人民，和一般住居天壤而不能享受最低限度生活的人民。我們還有許多荒地等待開墾，道路等待開闢，海港等待興築，運河等待疏鑿，而全國的鐵道網也要早日完成。……假使帝國能重建起來，我對於這個帝國所知道僅此而已了，這些就是我想中的戰利品，你們在座的人和我有心想把我們通國弄好的，你們就是我的武力。』

在這篇演說中，這位遠見的皇帝，又設法解除商人和教士的恐怖。『現在更有一種杞憂必需解釋的，就是有些不信認的人常說帝國的意義是戰爭，我却說帝國的意義乃是和平。現在法國正渴望着和平，假使法國能滿足了希望，世界也許會平靜的。由此光榮可以世襲地傳下去，而永沒有戰爭』，假使拿破崙第三能誠懇地忠實地把他的預言實現起來，同他實現其他事實一樣，日後法國和世界的歷史也許和現在大不相同。

從起頭的時候，這個帝國就不着意在和平，而着意在戰爭。帝國的基礎就是國家主義，愛國主義，和法國戰勝光榮的回憶。拿破崙第三和平的宣告是對外的；至於對內方面他把全國軍備整頓異常完備，無論何時總可派兵鎮壓反對的政黨或聯合社會上互爭的階級。這次政府的基礎，建在第一次帝國傳統的思想上面，而不會用少障民口而較難磨滅的自由平等來做基礎，這就是第二次帝國天生的弱點。安靜只得一時，革命暗潮，依然潛伏。

就在他登極的那一年——就是他演說上面引過的演辭的那一年——拿破崙第三積極地預備和俄國戰爭。那時的巴勒司登的天主教僧侶和希臘正教發生爭執，俄皇尼古拉藉口此事要求作奧脫曼帝國全境基督徒的保護者，拿破崙三世也藉口此事想恢復古時法國在來文脫 (Levant) 保護的權利。俄皇對於承認拿破崙的尊號心懷憤恨，而拿破崙則想藉保全土耳其為名和俄國爭競，使得法國宗教和商業方面兩蒙利益；他又想到把俄國打敗可以洗去拿破崙第一在俄戰敗的恥辱，並可回復波那帕脫家和法蘭西蓋世

的威榮。

幸而拿破崙第三得着了幫手。英國政府恐怕俄國保護東方基督徒以後就要和歐洲土耳其合併，那時在君士但丁防守起來，比較土耳其其當然要利害得多了，那末英國和印度的交通以及東方地中海的商業，一定大受窒礙，因此英國和拿破崙聯合起來，要求保全蘇丹的主權。撒丁王國也爲自己的緣故，加入同盟。奧國政府一方面怕俄國疆域膨脹，一方面因爲俄國不久（一八四九）曾幫助它截平匈加利頗著親善，因此兩難中守了中立。只有普魯士王真想幫助俄國，不過他的膽太小，不敢明白地幫助罷了。

這次戰爭起首在一八五三由俄土兩國互相宣戰，第二年英法二國正式和土耳其聯合。撒丁在一八五五加入同盟，這次的戰爭，差不多祇在克當米半島一帶，最多祇延長到塞瓦斯特堡（Sevastopol），所以在歷史上稱爲克利米戰役。經同盟國強烈地抵禦，差不多不到一八五六年，俄國就被逼求和了。

這次的損失異常重大；就全交戰國計算起來，有五十多萬人犧牲了性命，金錢上的損失，有一億萬金元。這次的和約祇代奧脫曼帝國延長了幾年的壽命，廢止俄國在模大維（Moldavia）和瓦特希亞（Wallachia）保護權，各國船隻可在多瑙河自由航行，維持黑海中立，禁止戰艦入口，這幾件事的代價未免太貴了一點罷。英國在東方地中海商業上霸權有了保障了，而拿破崙第三費了七萬五千法人的生命及兩億萬法郎的金錢，所得的補償是什麼呢？他很滿意因爲和會是在他的京城裏開的；生還的兵士讚頌他；一般教士和感情用事的人稱許他；但是這些報酬總不是永久的啊。他和俄國結下了不世之怨，還不趕

快休養民力，却又準備干涉意大利半島的事了。

四、第二次法蘭西帝國的衰落（一八六〇——一八七〇）

意大利的統一對於拿破崙三世的事業有重大的關係，直到一八五九拿破崙在意大利獲著可驚的勝利，隨即公告法國全體人民希望他們——無論貧富，自由派或是保守派，宗教的信徒或非宗教信徒——在「一個偉大的國家主義的團體」下，聯合起來，依着他的領導，向着「新國家主義」的光明之路走去。

但是這次干涉意大利的事，忽然間衝破他的迷夢，法國的教士們責備他做得太過；法國的自由派責備他做得不及。一八五九之後，這兩個有力派的破裂現象，更形顯著，而皇帝對於維持他們兩派的努力，不幸地失敗了。

在一八六〇年，拿破崙第三想取悅於自由派，於是假意使得他的帝國自由化；他允許他的立法院討論他的政策，並批評他的閣員；把議會內外的限制言論自由的條文免除了幾條；並且允許把議會辯論的全部公布出來。同時他又取悅於教士們，他一再堅決的確定不許意大利政府削奪教皇的民政權，但是這許多讓步離兩方的滿意，還遠著呢？自由派和教士們，從此聯合起來反對皇帝。

在一八六三年一個短期中，拿破崙很有機會可以重得教士們和自由派的擁護，從一八四八年起，為歐洲國家主義勃興時期。波蘭的國家主義者在此期間內活動了數年之久，直到一八六三年發生暴動反抗復古的俄國官吏。法國歷代下來總是和波蘭同盟，而波蘭人又狠出力地幫助拿破崙第一戰爭過的

；現在拿破崙第三既是被壓迫的好友，爲什麼不幫助波蘭人民呢？法國的自由派逼着他這樣做，因爲波蘭的暴動是自由派領導的。法國的教士也要他這樣去做，因爲現在同異教奮鬥的波蘭人，對於天主教極具虔誠；他們向拿破崙力爭，但是他充耳不聞。他恐怕幫助了波蘭的革命者就要帶動普，奧兩國，他們爲着自己境內的波蘭人民起見，一定會同俄國聯合對待法國，那可就支持不住了。他另等了一個計劃回復兩個黨派在政治上感情，結果法國政府向俄皇提出和緩的抗議；英國也照樣行事；一般波蘭人得不着一點幫助，却仍然在無希望中勇猛地奮鬥，這次的變動顯然沒有一毫成功的希望，結果被敵國殘暴地壓抑下去，波蘭人這次所恢復的一八三一年的自治政府，全歸消滅。當着拿破崙第三袖手旁觀的時候，法國教士和自由派的怨咀，一齊叢集到他的身上來了。

但是法皇把他的偉大而比較容易的計劃表露出來，想重新回復教士和中等階級自由派的感情，這個計劃完全是一種夢想，和拿破崙第一的所保有的同樣地荒幻。他所想的就是要在美洲重建一個法國殖民的帝國，却巧墨西哥共和國政局不安，合衆國又因爲有國內的戰爭（一八六一——一八六五）不暇顧及，因此給拿破崙第三一個機會。在墨西哥國中，歷史的鬥爭總是貧窮的雜種或印第安農民做一方面，有錢有地的「西班牙墨西哥人」做一方面，鬥爭的原因總是由於政教上種種的問題，地主方面傾向君主和教會主義，而農人則傾向共和，反教會的政治。經長期的爭鬥，共和黨的領袖本尼陀彼亞來（Benito Juárez）一八〇六——一八七二）在一八六一年推翻守舊的政府，而施行急進的政策，對待墨西哥的天

主教會，禁止僧侶發號施令；教產一律沒收入官了；平民婚嫁制度（不必要教會許可）確立了；墓地也移歸俗人接管了。總之，教會不但完全顛覆，而且狼受了許多壓制，叙亞來的政府對於前政府所借的公債，又一概否認。

於是拿破崙第三世轉過來對待墨西哥了。其初，他祇運用智謀得了西班牙，英國等受叙亞來賴債影響的各國的同意，聯合攫取墨西哥的稅關，聲明非到債務問題滿意解決後，不還給墨政府。在四個月中間經濟上的調節，已經使得英國和西班牙滿意，兩國就同時退兵，而法國軍隊仍然留滯墨境。在一八六二年秋天，拿破崙第三派遣了三萬雄兵到墨西哥，隨後又不時增援，於是在一八六三年六月攻陷墨西哥城，把叙亞來趕到北方關外去了。拿破崙第三並不把墨西哥降做法國的屬地，却願意間接地去操縱它，於是就立奧皇法郎西約瑟的兄弟馬克西密蘭親王（Archduke Maximilian）做墨西哥皇帝（一八六四），籍此可以和解哈布斯堡家對他幫助意大利獨立的怨恨；他又用法國軍隊維護馬克西密蘭，他意思中以爲墨西哥皇帝決不會有妨礙法國利益的事情發生了。他料着哈布斯堡家對天主教狠忠心，於是廢除叙亞來反教會的一切政令，籍此取悅於法國的教士；他又想到馬克西密蘭實逼處此，對於法國商人一定要有許多工商業的讓步。這種政策最能取悅法國的中等階級，因為把他們自由的利益，看得比自由政治還要重要。

不過拿破崙第三自己所謂『他御極中偉大的理想』顯然是不幸的，其初馬克西密蘭在墨西哥的地位

，就不穩當，除彼亞來保留的一部分勢力外，大多數墨西哥人民爲愛國心所驅使也反對外國人的干涉的統治。法國軍隊因各處變動遽起，已經窮於應付了，其時合衆國內爭終結（一八六五），美政府於是堅決地重申門羅主義（Monro, Doctrine），拿破崙看見對方挾有百萬慣戰的士兵，也就不能希望把他微弱的遠征隊送到新大陸來了。於是他掉轉過來，在一八六七年二月間把法國軍隊完全撤回。馬克西密蘭仍然勇敢地留在位上，不久被俘獲鎗殺了，而彼亞來就被公認做總統。

墨西哥的事件實在是拿破崙第三的致命傷，馬克西密蘭的犧牲使得法，與間的感情更趨惡化。彼亞來復國之後，隨時把反對教會的法制加強起來，同時把法國經濟界許多利益一齊革掉。法皇到此時不但不能和解教士和自由派，倒反使他們良心上或是錢袋裏受了創傷；連固有的光榮也不能保持。

自此以後，第二次帝國的反對的勢力，漸漸地顯着出來了。熱心的法國天主教徒，上至於天主教和貴族，下至於僧侶和農民，和大學的教授，學生勇敢地攻訐法皇，有許多人公然地想波旁家一再復辟。一方面許多商人和職業階級——中等階級——皆生了背叛的心，因此常要送給共和黨領袖人物和物質上的勢力。法國共和黨以前和拿破崙第三奮鬥的時候，幫助他的祇有少數的急進主義者和一班組織不善的工人，現在這麼一來，聲勢自然壯了。波那帕脫的結合分崩以後，隨即一再產生君主及共和兩黨，以階級差別和宗教的傾向爲基礎，一如這個危險未來以前的情況。

帝國裏隱藏着的危險，當着拿破崙顯露出來了，在一八六九年的選舉中，雖有政府的操縱到底選出

五十個自由君主黨和四十個共和黨，法皇要保全他的皇位就不得不讓步了。於是他勉強採用內閣制；准許報紙公開售賣；允許廢除任意改變選舉區和維持候補官員的習慣，起用自由君主黨，他又承認改訂憲法，把參政院改做上議院，和選舉出來的議會同享立法的權力；而且此後兩院的權應立在國家基礎上。這許多改革可以調和奧蘭斯派（Orléanists）自由君主黨擁護的巴黎伯爵是奧蘭斯公爵的孫子，就是路易腓力）自由君主黨其他各派。因為他們總是讚美英國的議院政治的；可是它們並不能防止共和黨的發展而且實在也不足以鞏固這次的帝國。共和黨人和社會黨人的宣傳簡直是毫無顧忌，連奧禮維（Olivier）和幾個新的自由派的關員，總逼着要用專斷的方法。他們甚至於壓抑報紙，並且用警察來監視反對黨的行動。

在皇帝的範圍以內，仍然發生許多不安的事實。一八七〇年五月中對於新憲法的票決，並不能完全使得人民滿意，雖然投同意票的有七百萬，然而其中並不是完全贊成帝國的；除此以外有一百五十萬票反對這次的憲法，還有差不多二百萬有投票資格的人不會加入投票。

還有一個補救帝國破壞方法，還不會試過，就是聯合國內的黨派對待國外的敵人，那麼國內的患難自然就要從戰勝希望中保藏起來了。拿破崙第三自己已經精力衰頹了，但是他對於幼年的皇太子盡力撫育，使他的榮譽心和拿破崙第三的奢望一樣，以便他的兒孫常保法國的帝位。尤景尼皇后又有強固的野心，對軍隊的派遣更覺適意，在一八七〇年法國皇室已經預備作重大的賭博；用武力反對德意志政

治的統一，不料就此一敗而不可收拾了。

第九章 革命聲中的新思想

一、科學的進步

在教皇皮奧斯九世任內，人們對於宗教家干涉政治已經失却信任了。同時在自然科學界裏，生了許多新的產物，予宗教以根本上的打擊，所以基督教義就不能再維持下去。

『科學』和工業革命，自由主義，國家主義同是十九世紀的新產物。從普通方面觀察，十九世紀的科學，不像十八世紀的科學，可以代表一個時代，然而從三點上看，十九世紀的科學比較澈底而影響更廣。

第一，實驗科學在十八世紀方始開端，而在全十九世紀中，敏捷的觀察者和耐心的實驗者，日益增多。他們循着實驗科學的路，不斷地增大人們於物質宇宙的知識：化學家和物理學家解釋光熱的傳布，由於微浪在以太內波動，發現電的性質和用途，評論原子理論，藉明物質的構成，並且發明熱力學的原理；天文家和數學家推求日星的性質和歷史完成，牛頓(Sir Isaac Newton)首先發表行星系統的機械學說，除此以外，更加了星雲的假說，解釋行星系統的來源；生物學家想出細胞和原形質的理論，解釋動植物的機官，並且研究出細菌學的理论，察出疾病之原。這些自然科學方面的熱心家和着一班地質

家，植物學家，動物學家，和古生物學家以及新的社會科學家，如方言學家，考古家，人種學家，人性學家，和比較宗教學家，不斷地做觀察，分類，命名和理論的工作，他們實際上是把十八世紀開始的工作發揚光大起來。他們和前人一樣，把他們全副精神用在科學的研究裏面，再沒有虔心宗教的時間。這是因為革命攻破了宗教的防線，人類的思想，得到一種新的開展。

第二，十九世紀的科學的進步和十八世紀不同的就是有大部分的科學家趨向於實用的科學方面，這就是說，他們能利用科學上發現和發明，作種種的實用，籍以增進人類的康健和舒適。在這一世紀中，許多科學的貢獻，祇要詳細地要把目列舉出來，倒要寫上一大章書，現在略舉幾樣爲：電的動力和電光的利用；汽車，飛機，電報，電話，無線電的發明；照相術和電鍍術；幻燈和影戲；水門泥的建築術；麻醉劑，防腐的外科醫術和衛生；安尼林染料和煤膏，同橡皮的產物；水的清潔法和農事改良法。

這許多科學和機械的發明，使得大多數人心中以爲科學知識可以無限地利用，而人類將來利用它們制服自然界以及改良種族也是不可限量的。物質的生活提高了，而昔日基督教義所謂犧牲，受罪，痛苦和死亡在「進步的時代」已經公認爲背謬了。身體健康的需要，比較靈魂的救治還要緊。實用的科學家的目的，完全是唯物的；他們的範圍祇在現實的世界，並不涉神的世界，有人甚至於說罪惡和過失可以用外科醫術和科學方法去消除。然而雖則他們的成功愈過愈違反基督教，而這些科學並不至於立在反宗教的地位，實際上他們依着新的職業主義的哲學，單用工作中實際的結果，來斷定宗教和道德的價

值。

但是基督教從十九世紀以來，不但受實驗家和實用的發明家的輕視，而進化論的發現和哲學方面的演繹，給宗教一個更大的打擊。這班進化論的學者，和哲學家直接間接方面都使得聖經的文學，發生疑問，這一類的學者，爲數太多，一時也舉不了許多，現在把幾個最出名的人物，略舉幾個，並解釋他們的貢獻的大要。這些學者的成功，大都在教皇披烏斯九世在任的時候。

第一個是韓寶特 (Alexander van Humboldt 1769-1850)，曾遊歷南北美，他在自然地理和氣象學方面的地位很爲重要，那時歐洲除拿破崙而外，就要算他最有名了。他在一八四五年發表宇宙觀第一卷後，十三年全部完成。這部書中羅致十八世紀以來科學上的成就，從極複雜的現象，尋出一個至高的單元來。這部書文字生動，頗有詩的韻味。因此得一般知識界的歡迎，而實質方面用半科學半哲學的態度，傳布唯物思想，全不涉及自然界以外的事實，因此在受教育的中等階級中流傳很廣。

第二個是拉意爾 (Charles Lyell 1777—1875)，是一個地質學的革新家。他在那時細心考察許多地質變遷的事實，如火成岩和水成岩的成功，地震時陵谷的變動，從此他得了一個結論就是地球從成功直到現在在無量數年中一直做這許多工作，方纔有現在這樣。這個結論——就是所謂變遷論——是他的著作的題目；地質學的原理，就是考察現在進行中的動因，解釋古代地面上的變化的嘗試，這篇著作成功於一八三三。最初發行的時候曾遭反對，但是忽然價值大增，從一八三〇到一八七二

年間，印了十一版，每次總加許多新材料和更成熟的思想。一八六三拉意爾又發表他有名的著作從地質方面證明人類的古遠，——論人類在地球出現很早，因為從化石裏發現古人的遺骸而照新地質學推算，至少五萬年前就有人類生存。許多有名的地質學家接受這種學說，覺得人類的發現既在十萬年前而地球成立又不知經過若干世紀，那麼聖經上上帝七日造成宇宙的說法，顯然是背謬的了。拉意爾不但相信地球本着慢的進化的方式在那裏變動，而且因此更變而為一切生物的進化論。這種學說，復經萊斯 (Alfred Russel Wallace 一八二三——一九一三) 和達爾文 (Charles Darwin 一八〇九——一八八二) 的研究，更有很顯著的進步。

達爾文幼年攻宗教學並常想做一個自然學者。在二十三歲上，他棄了宗教的行業，隨着許多自然學者經過南海到巴西一帶，從事測量。這次行程費了五年之久，他沿途從事於物種的探討，知道古代的生物直到現在，已有很大的變遷，而各種生物又因環境和需要的不同而有種種不同的狀態。他回到英國之後，很受拉意爾地質學原理的影響，一方面又受馬爾薩斯 (Malthus) 人口論的影響，馬氏的人口論中以爲人口的增加，隨人類生存競爭而變。達爾文把馬氏的原理擴張開來，應用於一切生物方面，於是他在一八四二年著成進化論的底稿，却並不會發表出來。直到十四年後，他的朋友瓦來斯也以馬氏人口論做出發點著成進化論的論文寄給達爾文。那時達氏也不再遲疑了，他就在倫敦一個學會裏，宣讀他的論文，而達爾文的進化論就此公布於世。

達爾文進化的理想，備載在他的著作物種原始中，用「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道理，解釋物種的變遷。達爾文主義的中心思想就是一種生物——植物或動物——無論現在的形態怎樣變異，最初總出於達爾文主義的理想，備載在他的著作物種原始中，用「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道理，解釋物種的變遷。

進化的方式可以歸結到下面這個樣子：在生存競爭被壓迫之下，經過自然進化而成現在的狀態。進化的方式可以歸結到下面這個樣子：在生存競爭被壓迫之下，某一個物種中的個體，能適應環境而生出變態就比較本種適於生存；這樣的個體，常貶抑它的同輩而生存，並流傳後代；新的後代也具這種變異，並且從此又有些個體又生出更有用的變異，關於生存的機

會，比較普遍的多，像這樣地漸漸地下去，過了很多的年代以後，這許多變異聚集在本種的後代身上，

就成功一個新種了——這就是很微細而不可覺的變異聚集起來的結果。在達爾文和瓦來斯以前，已經有人想到用進化的發展，解釋生物相似的現象，不過達爾文的學說的成功，就在貢獻一個方式的假定，

而在此方式中這種發展實際上是在那裏進行的。

最初瓦來斯在他的著作，天擇理論廣義中，對於達爾文的理想盡力擁護，並增進一般科學家對於天

擇的了解和真確地信仰。但是達爾文主義在人類活動中如社會，政治，宗教，藝術方面總給與很深的

印象。這種廣大的流傳，並不全是科學批評家專門討論的功勞，而是一般熱心家用普通的文字把學說

普通化的效力。關於後一種的學者，有赫胥黎（Thomas Huxley）和斯賓塞（Herbert Spencer）。

在斯賓塞的綜合哲學中，把進化論引用到哲學，心理學，社會學，和倫理學方面。他的哲學在進

化思想方面，自然有很重要的成就。他以為將來是進展的，有生機的，進步的，最適者生存也是從

賓塞用起的。

斯賓塞以爲一切生物或無生物，總是很自然從比較簡單而原始的狀態中產生出來的。而生存的定律就是「從純一到混雜」的進展。除去進化的定律，他又承認有一種不測的權力，名之曰「不可知」。所以斯賓塞的哲學直向着唯物主義和神祕主義發展。那麼他的學說，自然給與教會很大的驚怖了。

赫胥黎的學說比斯賓塞還要激烈。他把許多生物學上的知識和各家的思想合併起來，同時又富於討論精神。在他的「人類自然界中的位置」中，他藉思想和科學事實的幫助，說明人類不過是自然進化——從低級達到高級——的歷程。赫氏的工作，除這本書外還有許多著作把他的新思想普通化，在此地是不能多講了。他最大的意義就是向宗教方面作根本的攻擊。他起首假定「懷疑是一個善的魔鬼」，並宣言「神家所說的上帝，是沒有證據可以證明它的存在」。他說從二世紀起的基督正教，是邪教和猶太教的結成品，中間又摻雜了許多西方人民的風俗習慣。

同時他又排斥基督教的道德——神律和人類意志自由說。他在行爲方面主張用宿命論來代替。這種學說用進化論做基礎，他稱爲加利溫尼學說（Calvinism）。在赫胥黎的意思中，以爲「我們所認爲罪惡的行動，總是生存競爭中的重要部分」，「道德的意義是很複雜的——一部分人依着快樂和痛苦以及嘉納和不嘉納的融合，一部分是由於天生的道德的美和道德的惡」。

還有一位羅南（Ernest Renan 一八一三——一八九二），他的最大的成就在比較宗教學方面。他

的意思以爲基督教的神學是原始的寓言和神話進展——進化——出來的。羅南原是一個文學家，但是他的科學知識也極豐富，所以同時又是一個科學家。

以上是說明革命的背景。有多少人往往拿這些事忽略去，要曉得不說明當時的科學的大進步，我們終不能了解神權何以降落。教會經幾次回復，想藉法王，貴族及王黨的幫助，來重振權威，何以還是歸於失敗？照這樣看來，僧侶的強暴，惹起了人民的厭惡，爲革命之初因，繼續着科學發明，使人知道神權的不可迷信，什麼世界是上帝造的，人也是上帝造的，這些夢話，一齊給進化論打破，這又是教權根本不能恢復的原故。也就是革命的大流中，新加入的一種威力。

因有科學的發明，又應用到一般工業上面，歐洲工業所以起了很大的變化，就是所謂「工業革命」，前面已經講過。又因爲科學的進步，歐洲工業也就現出一種飛黃騰達之勢；造成了一種工業革命。工業因革命而發展，人民的痛苦，也就繼長增高，因而社會革命的潮流，也就愈演愈烈。從前如聖西門等好像才發了一個嫩芽，到現在如同春花怒放，現出了各樣的奇觀。

從一八七一到一九一四當中，有一種特異的現象，是工人階級——包括巧匠，廠工，礦工和日工——的數目，及影響，平穩在那裏增加，從工業革命起已經產生許多靠工資爲生的人們；他們的苦況，從那時一直延到一八七一年以後。這些工人在十九世紀中葉很幫過自由主義和國家主義的忙，可是不會有一個主義，顯着地來改善他們經濟的狀況。然而到了一八七一年以後，中等階級採用一種新的政策

，也稍代工人階級着想了。他們並不像從前那樣堅持放任政策，反對政府干涉私人商業了。許多製造家倒反想政府方面，稍為採用調節工業的策略。

因此從一八七一年起，各重要的工業總須有「社會的立法」，規定商業的結合，工廠條例，養老年金，國內保險等件，這件事很足以表現現代國家的巧用。

這種訂立「社會的立法」的趨勢，是很普遍的，不但反宗教的人如俾斯麥（Bismarck）和白利安（Bryan）等人，愛護這種政策，就是教皇利奧第十三（Leo XIII），和英吉利教會和大陸方面的新教會，也多加以贊助。似乎中等階級的宗教派和反宗教派，競求工人階級的擁護，在一八七一——一九一四年間，兩方面都有部分的成立。

二、馬克斯和近代的社會主義

當一部分工人被引向宗教方面一部分到反宗教方面的時候，——兩方面總和中等階級的自由主義以及近代的國家的政策和原則相融合——第三派的工人排斥這些政策和主義愈過愈利害，而中等階級的煩惱也愈過愈增加了，——這派工人是引向社會主義方面去的。近代社會主義在一八七一——一九一四年間雖遭教會和國家的排斥，仍然能在歐洲方面成長起來，大踏步進行起來，以冀他們目的的實現。把一切工人引到經濟和政治的組織。中等階級的國家感受社會主義的不安，比較教會所感受的還要利害；實地上講，假使社會主義和教會能澈底地互相容納，它們一定可以聯合對待中等階級，而制中等階

級最高權的死命。

近代社會主義的真正根源，伏在工業革命的下面。在一七九四年，法人巴波夫（Babouf）曾經宣言說：『財產和經濟的機會不能平等，雖講政治和社會的平等也沒什麼用處』。他又說：『我看見許多窮人被僱去做工而且弄得衣履不周，而少數的人，無所事事而並無所缺，我從此看到政府仍然是少數人壓抑多數人的私黨，不過形式變換了一下罷了』。

在工業革命的初期，也有許多人左袒工人方面，如傅利耶，聖西門，和歐文諸人總稱為『社會主義者』，但是他們的主義和目的和近代社會主義者相差很遠，所以我們稱以前的所謂『社會主義』為『烏托邦的社會主義（Utopian Socialism）』。這些烏托邦的社會主義者，實際就是慈善家——他們在社會上，占的位置比較的高，而同時想為低級的人們謀福利。他們長用一種集團的形式，使集團的團員在一起生活，工作由各擔負，而所為的利益也分配給各人。到了現在，這種分配利益的辦法仍然留存在某種建設中和合作商店的制度裏面。但是談到要想立刻改造社會，靠烏托邦的社會主義是不成功的，所以這派社會主義，對近代的社會主義不免有愧色了。

不多時之後路易布郎（Louis Blanc）主張用國家工廠的辦法改進社會，這種社會制度我們稱為國有制度。這種制度在一千八百四十多年的時候，在法國很做了一番的事業，工人們從此組織起來，由路易腓力的商人政府反抗，而在一八四八年，又引起革命運動。到了後來多種企業如電報，電話，鐵

道，森林，市政的公用品如自來水，煤氣燈和電燈，電車，圖書館，船塢，浴場等等皆有由國家經營的趨勢，這種現象實在濫觴於路易布郎的社會主義。後來另一派社會主義——馬克斯派——出來，把一切社會主義都蹂躪了；而路易布郎到那時候（一千八百七十多年）也宣言他不復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不過是一個「急進派」罷了。

馬克斯的或「新烏托邦」的社會主義排去烏托邦和路易布郎兩派舊社會主義而別樹一幟，近代社會主義的各派總直接由此派產生出來，而這種社會主義就因它的創始人——加爾馬克斯（Karl Marx）而得名了。

加爾馬克斯在一八一八年，生於萊茵普魯士的多利爾地方。他的父親是一個猶太的律師，他極好讀書，對於福祿特爾和十八世紀的哲學家 and 科學家，非常信服，對於普魯士愛國心很深，對於路德新教備極信仰，而在服官的時候又具諂媚的態度，實在那個時候中等階級的代表產物。小馬克斯生在這樣的中等階級的家庭中，自然富於讀書的興趣，尤長希臘文，拉丁文和文學。他十六歲在本鄉的體育院畢業。他在波痕大學肄業了一年，隨就轉學到柏林大學希望多受規則，少染「大學的習氣」，範成他父親理想中的青年。他的父親希望他承繼了自己的行業，做一個皈依宗教的律師，但是這位小馬克斯在此時已經表現出他異常的幻想，他對於法律課程絕少注意，而致力於歷史和哲學方面。在他的父親意思中，加爾的大學教育是失敗的，自此以後，父子間的關係因此疎遠下來。雖是這樣，加爾在歷史

和哲學方面造詣很深，於是在一八四一年，他在耶那大學得哲學博士學位。

加爾馬克斯在柏林的時候，受黑格爾 (Hegel) 很深的影響，並曾組織過一個非正式的「少年黑格爾學會」，很熱心地接受黑氏歷史的哲學——世界的歷史就是政治法規的演進，從暴君個人自由時代走到各個人的思想和動作自由的時代。馬克斯有了這種政治進展的理論在胸中，就成功了一個鮮明的自由主義者，對普魯士現政府肆力攻擊，因此公家方面禁阻他的大學教授。到一八四三年他主萊茵報的筆政，對於出版的自由常常據理力爭，又遭公家壓抑。

後來他到了巴黎，他的思想從中等階級自由主義漸漸地移到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從這時候起，他開始考察工場的情狀。他對於舊烏托邦的社會主義者，尤其是歐文的著作深感興趣。他又和布郎深相結納，頗受了他的影響；又結識蒲魯東和巴古寧 (Bakunin)，這兩位後來也因建立無政府主義學派而享名。他對詩人海南 (Hahe) 深表同情，而和恩格爾斯 (Friedrich Engels) 尤結深交，是他終身的朋友和互助者。爲着生活的關係，他在巴黎著了許多謀生的文字，並主急進派的刊物「前進」的筆政。這個刊物是他和流寓法國的德人合辦的，然而到一八四五年路易腓力的首相基佐受德國政府的請求，又禁止前進出版，於是馬克斯就移到不魯拾爾去了。

他在不魯拾爾住了三年，很做了許多可注意的事情，他在這時候把中等階級的黑格爾主義棄絕了，他和蒲魯東反覆辯論想救濟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異點。他用搗亂的手段謀政治的民治主義實現。

他又組織工人的會社。

關於工人會社的主義；馬克斯和恩格爾斯聯合起來發表一篇宣言，就是有名的共產黨宣言，這篇文字在一八四八年印行。在這本小冊子所發行的時候，大家正注意一八四八年的政治革命，沒有什麼人注意到這個社會革命，但是許多年之後這本小冊子方得多數人的注意了。

馬氏在比利時正對共產黨宣言有所修改，而普魯士政府已勸告比國當道請馬氏離不魯捨爾了，於是馬克斯重到巴黎，那時法國二月革命已經發生，接着第二次共和國也宣告成立了。忽然間聽到他的本鄉也發生革命的運動，馬氏就趕忙地回到科羅格奈（Colmar）發行急進的社會主義刊物，定名為新萊茵報。但是到了第二年復古運動又興盛起來；保守派盤踞了政治舞台，一般資本家又盤踞了經濟舞台。馬氏到了此時也覺得一籌莫展；他擔了煽動武力抵抗的罪名，被普廷捕去，後來雖被開釋，終不免要離去本國。

這次馬克斯逃到英國，隨就居留下來（一八四九）一直到老死（一八八三），中間不免也受了經濟困難。他生性仁惠而慈和，但終因經濟關係不能得到家庭的樂趣。他參加雜誌方面並供給一些有趣味的材料到紐約論壇裏面，但是在他出亡的三十四年中，他做了兩個偉大的工作。第一件，他在政治的經濟學方面費了偉大的研究著成資本論，後來馬派的學者以為資本論之於馬克斯和原富之於亞丹斯密一樣；第二件，他在一八六四年組織了一個工人方面的國際會社，預備宣傳他的理想。

現在最好從馬克斯的新社會主義裏尋出一些重要的特點來。他的主義備載在資本論中，而共產黨宣言就是他的主義的大綱，是於工人國際會社不過是個執行機關罷了。

依着共產黨宣言的說法，現時資本家和工人的鬥爭不過是社會中各階級長期的經濟鬥爭中的一部。全部的歷史，也祇是階級的鬥爭的紀載，裏面所講的無非是某一階級怎樣博得資財因而得了政權，然後另一階級又怎樣推翻前人，奪去資財和政權。在現在的時候，工廠制度把中等階級——實際上就是「資本階級」——的資財和政治方面的勢力增大了，但是同時又產生許多工人，或是「平民」，他們天生地要給資本主義一個致命的打擊。這些平民勢力逐漸地增加，同時又漸漸地覺察到他們的勢力，加以許多較低的中等階級的人們如藝術家 and 農民降入平民階級，而平民階級的勢力更覺倍增。宣言預料以後的趨勢，資本完全操在極少數的幾個人手中，而大多數人因此淪為平民，到那時多數的人可以用政治的方法，剝奪少數人的資產而建立一個共產國家。

馬克斯的研究不為不動，但不能因其研究之勤，遂肯定其學說。現在迷信馬克斯的固不乏人，而批評馬克斯的，又每嫌不嚴謹。最好我們將它分開來講：

第一馬克斯治學的方法是對的。馬克斯在倫敦專門研究社會主義，凡三十餘年。他想用科學方法來建設一個科學的社會主義的基礎，對於已往的歷史，加以很小心地分析與探討。他這種研究的精神與治學的方法，我們不能說他錯。

第二結論的謬誤 馬克斯雖有研究的精神與科學的方法，無如觀察不精，遂至結論謬誤：

I 誤以階級鬥爭爲社會進化的原理 人類是一種生物，所以要求生，因求生就要努力，因不絕地求生，所以就有繼續地努力，因繼續地努力，所以社會就有不停的進化。社會進化的定律是在求生；階級鬥爭是人類求生時所發生的一種不良現象，也是由野蠻到文明必經的階段。所以中山先生講：『馬克斯研究社會問題所有的心得，祇見到社會進化的毛病，沒有見到社會進化的原理』。倘若馬克斯知道階級鬥爭是社會的病態，哪倒又好了，可惜他又誤以病態爲社會的當然或必然的生理，明明可以避免而他還要促成，則是謬誤之尤，不可輕恕。

2. 賸餘價值的判斷又錯了 馬克斯的資本論，是馬克斯一生心力所在，賸餘價值又是馬克斯研究資本的新創獲，可惜他的判斷又錯了。他說資本家要多得到盈餘價值，總逃不了三個條件：(一)是減少工人的工錢，(二)是延長工人工作的時間(三)是抬高出品的價格。在七十年前馬克斯那個時候的歐洲，資本要賺錢或者是非此不可，可是現在的事實告訴我們，這是完全不對。如美國的福特汽車廠，第一增加工人的工資，第二縮短工人工作的時間，第三減低出品的價格；而它的盈餘價值，依舊是與日俱增。這可見馬克斯的結論又錯了。

馬克斯的錯誤，我們却不能怪他，因爲他所根據來研究的，是七十年前的事實，現在的社會，經過七十餘年的猛飛突進，既將他論斷所根據的事實，已完全改變，所以他的論斷也就完全推翻，隨着以往

的歷史，一起成爲陳跡。這是自然律的支配，馬克斯當然不能例外。

爲實現社會主義的目的起見，馬克斯領導着工人們組織「國際工人會社」通常簡稱「國際」。起首在一八六二年英、法、比的工人聯合起來，在倫敦展覽會開了一次非正式的會。到了一八六四年這個會方纔有永久的形式，一切組織全依照馬克斯的教訓。國際由各國自治的「部份」同盟組合起來，而所謂「部份」仍用國家做範圍；幾年之後它開始舉行年會，在一個時間內，它包括有英吉利，德意志，法蘭西，意大利，比利時，荷蘭，瑞士和美利堅各部。這次的國際雖經馬克斯十二分的努力，而在一千八百七十多年間接連有幾件事，並在一起，使得國際陷於失敗的地位。它的黨員數目既少而又一例是窮苦的，這就是說財政方面不能支持。以後在一八七〇——一八七一年的法普戰爭期間中，民族主義得了一種新的動力，而國際運動因此暫時鼓動不起來。而且自從一八七一年在巴黎起事後，一般愛法律和秩序的人總把「國際」看做一種卑劣的團體。最後，馬克斯和巴古寧派又起了內鬨，而這個小會社就因此而解體了。最後一次真正的國際會議，一八七三年在日內瓦舉行，而後來有少數忠實的黨員在費拉迭費亞會議決定正式解散。

但是國際雖失敗而迷信馬派社會主義的，依舊在各國活動；與國際的「部份」並沒有關係。這種運動組織的成功實際上並不是馬克斯的功勞而由於拉塞爾(Ferdinand Lassalle 一八一五——一八六四)的助力。拉塞爾是一個德籍的猶太人，也是受過教育而好善的中等階級。他享名的緣故，一層因爲他

有趨時和奢華的習性，同時也因為他是一個「窮人的救星」。在一八六三年三月拉塞爾的一封「公開的信」中，回復路易勃郎克普選和國家工廠的理想，而為德意志一個政黨的起源，這個政黨稱做「社會民主黨」。當他正提倡社會的民治主義時，馬克斯的國際德意志「部份」同時興起，裏面有許多領袖人物，如中等階級的學者里布克奈希（Lichnecht 1826-1900）和著名薩克森的車匠培伯爾（August Bebel 1840-1903），在一八七五年兩個對立的黨合併起來，成一個單獨的社會民主黨。裏面大部分採用馬克斯的理論，博得工人的同情，從一八七五年到一九一四年，馬克斯的社會主義在德國方慢慢地滋生起來。

從此德國的社會民主黨，成為各國馬氏社會主義的國家組織的表率。這種團結，表面有時似乎與國際並不絕緣，而實際上是完全藉民族主義來維持。到一九一四年，差不多一切的文明國家總有社會黨的組織，他們的主義，至少在理論方面，是遵着馬克斯的教訓。爲着要生出相互的同情和砥礪起見，這許多國家的社會黨，復又舉行國際間的年會，不過他的功用不在管理各黨而在相互的勸告和斟酌。在沒有利害衝突時，就聽到國際的呼聲，一到了緊要關頭，國際就銷聲滅跡了。雖然有許多國裏祇有比較少數的工人階級，可以稱做社會主義者，可是有多少國家，全是冒牌的無產階級，利用工人，想攫取政權，弄得民生痛苦，社會不安。不知道全民族團結起來，以求生存，才是社會進化的鐵律。

二、無政府主義和工團主義

雖是大多數工人階級的人們，和一般技術的匠人依着他們適宜的環境分配在社會主義，基督教和非

政治的工團下面；而在一八七一——一九一四年間，全階級的工人并不是完全屬在上面三種主義之下。現在還有一種主義——無政府主義——要在這裏討論一下。

近代的無政府主義和近代的社會主義同是工業革命的產物；兩派主義總是把改進黨的中等階級慈善家一部分的主張加了一番組織的工夫，想免除貧窮和從貧窮產生出來的弊病。兩派總想做成工人的救星，而所決定的目標，也完全相同；他們主張不同的地方，就在實現目標的方法，社會主義者主張應用一個民治的政府；而無政府主義主張不要任何的政府。

高得溫是一個退職的牧師，在法國革命時，住在英國，常被認為無政府主義的鼻祖。但是他的著作——政治的正義及其在平民道德和快樂方面的引導——文字稍深，不能喚起工人們的注意。最有關係的人，而和「無政府主義者」名實相稱的，乃是和馬克斯同時的一個法國人，名叫蒲魯東。

蒲魯東雖生在貧窮之家，而光明有大志，原來在省城印刷店作業，到一八三九年他走到巴黎，過他避世勤學的生活。這時工業的革命，正從英國傳到法國，巴黎方面立刻置起許多機器和工廠來；新的階級——有錢的廠主和變窮的廠工——的界限，也從此漸漸顯明。在這個時候，政治方面反對路易腓力的空氣，頗為濃厚；一班廠主正開始要求多占政府裏的位置。

蒲魯東就在這樣的環境中，做他的工作。在一八四〇年他印行他第一部重要的書，「原財」，他大膽地回答，「財產就是盜竊」，這一點就是他革命事業幻想的開端。他平常作了許多的文字，賣給雜誌

家，維持他的生活，其餘的時間，總用在「原財」方面。在一八四六年，他印行他最大的工作經濟的達言或貧窮的哲學，這部書是無政府主義的法典，曾受馬克斯用社會主義的目光澈底地批評過，貧窮的哲學的名字，就是馬氏起的。在一八四八年，蒲魯東也曾參加革命運動，並曾做過代表院的議員。在一八四八——一八五〇年中，他辦過四種不同的報紙，却總因為無政府主義被迫停刊，他曾想試辦一所不支付利息的銀行，却因此被逮，監禁了二年之久。出獄後四年，他印了他的第三重要的著作革命及教堂中的正義，在裏面他對於當時政治和宗教的規律，肆力攻擊，因此他被迫逃到不魯拾爾。一八六〇年拿破崙三世赦免政治犯，蒲魯東就在這時回到法國，在一八六五年，寂然地卒於巴黎（Paris）。

蒲魯東不曾留下簡明的文字，說明他的意見，下面所述的是從他各種著作裏搜集得來，從此可以窺見他的無政府主義一斑。

第一點，他和馬克斯相同，以為私有的財產和資本是一種權力，利用他人的工作博取工作的利益，而不給相當的報酬。所以他說：「薪水是殘殺寶貴和合理的人格的手，而財產是剝奪工人的利益的盜賊」。關於財產的問題，他卻不像馬克斯派社會主義者主張財產公有，他仍然承認個人所有權，不過各個人有同等的權力利用財產，並且不能享受他自己工作所得的全部。

第二，——這一點是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根本上相異的地方——蒲魯東反對任何集權政府的存在。他以為社會民主政府和君主政府同專制政府沒有什麼軒輊。他以為一切的黨，只要想爭取權力，

總有專斷的性質，所以非到政府廢除，用信義代替統制權以後，談不到什麼公民的自由，社會的秩序，和工人的結合。他把他的政治主張包括在幾句簡單的語言裏面，『廢除政黨，廢除政權，人們和公民絕對自由』，這所謂理想而已。

第三，從他的建設方面看，蒲魯東是個道德家同時又是一個樂觀者。他相信正義在人心是與生俱來的，黃金的戒律，是個人良心方面不易的定律。他的意思以為正義所要求的就是一種社會的人類的生活，這種生活立在單獨的定律的基礎上，而用合同和定律相稱，這就是蒲魯東所謂無政府主義。在廢除現在的國家和人為的法律以後，人類仍然要同住在社會裏面，不過並不用什麼最高權，而用一種隨意的合同的力，但其間仍有一種合法的接合。『從此政治方面用隨意的合同代替強迫遵守的法律，那麼才可以造成真正人民的政府，真正人民的統治權，和真正的共和國。』蒲魯東自然很注意他所主張的社會的，因此他引了許多友愛的規則，並以為基督教如果脫離國家的關係，頗足以代表他所主張的一班。他很樂觀地抱定主張，以為人類的天性只要脫離國家和法律的束縛，自然地會堅持着無政府主義社會，而反對一切不應做的事。

最後，蒲魯東是一個持完全論者。相信人可以經過無窮次的自己改善，他有了這種信條，所以決不主張用暴動的手段，來推翻當時的政治，經濟，社會，和宗教的規律。他常常主張人類可以漸漸地教育到一個程度，自然了解現在制度有怎樣弊病，無政府主義有怎樣的好處，等到那種時候一到，社會

自然地照着自己的意志去變化，在蒲魯東的制度裏，強暴手段是沒有地位的。

現在我們可以看出蒲氏無政府主義的要點，是極端地信賴個人主義的；蒲魯東的主義要避免當時社會和經濟方面的弊害，和馬克斯是相同的，然而他所用的方法和馬克斯恰恰相反。馬克斯主張把民治國家的權力和功用無限地增加起來，而蒲魯東却想把它們減低到零點，而採用誇大的放任主義。他的無政府主義既然天然有個人主義的存在，那麼自然要有什麼中心的組織，使得許多立在一種政策的平面上，去執行蒲魯東的運動了。蒲氏的主義把一切託付給各個人，因此無政府主義的學者，各本他們的說法去演繹這個主義。如尼采（Nietzsche）是蒲氏的嫡派；克魯泡德金（Kropotkin）和馬拉太斯他（Malatesta）是無政府的共產主義者；托爾斯泰（Tolstoy）是基督教無政府主義者。

普通講來，從蒲魯東以後的無政府主義者對於上面講過四個根本質素中的前三件，總算能夠依附。不過從第四件——用強暴手段推翻資本主義的社會而入無政府主義的社會——中，無政府主義中分成對立的兩派：一派的人大都是中等階級的急進派，智識階級，和哲學家，他們守着蒲魯東的說法，主張和平宣傳；另一派勢力較著，主張是用恐怖和強暴的手段，這一派裏最早而最有力的擁護者是一個俄國的革命家巴古寧。

巴古寧在俄國生長於貴族門閥之中，在俄皇的軍隊中服務，他曾經在德國留學，因此受了黑格爾的哲學，同時在柏林交結了許多急進派。當他遊歷到巴黎的時候，他結識了蒲魯東和波蘭亡命的首領，

從此他就開始他的革命事業了。在一八四九年他參與特蘭斯登 (Dread) 的變亂，被當局拘禁起來，解到俄國，由俄國當局把他流到西伯利亞。一八四九年他從西伯利亞逃出，以後就在西歐終他的餘年。一八六九年他在歐洲南部鄉間，召集許多工人，組織一個工人會社，名叫「社會民主同盟」，同年又和馬克斯的國際工人會社聯絡起來。不多時之後，馬克斯和巴古寧的不能調和的異點就顯露出來；馬克斯主張用政治上的和平的辦法來改進社會；而巴古寧主張不問政府選籍恐怖政策，施行總罷工——直接行動——來改善工人的運命。一八七二年巴古寧因遭馬派社會主義者的排斥而落選。因此這一次「國際」的會議，不但是工人總運動失敗的輔因，而且是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根本不同的表現。

巴古寧死後，各處工人愈益傾向於社會黨，以後二十年中巴古寧派的無政府主義，僅存於秘密亂黨中，用恐怖政策反抗專制政府，例如俄國方面這些黨人常用炸彈的手段和暗殺的行動，對待俄皇的親貴和資本家。一八七一到一九一四年，無政府主義者種種暴行的精神所寄託的地方，可以從革命問答中看出來，這本書是巴古寧的信徒著的。它的要點如下：「革命的無政府主義者」要用種種方法和努力來增加禍害和愁苦，使得人民忍無所忍，引他們一致起來叛變。在「個人無政府主義者」的意思中，全民革命並不是依照西方典型的一種運動，因為這種運動常受財產，傳統的社會秩序，和所謂文明同道德種種的牽制，而從來它的效用祇限於變換某種政治的組織而成所謂革命的國家。造福人民唯一的革命運動，首先要廢除一切的國家觀念，並且掃除一切的遺傳，秩序，和階級。持着這樣一端之見（革命的

無政府主義者）絕不想用從上面組織的任何團體欺騙人民，將來的組織一定要從人民的運動和生活中產生出來；但是這個又是後代的事了。我們的事業就是恐怖的，全體的，不妥協的，普遍的破壞。

雖然在一八七一年巴黎共產黨中和一千八百七十幾年西班牙的政變裏，就有無政府黨的工人的踪跡，然而直到一八九〇年後，無政府主義在工人階級方面纔有相當的成效。不過那時不用無政府主義的名義而稱爲工團主義。這種運動起於法蘭西，那時有許多無政府主義的搗亂者，在幾個工團中得了勢力，因此工團主義在工人中很快地傳播起來，尤其非技術工業中，在南歐和中歐，英國，澳洲，美國傳布更廣。在美國方面工團主義的組織稱做『世界的職工』，簡稱爲（I. W. W.）。

工團主義所謂工團，和尋常工團不同的地方，就是要把全部事業的工人組織起來而不顧到手藝的關係；例如鐵道事業裏面雇用的全部人員，甚至於連着運輸事業的人們，一起組織起來，成一個龐大的團體，這種團體纔能支配全部事業。工團主義和社會主義不同的地方就是採取直接行動，這就是說，對雇主加一種即時的壓迫；在這種行動中反對任何的政治行動，就是由政府干涉而得到情形的改善也在反對之列。所謂『直接行動』在工團主義者的意思就是總罷工同搗亂，後面一種包含殘毀原料，阻抑機器，或阻抑工業手續的進行，意思要減少或破壞雇主的利益，工團主義的目的和戰術就是革命的無政府主義的要部。

雖是在一九一四年世界上工團主義的數目比社會主義少，然而它侵陵社會主義者非常厲害，而一般

政治家，宗教家和資本家也從此把工團主義當做仇讎，覺得它們的危險性，比社會主義者不知道高出若干倍了。

第十章 法國革命的相當成就

一、巴黎市政府

一八七〇至一八七一年的法普之戰，也是歷史上一次有名的戰爭，結果法國大敗，這可不必詳細敘述。但是當拿破崙第三末年，一般政黨如共和黨，自由君主黨，和社會黨對於帝國政府已早不滿，所以當帝國軍隊在師丹（Sedan）敗北之後，這些政團立刻就在巴黎方面宣布（一八七〇年九月四日）廢去拿破崙第三和他的皇朝。他們宣佈建立「共和國」代替無信的帝政，因為祇有建立共和國，各派的政黨纔能同時存在而相互間可以有一種彈力。至於共和國的意義，三個政黨各有不同的解釋；多數的共和黨以為要回復一七九二和一八四八年的中等階級甲考賓主張；自由君主黨以為要暫時舉一個傾向民治的波旁王子，依照英國形式來建立法國的政府；社會黨人夢想立刻實行馬克斯的共產制度，使得經濟和政治的民治主義同時實現。

當巴黎被德國人圍困住的時候，這三個政黨很好地聯合着，社會黨人也很活潑助理國防，共和黨領袖甘必大和自由君主黨的提爾是臨時政府中最有名望的柱石；甘必大乘氣球逃出巴黎，用愛國心激勵國

人和德國抵抗。在這個時候，國際既不知躲到何處，所謂階級鬥爭，也自然不響了。因此這次無希望的戰爭又延長到幾個月之久，同時提爾也就職爲外交公使，在各國京城間往來奔走，想得外力的援助。到了一八七一年一月，巴黎對德國投降，於是戰爭暫停，俾法人建立國家議會，同戰勝國講和。就在這個時候共和黨和君主黨間發生破裂了，君主黨主張不問條件怎樣，總願同德人講和，而共和黨人恐怕共和國起首就要受不幸的外國不平等條約的妨礙，因此傾向繼續戰爭。

在這種情況之下，第三次法蘭西共和國選舉的競爭，就在一八七一年二月進行起來，結果用男子普選法，選出七百幾十個代表，內中有五百人是君主黨，祇有二百人是共和黨。這次君主黨的勝利，並不足以證明法國人傾向君主的政府，而實際上是法人大多數人厭倦對德戰爭的表示。

國家議會在波耳多開會，它自然是不肯正式承認共和國的，它舉提爾爲執政，使他在議會監督之下，行使他的職權。各部由他選派充任，因着所謂波耳多結合的結果，暫時成立了法國的政府；而國家議會因君主黨大多數的同意，移到凡爾賽宮。就在那個時候，修正屈服的佛郎克福條約，由條約的結果亞爾薩斯和勞蘭的大部，割讓給新興的德意志帝國。法國承認付出戰費五十萬萬法郎，國家議會第一件工作成功了，而和平也同時恢復了。

但是在和德人磋商條約之前，許多團體從前歡呼『共和國』的，現在又生了破裂；這次的破裂，是發生在巴黎的工人和中等階級的議會之間，因此引起短期而可怖的內爭，就成立所謂市政府。市政府這

個字，在法國本是一個尋常的字，它的意思就是地方政府。事情是這樣發生的，先是巴黎被圍有了五月之久，城裏情形異常惡劣，工人們爲着他們自身的利益，舉出一種非官的「中央委員會」，這個委員會曾得社會主義的「國際」的委任，現在又和共和國的衛士所組織的「中央委員會」合併一個聯合的委員會，從此就在市政廳裏建立巴黎市政府執行政府的實權。這個革命的市政府的勢力，更因市政的選舉而加強，在一八七一年三月到五月間，簡直就是真正的巴黎政府。

這個市政府不是一個單純的團體，他的人員差不多有一半是中等階級的急進派和一七九三年的差不多。另一半是工人，其中又平均地分爲兩部：一部是國際的社會黨員，——馬克斯的信徒——一部守着蒲魯東的無政府主義；可是公憤把它們聯在一起。在這次戰爭中的巴黎，尤其是城裏的工人，所受的痛苦，比法國其他任何地方來得利害。巴黎方面民主黨頗占優勢，不信服君主黨的議會，並且對於國都從巴黎移到凡爾賽也深抱不滿。最壞的就是城裏的經濟的困苦。工廠關閉了，公司也被大羣解散下來的兵住滿了，不但如此，凡爾賽政府命令徵收戰時停付的公債和租金，同時阻止巴黎方面每天付一法郎半的工資，給國家衛士，這是全城的工人一線生機。上面的種種從庫空如洗的情形來看，自然是需要很急的，而一般工人們還覺得凡爾賽政府，爲工人們的利益，總不及爲上等或中等階級的多。因此巴黎市政府對國家議會起了反抗，宣言巴黎自主，並且此後的法國，應當由許多自治的市政府同盟組成。除去巴黎而外，法國大部總被愛國心所驅使而發狂怒。因此和提爾同國家議會聯合起來

，於是戰爭開始了。實在的軍事行動，四月一日起到五月二十八日止，中間所經過的，也不過是平常圍城攻城的故事；訓練較佳有將統率的武裝圍城軍緩慢的進行；連續的放哨，對聖克路門附近壁壘中攻擊，凡爾賽軍隊的攻入，在木柵後面併力的抵禦，各部落連續的陷落，公共建築物的起火，大主教的被刺，戰勝者對於救火和殲滅叛黨的努力，潰散者的顛狂和戰勝者的勇猛，死人的堆子，殘毀的建築物和地方場，全部囚徒的屠殺，充軍和下獄，在一八七一年五月末一個星期，巴黎人遭法國軍隊殺戮至少有一萬五千人，或許還多一倍。巴黎被德人圍困和攻陷時還沒有這許多，接着又有這次殘酷的圍困和陷落，真是大不幸事。然而這也是引起法德戰爭的詭謀和野心的必然結果。真實造成一八七一年巴黎市政府的，並不是工人而是俾斯麥和拿破崙第三。

市政府的剪除以後，結果使得多年中第三次法蘭西共和國保持溫和的中等階級的特性，社會黨人和無政府黨人的數目大為減少，而他們的主義在國家方面看起來總是不利的。同時這班存留下來的共產主義者心中茹着極端的痛苦，他們在長時期中，常引一部份法國的工人，趨於極端的急進主義。共產主義向例是弄苦給工人吃的，不過他們的口頭是異常甜蜜。

二、共和政府的成立——第三次共和

一八七一年五月底提爾和國家議會已經和德國講和，法國秩序也恢復了。然而這個議會不顧共和黨的攻擊，絕不會作自身事業終了表示。實際上君主黨的大多數在一八七一年八月三十一日制定聯

合律 (Rivet Law)，從這個上面議會自身妄僭非分，不但保有制定法國法律的權限，而且保有制定憲法的全權。更和提爾商議改稱『法蘭西共和國的大總統』，從此以後，他必須對議會負責，而議會得大多數票決有撤換總統的權限。從一八七一年八月起，國家議會延長到四年以外，在這四年中，他立下了新時代的基礎很占重要位置的，在四年中的兩年，提爾曾以身作則。

第一層，政府方面把財政重行整理起來，又寬借許多債款，因此在一八七三年內，把五萬萬法郎的戰費賠給德國，而德國軍隊完全退出法境。這筆巨大的債款，大半借自法國人民，有好多是農民付出的，從這一點可以證明國家的富足，而新政府也有穩定的保證。

第二，軍隊的改革，也苦心經營起來，依照戰勝的普魯士的辦法實行普遍的義務兵役制，服役的期間，定為常備兵役五年，後備兵役七年，祇有傳教師，教師和寡婦之子可免兵役。除此以外又在新法國邊境，築起堅固的砲臺，而巴黎方面的防禦，也格外加強；槍械火藥和其他應用品的存儲，也異常的充分；海軍的建設，也趕快地進行起來。因此法蘭西雖然不久打了一次敗仗，却決意要恢復『強國的地位和威力，而法國許多有關係的人們，已經想到『復仇的戰爭』去恢復亞爾薩斯及勞蘭了。黷武主義是第三次共和國最初的屬性。

第三，國家議會把地方政府下了一番改革，同時計畫一種中央政府的形式，一切情形和舊政時代差不多，中間祇有修改。

關於改革地方政府問題，國家議會的議員不論是君主黨或共和黨差不多總是同意的。地方行政的制度計畫，於大革命中，到拿破崙第一的治下纔盛行起來，以後路易十八，查理第十，路易腓力，二次共和國，和拿破崙第三總用下去；現在巴黎市政府鎮服下去了，主要的變更，並不要費一毫兵力。法國仍然分做八十六州加入貝爾福地方（Territory of Belfort）亞爾薩斯的殘部）算來就有八十七州，爲許多緣故，更增加亞爾加利亞三州，每州屬在州長的下面，州長由政府任命。另設一個普通議會，佐理行政，由男子普選產出，任期定爲六年。在第三次共和國的下面，普通議會的權限，竟伸長到稅款的分配，貧民的救濟，和道路及公共學校的管理種種方面。每州分做許多縣，由縣長管理，縣長也由中央政府委派，另有民選的縣議會評議行政。每縣又分做若干市爲地方政府最低的單位，在一九一一年間，法國全境計有三萬六千二百四十一個市。內中有過半數不滿五百居民，祇有少數市內居民在二萬以上。市的地方行政，託付給市政會和市長，市政會由男子普選產生，每四年重選一次，市長由市政會選出，在縣和市的中間又回復了一種區，這並不是行政的區分，而是公安方面的區畫。

這種地方政府的結構，在法國方面一直實行下去。這種制度全部異常劃一，祇有巴黎的行政屬於例外。巴黎地方政府的行政，分給特別警察長和賽因州的州長——兩方總由中央政府委派——和一種特殊的市政會，由每二十五縣舉出四個代表組織起來；這些縣是從巴黎城區分出來的，各縣又各有一個市長。

在全部結構仍有集權的特性。中央政府有委派州長和縣長的權限，並可以有權否認普通議會或市政會的決案。九十個州長是中央政府的耳目，和臂膊；他們對州內所經過的事件，常常報告中央政府；他們又委派許多屬官；他們監督國家法律的執行，管理地方警察，他們對於所屬州內代表團體的議決有否認權。這種行政上的集權制，世界方面祇有法國推行最力，因此法國方面實際上常能保持忠實而均一的情態。在全境中，執行國家的立法，即或奉行不力也隨時可以尋出負責的人員。還有一層，人民所選舉的祇有三四個官員，投票期間因而很短，而人民的注意力也可以集中到少數被選舉人的資格方面。但是從另一方面講，雖然行官廳制度嚴密，在理論上又是有保障的公僕，不致於任意撤換，然而這種集權的政府，常常有一種毛病，就是操縱地方政府，謀個人或黨內的企圖，影響全國的選舉和用機關安插親友。

在一八七一年，國家議會的議員一致贊成堅固保留法蘭西地方政府的條例，現在因為日後中央政府的形式問題，又發生了激烈的爭論。將來究竟是共和國呢還是君主國呢？當回憶到議員七百人中有五百人是君主黨，似乎可以簡單回答一個字「君主國」。但是最大的困難就在君主黨自身又分做三個不相和協的派別，沒有一派可以操縱投票的權勢。三派中，一派是帝國派是拿破崙第三的私黨，在這次不幸的戰爭發生後已經不足齒數。但是其餘兩派——正統派和奧蘭斯派——數目又多，爭論又極激烈。正統派擁護康保爾伯爵（一八二〇——一八八三年查理第十的孫子）的繼承權，並且想把政府回復

到古代的狀況，奧蘭斯派擁護自由君主政體像英國的樣子，並且希望路易腓力的孫子巴黎伯爵做法國的元首。康保爾伯爵和巴黎伯爵之間互相嫌惡，因為巴黎伯爵的祖父曾經把康保爾伯爵的祖父趕出法國；而在各人的黨派中，他們倆不和的主見更覺生動。國家議會在這樣情形之下，費了許多時，還不會把第三次共和國的憲法草成，共和黨人數太少而君主黨又自相爭辯。

然而在一八七二年，提爾宣布他因為君主黨內部紛爭不已，所以他轉向共和政體，並且說在他的意思中大多數法國人民渴望共和政府。這件事倒把君主黨弄來暫時聯合起來了，在五月間君主黨聯合起來逼着提爾辭職，隨即舉君主黨兼宗教家麥馬韓統帥做總統。在八月左近兩派的意見似乎消除了，似乎他們可以進行宣佈波旁家的君主國了；因為在這個月裏巴黎伯爵旅行到奧地利，跪在他的兄弟康保爾伯爵前面，求他的寬恕和友誼，並且承認康保爾伯爵繼承法蘭西王位稱『亨利第五』，他自己也被認做繼承人。

三、共和政體的決定

但是君主黨間的同意是短命的。一八七三年十月，未來的亨利第五宣布他永久不變的決心，決不放棄他神權君主的主義和波旁家的白旗，於是他的命運頓然塞滯了。同時君主國也擱淺了。奧蘭斯派此時不肯合作決心擁護自由主義。麥馬韓統帥是個剛毅的軍人，而又是個熱心的君主派，實際上看到只要獨斷主義的白旗初發現時，『軍隊裏的彈丸就要自己炸裂起來』。全國中的感覺頓時轉變，當舉

行續選補議會空額的時候，共和黨竟占了勝利。法國人民受革命立憲主義的浸滯太久了，那能再願意接受一個極固執的君主，帶着他的舊式的主義和蠹蝕過的旗子跑來登極呢？

奧蘭斯派和其他的自由君主黨，覺得此後祇有一條路可走，就是同共和黨聯合起來，組織一個臨時政府，等待康保爾伯爵把他的白旗帶下棺材的時候，再把王位開放下來讓給巴黎伯爵。這種方法的第一步就在一八七三年十一月實行，當時通過一個議案，奉麥馬韓為大總統，任期七年。兩派政黨天然不能互表同情的，所以聯合組織臨時政府之後，國家議會隨即進行第二步了。在那時候它在票邊上加了一個修正案，選舉後任的總統，這樣不啻就承認這一次的共和國了。然緊接着在二月中發布兩次憲法，在七月中又發表第三次，這些「憲法」是由國家議會輕鬆地起草而分部通過的。國家議會是四年前選出來和德人講和的，而其中君主派又占優勢，似乎這種「憲法」不適用於共和國；然而事實上這種憲法後來竟成為第三次法蘭西共和國的憲法，中間修正的地方也並不多。

一八七五年的憲法和法國從前政府裏的法制不同，它們大體是能並行的：它們並不載明理論方面的原則，它們所包含的計劃，是保證政府機械的正當動作必需的條件，在許多地方可以明白看出它們借用英國議會政府的制度；在其他的方面，可以看出共和黨和君主黨制憲者互相調和的地方。他們所制定的組織可以摘要寫在下面：

立法權付與議院，包含兩個民選的議會。凡制定法律必需得兩個議會大多數的通過。當兩個議

會聯合起來開國議會時，有修正憲法的權限和選舉共和國大總統的責任。一所議會稱做衆議院，由直接男子普選產生，每四年重選一次，議員的數目在一九一四年的時候共有六百零二人；其他一所稱做參議院，包有三百名議員，由間接選舉產出，任期九年，每三年改選三分之一。執行的權限授給大總統，他是由國家議會選舉出來，任期七年，可以連任。他的權力在理論上很爲廣泛，包含民政軍政民政官員的委任，個人的赦免權，外交和條約的締結（有時候也要兩院的批准），軍隊的動員（但是正式宣戰要得兩院的同意），得參議院的同意可以隨卽解散衆議院重行舉行選舉。但是實行方面，沒有一條像那樣的大權由總統獨斷獨行，必需要內閣閣員的副署，方生效力。他們兩者各自聯合對議會負責。

法國的議院，除去制定法律修正憲法的權限外，更保有執行法律的最高權。內閣既然削減了總統的權限并且同樣操着全法蘭西地方政府的總機關，一定要在兩院保持着大多數；不然只要兩院對內閣通過「不信任」票，他們一定要辭職，由大總統另組可得議院同意的新內閣。因此法蘭西共和國和北美合衆國不同，不承認政權分立的原則，却把一切政權附屬到民選的議院下面。從這一點看起來，它和英國的議院制是相近的，實際上法國總統已是徒擁虛名，簡直是一個民選的英王；他最重要的義務，祇在社會和禮節方面。

國家議會起草憲法之後，就在一八七五年閉會了。第三次共和國下的第一次正式選舉接着就舉行起來，選舉的結果就是：一所共和黨的衆議院和一所君主黨的參議院，兩派間黨爭的再起。

在這個試驗時期中，究竟是君主還是共和，依舊是一個可疑的問題，而真正君主黨的首領就是麥馬韓總統。他用種種的方法擴大黨裏的宣傳。他很能贏得農人和軍隊贊成舊日的貴冑。爲着同樣的原因，他利用他的愛教心和權力，根據一八〇一年的憲章指派法國的天主教。爲着要顯明法國的基督教，隨着君主政治起伏，他對於法國干涉意大利暫時保全教皇權力的事件，加以道德上的維護。當支付聖心大教堂（在蒙特馬特爾 Monmartre山頂上，一八七一年大羣的共產黨人在此處喪命，教堂也因此被燬）的建築費時，他毅然地說：『這所建築物』是代革命洗贖罪惡的』。在這一時間內，麥馬韓任用勃羅格理公爵（Duke of Broglie 1831-1901）爲首相，他的政策比麥馬韓還要更進一步。

在共和黨方面，最初的首領是甘必大（Gambetta）。他在一八三八年生在南部法蘭西，祖上是日內瓦人，他的父親是一個雜貨商，到甘必大就改業到巴黎充當律師，那時他已經對拿破崙第三作對待的批評了。在一八六八年，雜誌撰述家戴來斯格呂（Delaunay），因爲代一個反對一八五一年武斷政策的人搜集紀念碑的題材被控，由甘必大代他辯護得了勝訴。一八六九年甘必大被選入衆議院和院中共和黨少數聯合行動。到了第二年投票反對德開戰，當戰爭已起，法軍敗退的時候，甘必大的愛國心又成爲全國抵抗德國勢力的中心。一八七〇年九月四號宣布共和，多由他贊助；在以後的五個月中他任國防委員會的委員，差不多就是國內的迪克推多。憑着他的能力和機智，訓練新兵和德人抵抗；他抱着不屈不撓的精神，在一八七一年二月的選舉的競爭中和割讓亞爾薩斯及勞蘭給德國的時候，他曾拚命地

奮鬥過的。

甘必大雖是不信任提爾，並是反對國家議會裏君主黨的大多數，然而他對絕端的急進派如巴黎市府諸人，也絕大表同情的，所以當凡爾賽政府鎮平內亂以後，他就很樂意地下野，到西班牙去了。甘必大在第三次共和國許多政治家之中，是最初的一派——他是一個中等階級的急進派，極端愛國，有保障商業安全的決心，真心要保持國內的安全。他的急進主義原來祇有政治和宗教的屬性，並不十分關切到工人階級的幸福。換句話說：甘必大和以後許多的共和黨領袖總是一面維護資本主義，一面給與宗教很重的打擊。因此一般的意見，總稱甘必大做『溫和的共和黨』。

甘必大抱着溫和的主見，和雄辯的天才，在國家議會裏占了一席，先把共和黨團結起來，然後在四年中漸漸設法和自由君主黨逐步和解。在奧蘭斯派的危機發生之後，甘必大就乘此時把第三次法蘭西共和國的憲法制定了，此處最可以看出他的政治理想和機智。

現在新政府已在進行了，甘必大領導政爭和麥馬韓總統傾覆共和國的趨勢相反抗，並且邀民衆的助力擁護共和政治。那時天主教在智慧和政治方面的地位，引起一般的厭惡（在教皇皮奧斯第九的末年），甘必大利用這一點隨時提出宗教的問題。他在議會中和全國各地演說，反對君主黨，爲的是他們幫助教會又反對教會，爲的是它和君主黨相互爲用。果然如他所願，反對宗教派的運動愈亦普遍，而共和黨的勢力也漸漸膨脹起來。在五月四日他在議會裏演說有一句激烈的話——『宗教是仇敵』——這

句話實際上就是要試驗甘必大和麥馬韓間勢力的強弱。

君主黨總統麥馬韓和共和黨的議會爭論厭了，同時又相信共和黨反對宗教猖狂的態度，是不免要被國人咀咒的，因此他在一八七七年五月十六日委派一個宗教家，在勃羅克里公爵下面做閣員，並且把衆議院停會一月，然後徵得參議院的同意，把衆議院解散，并公布法蘭西全境重新選舉，這次選舉的競爭，在歷史上是最驚人而又最固執的。兩方總愛他們的國，并且希望把國家弄好，誰都不能不承認的；麥馬韓的忠實地無庸疑惑；可是沒有人能夠抵擋甘必大的雄才。這次的競爭，在歷史上也最果決的，共和黨究竟得了勝利，共和黨議員的數目和前屆議會不相上下，因此得用一個共和黨的閣員代替勃羅克里公爵。到了第二年君主黨和麥馬韓總統仍然強項地和對方爭競，然而到了一八七九年初，參議院部分改選引進許多共和黨員，於是兩院總由共和黨操縱而麥馬韓也曉得他處到沒有希望的地位了；於是他在一八七七年一月裏辭去總統職務，由共和黨的格來維（Grévy 1813-1891）繼任，到了第二年（一八八〇），政府由凡爾塞遷到巴黎，而七月十四日——巴斯的陷落的紀念日，法蘭西革命最可貴的一天——就定做國慶日，法蘭西共和告成了。

第三次法蘭西共和國宣布於一八七〇年，到一八七七年共和黨方纔得勢，甘必大經九年的政治奮鬥而得享盛名，却并未存活多久，他做首相不久就遭橫死（一八八二）。共和黨人雖然失掉一位最能幹的首領，而常有分裂的趨勢，但是他們從不曾墜失過政柄。從一八七九到一九一四，共和黨的黨員和勢

力儘着增加，而君主黨不住地衰落，成了一個無足重輕的部分。

四、新建設

第三次共和國從一八七九到一九一四年總在共和黨下面，歷來的執政者和政治家對內對外總有幾種通性：第一，是中等階級的特性；第二，和宗教的衝突；第三，黷武主義的問題。

第三次共和國的歷史裏最引人驚異的就是所有著名的執行者和公衆服務的人中，差不多完全沒有貴族和宗教家的名字；還有一件可異的事就是服官的人，完全沒有自視高出他人的態度；總之議院裏的大多數議員，重要的地方官，內閣閣員和總統以至於中等階級的人們，如律師或教師或商人，天才者也好，受良好教育的也好，普通的人也好，他們在社會和成就方面一例地在一個均一的水平面上。

這樣爲公家服務的人在一起，自然要竭力增進實質上平安了；因此第三次共和國經濟的進展的速度，比較以前任何時代來得快。和路易腓力，拿破崙第三的政策一樣，農工商業總顯著地鼓勵起來。

從一八七九到一九〇四年法國用在和平工作上的款項和賠付德國戰費的數相等；差不多有二十萬公里完美的新道路建築起來；原有一千公里的運河中，又增加二百公里；公債完全還清了（一八八〇），私有的雜稅也廢除了（一八八九）；新的鐵道又增加了三萬公里；登奇克，第勃（Diéppa），盧恩（Lorient）和波爾多的港口濬深了，婁哈佛（Le Havre）和聖那在爾（St. Nazaire）新港也建築起來了。因爲法國土地的腴厚，小地主又歷來勤儉，農人階級在法國占比較重要的位置，所以國家特制定許多便利農民的辦法

內閣方面特地產生一個農民部（一八八二）；用很大的財政上的實惠，幫助葡萄園藝家（一八七九）；議院裏常常票決用款補助蠶絲，亞麻，苧麻的生產以及馬的繁育，國家方面允許農人組織消費合作社（一八八四）；互惠的銀行和保險公司也組織起來（一八九四）由政府保證幫助農民；農業學校也開辦了；又實行關稅保護的制度，嘉惠農業品的出產，尤其是麥和甜菜的出產，在一八八五年頒行了一條法律在一八九二年關稅法內完成這種制度。因此法國在一九一三年農產品價值達到一百一十幾萬萬法郎，而在一八〇〇年到一八六〇年間每年的價值祇由四十萬萬法郎增加到六十萬萬，由此可見上面政策的功効了。但是同時法國工業的滋長比較農業的進展還要明顯，工廠裏的機器的數目，從三萬座增加到九萬座，就馬力方面講，從八十七萬馬力增加到八百六十萬馬力，相差有十倍之多。煤的出產當從前兩倍，而生鐵的出產當從前的六倍。雖是法國工業的主要市場就在國內，然而出口貨物也較前增加到百分之廿五。

一八九二年加高關稅的政策，不但保護農業，同時也保護工業的出產和銷售。

第三次共和國積極施行殖民政策，掠奪弱小民族的富源，以培植它自己的資本主義。在前我們已經提到過法國殖民地膨脹的情形了，現在祇要敘三件事實：第一，在一九一四年左右法國在非洲，印度，中國和太平洋的亞齊派拉果島（I. Archipelago）等處，獲得新殖民地，就使除掉美洲和印度殘餘的殖民地外，法國的領土和人口的地位僅次於不列顛帝國；第二，在一八七九——一九一三年間，有相當法國全領土的四分之三以上的土地和人民受共和國的保護；第三，法國和殖民地每年間貿易，在這個時代

，從三萬五千萬法郎差不多增到二十萬萬。這許多殖民地不但供給法國資本家許多好市場，銷售他們工廠和田地的出產，而且給他們許多利益優厚的巨大投資的地方。因此法政府常派遣陸軍，及強大的海軍（噸位和武裝僅次於英國）用來維持殖民地的秩序，必要時保護它的資本家，收回投資款項的安全。

作成第三次共和國的殖民政策的動因，自然不僅是商業。宗教也有一部分在裏面，天主教的僧侶向非信徒和異教徒衝突的時候，常仰仗法國的國旗和軍隊的保護，關於這一點他們和商人是同意的；掉轉來說，這些商人在國內極反對宗教家的，但是在殖民地方面覺得一般教士能使得土人沐浴西方的文明，到也很有用處，因此他們在殖民地反能容納宗教家了。還有一件更有操縱能力的動因，就是國家主義，因為國家主義在法國非常普遍。法國從十六世紀起，就有很光輝地探險和殖民的歷史，不料在德人手中減少許多國際間的威信而又失掉歐洲兩個富足的省分，結果自然要把野心和能力送過海外，到其他大陸方面去求發展。在國內是屈服了却想在國外尋着安慰；帝國主義的功用最能統一國家。資本家和宗教家引着路，而一切愛國的人民，就跟着他們跑了。第二次的共和國自誇為歐洲政治的民主主義的先進，而用它全部政策驕傲地任意地統治其他方面的「劣等」民族。

用了殖民主義，關稅保護政策，國內農工商業的發展——一切總用軍國主義來維護的——法國的財富在第三次共和國的下面增加得異常之多。法國資本家的投資，不僅限於國內和殖民地方面，在大陸方面他們也是最先的貸金家。

法國受了工業革命的影響，所有增加的資財并不是平均分布的，仍然有許多平民做着長時間的工作，拿着最低的工資，終日在城市裏，礦坑裏作苦工，犧牲了畢生的幸福。第三次共和國并不曾減少平民階級的數目，不過制定幾件條件，救濟他們的厄運。現在要走到社會政治方面了，在全時代中，又映入新的氣象，共和黨執政者受了三種動機感動：第一，許多中等階級的公民存着公民待遇的觀念，有時又屬了一種理想，以為工人階級的健康也是國家的寶藏；第二，他們對於社會主義有一種畏懼心，寧願用一些條件嘉惠工人，省得將來反要被完全承受社會主義者條件；第三，他們在政治方面，要求工人們的幫助，反對君主黨和宗教家。當定社會律法的時候，有時為着上面動機中的一種，有時候三種動機都有。

五、共和制下各種法制

第三次共和國的社會律法，從一八七一年起至一九一四年止，大約有下面幾種：（一）一八九二年的大律法（以後在瑣碎的地方修正了幾處）包括女工的僱用；禁止僱用十三歲以下的兒童作工；規定一切工人每天工作至多十小時為限；禁止在星期日繼續工作，有幾種不在此例，但是也需在這個星期裏另定一天作為休息日；又規定精細的條文，限制礦裏的工作。（二）一八九三年律法（在一九〇三改正過一次）適度地規定工業建設中工人的衛生和安全事項。同年另外一條法律中保證工人和他們家族免費醫藥。（三）一九〇〇年的律法，規定店主僱用女子和兒童必須備置坐位，同時伸張許多工廠律直接適用到零售

的店家。(四)一九〇五年的律法，規定礦工每天作工至多九小時；一九〇七年的律法，更減做八小時。(五)最緊要的一八八四年的律法是跟着一八六四年拿破崙的律法來的，這次的律法差不多承認工團的組織，對於工人組合的活動，承認全部加以保護和贊助；結果在一九一三年左近，法國的工團的數目有一萬二千，至少有二百萬團員。有許多有僱工事務所，圖書館，保險金，甚至於還有職業學校和工業學校。(六)一八九二年的律法制定一種辦法，凡僱主和工人間爭論不已時，由官方隨意地和解處斷。(七)一八九八年的重要律法規定凡工人因作工而受損害，僱主應加補償。(八)一九一一年養老年金度的制度，在法國方面力行起來，除鐵路上的職員，礦工，水手已有特別規定外，一切工人皆包括在內，並且包括家庭的僕役和田傭；這種制度是強迫的合助的，加入的款項由工人，雇主和國家共同擔負。

第三次共和國能得到成功，並不僅是因爲對待工人存了『社會的正義』，同樣也因爲它反覆地用條文保障個人的自由和權利，『自由』是伸張了。一八八一年的法律(二十年後曾修改一次)，規定開會的權利，無庸先得政府的允許，同時規定言論的完全自由。

同時又頒行一條法律確定出版自由，這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出版律；凡出版物有和法律抵觸的情事時，應受陪審員的審理；關於印載不應有的意見的責罰廢除了，在禁律內祇有毀謗，損人名譽，誘人犯罪和幾種不確的新聞。第三次的法律就是有名的一九〇一年的集社法，法中規定結社的自由，祇要通知行政當局，就可以結任何的團體，不遇違反法律和破壞公共秩序和道德的會却在禁例。祇有天主教僧

侶的集會，不適用這條法律。

第三次共和國又順應時代的潮流，採用許多人道主義作律法，一八七一到一九一四年間，有五十多條法案，包含重要的刑律的修正；用更科學的理想，處理罰條，而對原告，更持審慎的態度。除此以後，更有一八九九年的重要律法，不但給予受虐待或遭竊視的兒童一種更周詳的保護，而且更正拿破崙法典，減低父親在家庭中的權力。其他方面如離婚的事件在法典中曾准許過的，在一八一六年受宗教的影響廢除了，到了一八八四年重又恢復起來。

在第三次共和國政治之下，反宗教的進行，比經濟的進行還要明顯，在一八七七年共和黨得了政柄之後，這種趨勢就盛起來，甘必大在此運動中，也居着領導的地位。在那個時候，政治方面，把君主黨和宗教家差不多看做一樣東西。結果全國君主黨的官吏完全罷斥了，宗教家在地方政府中的勢力，也大受打擊，不能再有像以前那樣的地方政府，供他們利用，謀宗教家和君主黨的利益了；從此一切州長和縣長，總成了許多強有力的反宗教運動的中心。

宗教家和共和黨人鬥爭的最初而最基本的原因，就是教育的問題。天主教會在一九世紀的前半期，仍舊握着卓越的兒童教育權，到拿破崙第三時代，教會的教育權格外增大。現在共和黨人以爲教會學校，是君主黨宣傳的發源地，而民治主義責任，尤應當使得教育方面，不帶任何特殊的宗教的彩色，因此他們決意剝奪教會的教育權。換句話說，共和黨人所維護的是一種「超然的」學校，而宗教家又以

爲這樣是不信上帝的，不道德的。大部分經過布易松（Ferdinand Buisson 1841）——他是一八七九到一八九六年的初等教育的指導——的努力，產生了一種新的教育制度，漸漸實行起來，最重要的律法是千八百八十幾年，共和國的教育部長斐理（Jules Ferry 1832-1893）頒行的。所謂斐理法，在法國建立一種初等教育制度，差不多完全以美國教育制度做基礎；強迫全國兒童到學校裏就學，至於到公立學校或私立（教育）學校就學由家長自行決定；祇有公立學校受國家財政的維持，公立學校中，不能延用教士教授，並不得受宗教的課業。

共和黨除改革教育制度外，又回復十八世紀時僧尼不得同居的法律，又訂行庶民（非宗教的）結婚和離婚的律法——全是八十幾年訂定的——因此引起宗教家嚴重的反抗，差不多全部的宗教家，都直接做君主黨的工作，來破壞共和國。

在千八百八十多年的後幾年，君主黨的宗教家，差不多已經把共和國包圍起來了，這件事和布郎格爾（Bonaparte）的亂子很有關係。原來當共和黨人因爲國防重要，所以攆斥君主黨的官吏時，並不會把握兵權的君主黨除去，結果軍隊方面多由君主黨人主持，這樣從性質和訓練方面講，都是狠能危害共和國的。布郎格爾（一八三七——一八九一）本人雖在軍隊裏做將官，其初却假裝一個強烈急進共和黨，於是在一八八六年就被任爲軍事總長。他曾說過對德『復仇戰爭』的話頭，於是在法國很得一般人的同情，於是他漸露出一種野心，要做波那帕脫將軍的模樣了。於是他失却同僚的信任，被排出內閣

(一八八七)而他就任軍隊中以及國中各處聚集奧蘭斯派，帝國的君主黨人，同時保留特別愛國的人民的熱烈表示，就在這時候格萊維的女婿犯了私售大勳章的罪，因此布郎格爾一派的人，都振振有詞地說共和黨政府全部腐敗，而不愛國到毫無希望的田地。雖然議院共和黨的大多數勸格萊維辭職，(格氏剛被他們選出作繼任總統)，雖然另舉沙狄加爾諾(Gadi Carnot 1837-1894)他的祖父就是很有名的加爾諾在大革命中組織國防委員會的)繼任，布郎格爾黨的運動仍然不停歇。一切和議院制的民主反對的分子都聯合了起來，擁護布郎格爾做一個陸軍的迪克推多，澈底修改現行的憲法。這位剛勇的冒險家離去了軍隊，就由幾州選做代表，到了巴黎方面，又得大多數的推選居在首領的地位(一八八九一月)。

布郎格爾將軍的野心，雖和波那帕脫將軍的野心差不多，然而他的能耐和拿破崙相比，真有天淵之隔了。假使他乘着選舉勝利的時候，趕快地用武斷政策解散議會，共和國定有被推翻的可能。但是他祇是一個口出大話的說客，並沒有任何建設的計劃。他讓機會錯過了，又當共和黨閣員預備告發他叛國的時候，他又沒有膽量用武力解決，於是為保個人的安全起見，逃到比利時去了。在一八八九年選舉中，布郎格爾的擁護者祇獲得三十五席，而共和黨各派在危險聯合起來倒得了三百六十六席(全數五七六席)占着大多數。一八九一年布郎格爾在不魯捨爾自殺，擁護他的一班人，因為再沒有什麼幻想及利益了，他們自己又互相爭論起來。

布郎格爾的亂子所生的結果，也有可以說的：第一，大家的意見中(不問是法國還是外國)共和國是

再沒有疑問的了；傾覆第一次第二次共和國的武斷政策，在第三次共和國中消滅了。第二，現在有一種趨勢減少侵略主義而在軍隊中也實行共和化了；一八八九年頒布新律縮短常備兵役的年限，從五年減到三年，以前免除的人一定要尋職業服務一年；許多君主黨軍官都罷免，完全用共和黨繼任。第三，君主黨的人因為波旁家和波那帕脫家的人總沒有能為，因此也和解下來。最後宗教家却受極端的痛苦了——甚至於教皇利奧第十三，在一八九二年送給法國教會一封有名的信，教他們對共和國停止攻擊，承順接受這種新式的政府，利用它以便獲得有利益於教會的律法。法國小部分的天主教徒聽了教皇的勸告也加入共和黨，但是大多數的教徒對宗教的熱心，勝過他們的知慧，比較教皇更具一種不屈的態度，他們仍然和君主黨聯合一起，在種種方面和共和黨苦鬥。這些宗教家在政治戰略方面，把階級破壞了，這是後來反宗教運動勝利的大原因。

六、共和制度大穩固

布郎格爾運動過去未久，君主黨宗教家又作一次的努力破壞共和政府。彼時有一位特魯蒙 (Bacon and Drumont)，是一位有名的著作家，著有一部很通行的書，名叫猶太的法蘭西。這本書是一種很厲害的反因族 (Anti Semite)的工作，裏面痛論猶太財政家在第三次共和國政治方面的勢力，他在一八九二年在巴黎創立一種誹謗的報紙，猛烈強向各方面要求成立一種國家的聯合，抵抗猶太人。這種報頗得工人們的友視，因為它對他們說真正壓迫工人的，就是那些政治上占勢力的猶太資本家。他自抱

奮勇地擁護天主教，責備共和政府爲猶太人而制非宗教及反教會的法律。他機巧地說，猶太人對於法國陸軍的建立，很有計謀，他們實際上是和他們血統相近的德意志人做奸細，想由此激動法國人的愛國心，除去猶太人在軍隊裏的勢力。反閃族的呼聲漸高，君主黨利用時機把種種不同目的的各派拉攏起來，組織一個單獨的國家主義黨，趨向於推翻共和國中的『中等階級和猶太人』。在一八九四年有兩件重要的事，助長這種運動：第一，財政方面因爲開鑿巴拿馬運河，連帶發生一種不名譽的事，有幾個猶太的銀行家，和共和黨的代議士同被株連；第二，當時傳出一種消息，說有一位猶太的破隊長名叫特來富（Alfred Dreyfus）和軍隊長官很親近，而本人在政治方面又是一個共和黨員，這次由軍法會議斷定有私售軍事秘密給德人的罪，結果他被褫奪公民資格，罰到戴維爾斯島（Déville Id.）作苦終身。在這方面似乎可以看出特魯蒙的話，是確實的了；反閃族運動於是很快的滋長起來。

巴拿馬運河的事件一直沒有法子解釋，但是不多時候特來富事件又有新的發展，在政治方面倒比巴拿馬事更引人注意了。一八九七年營夸爾大佐新任法國陸軍偵察長，也是一個共和黨員，他斷定特來富實在是冤枉，真犯罪的人是愛司台哈齊少佐，是一個有錢的軍人而是一個明白的君主黨。但是長官們囿於法國陸軍的『榮譽』，堅持維持原判，因此有組織的軍隊的勢力傾向反閃族運動方面，結果愛司台哈齊被開釋而營夸爾倒反討了一場沒趣（一八九八）。小說家所拉（Sola）爲特來富訟冤，刊印特來富案中各人破壞的罪狀，揭破反閃族的印刷品和偽造陷人入罪的公文，並責軍隊的長官贊助判決的失當。

所拉隨即被判誣竊的罪，而他的一封公開的信，倒把法國人民對這件案子的意結晶起來。一方面叫做「反特來富派」——君主黨，宗教家，軍官，根猶太人的人們和許多工人；另一方面叫做「特來富派」——各派的共和黨連着些社會主義者，他們同樣怕民治主義的墜失。

所拉熱心爲「特來富派」勝利的先聲，後來僞造公文的君主黨人中有一人自認隨即自戕，愛司台哈齊又逃出法國，於是這件案子水落石出了（一八九八）。第二年法國最高法院命令特來富受新的軍法會議在倫奈（Rennes）重審，當時受「反特來富派」的影響仍然很深，軍事會議仍然判決他有罪，不過爲的「情有可原」所以把他送到總統面前，由總統去曲宥他。反閃族運動很快地崩裂了。特來富受了路培（Loche）總統的寬恕；到一九〇六年最高法院，宣布取消倫奈的判決，并令特來富重到軍隊裏服務。特來富晉級大佐，并獲獎大勳章。譬夸爾也回任了，到一九〇八年做到軍事總長。所拉死在一九〇二年，由國家舉行國葬（在Parthenay裏面）。

特來富事件的結果，和布郎歇爾的亂子相同，不過前者更確定一點罷了。第一，君主主義完全破壞而又喪盡信用了。第二，共和黨的各派和社會黨鞏固地聯合起來，他們在議院中永遠占大多數而領導共和國的一切政策。第三，派了許多共和黨人做軍官而軍隊全入共和黨的掌握。一九〇五年又重訂法律，把常服兵役改爲兩年，並且無論何人不得免除兵役。最後那些宗教家參加反特來富派，自然是誠心相信特來富是有罪的，但是到了現在祇有教會是共和的敵人了。然而有名望的和有職業的宗教

徒同君主黨聯合了三十年之久，在失望和厭惡中仍能維持原來的反教會法律，不可說不是幸事了；這也是第三次共和更鞏固而更得民衆信任的原因。

宗教中反抗共和國的主謀的首領總是些「正式教士」——各種教會的僧侶，耶穌會徒，兄弟會徒，法蘭西會徒等等——多掌着許多教育和慈善事業，還有許多——如有名加杜斯（Cardinal）的僧侶——往往經營工商業。但是他起首就遭一個打擊，一九〇一年的結會法中，規定法國全境中非得政府的特許，不得設立教會，並且所有僧侶概不得在學校授課。這件法律嚴格執行起來，對一般未經允許的教會，概不容情，所以兩年間成百的教徒在法國立足不牢，逃到西班牙，比利時，英國，美國等處去了，而一萬所教會學校因此閉歇。這件法律虧着反教會的內閣總理科姆（Emile Combes）的維護，方纔有這樣的成效。到一九〇四年科姆又頒行一條法律，限令一切教士，不論曾否受國家的允許，概不能享有私家教授的權利，限十年內全部執行。

但是到了此時，維持學校又感困難，師資既感缺乏，而訓練這種人才又需長的時間，而維持的費用又比教會學校所需的多。雖是這樣；公共非宗教的學校一時興起，所以在一九一二——一九一三年間，法國兒童在公共學校就學的有四百五十萬，而在教會學校就學的祇有一百萬了。

同時科姆又想議院裏提議廢除規定政教關係的憲章，恰巧有籍口的地方了，一九〇四年新選的教皇皮奧斯第十拒絕法總統和意大利王相會。五月中議院裏的社會黨領袖蕭萊（Jean Jaurès 1859-1914）想

設法報復教皇干預法國的外交。外交總長戴加西 (Eugène Decease 1822) 主張撤回駐教廷的法國大使。那時少年的社會黨白利安 (Arrière Briand 1862) 已經出露頭角，就在議院中提出政教分離案，其時外交方面和教廷已經決裂了，於是經長時間的辨論，到底在一九〇五年年底制定法律，實行政教分離。

在一九〇五年的政教分離律中，一八〇一年的憲章正式廢除了，信教的人總立在普通平面上，可以建立一個俗人會以便公眾的信仰，而國家方面不復擔任支付薪金。在過渡時代，凡教會中人年紀在四十五歲以上服務二十五年以上的，由政府發給養老金。其餘教士由政府每年給以恩俸，從四年到八年。以前教會的一切建築物，經清查之後或永遠給與宗教的會社作公共的禮拜堂，或暫時給與以前的教士居住。自此以後教會方面，儘管自己管理門內的事，國家概不干涉。

但是教皇和許多知名的教士，對於分離律仍然覺得很不滿意。因為在準備中不曾得教會當道的同意，又不曾和其他黨派商議逕自強斷獨行。律中有使俗人執掌教務的規定，實是違反教規；而沒收教會的產業，尤為不在情理。因為這許多緣故，教皇披烏斯十世不准教士奉行這種法律；而法蘭西方面，通共不會有公共信仰的會所的建立。

法蘭西天主教會就這樣爭執了兩年之久，當時一般極端的反教會派，主張封閉教堂建築物永遠停止宗教的禮拜，而一般忠實的教士又誓死護教；於是白利安的努力，想出調和的辦法，在一九〇七年制定

法律，規定教堂和一切裝修，用具，讓給信徒和教士居住和做禮拜的用處，如有特殊情形，也可以賜給教士，永遠執業。換句話說，教士們雖然不能參與政事，及受公家的幫助，而自己的事可以隨意處理，繼續和教廷相和協，並用教堂作為禮拜的場所。

法國的天主教徒，在一八七一——一九〇七年間，完全失却國家經濟的幫助，結會權和教育權也被剝奪，甚至於不能免兵役和抽稅。他們失敗的原因，不但是由於懷疑派和無神論者的興起，實在也由於他們政策的錯誤。經過長時間的奮鬥，而一般教士處到一個新的地位，逼着遵守民治主義的原則如宗教自由，信仰自由，結會自由，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這種或許教會裏面革命的預兆，使得將來教會中含比較幸福的民治精神。然而法國天主教會，雖受種種的法律限制而在一九一四年中，他們的勇氣和決心，仍然有增無減。不過在平等的呼聲中，教會的反動權勢，是愈過愈微，共和的精神，就日趨於穩固了。

這就是法蘭西經過無限的犧牲，所得到的一點相當成就。

附錄一

法國憲法變遷的概況

法國政治上的改革，以法國大革命爲樞紐；現在的法國政府，就是大革命的產物。所以討論現在法國政府的組織，應當先看一看革命以前，法國政治的大概情形，以及從革命起到『第三次共和』成立止，這八十餘年間政治上所經過的主要變遷。

革命以前的政治情形——革命以前，法國政治制度的要點，可以分作四層去說明。第一層，那時候的政府是君主專制的；君主獨攬大權，不受限制。從十二世紀的後半期，腓力奧古斯都（Philippe-Auguste）以後，君主權力逐漸膨脹，到了路易十四（Louis XIV.），王權之大，可以說是登峯造極。在十七世紀的後半期，大僧正鮑雪哀（Bossuet）倡『君權神聖』的學說，很受路易十四的恩寵。1770年，路易十四頒布一道上諭說：『朕是受命於天的；製定法律的權力爲朕所獨有，一切臣民都要受朕所製定的法律的指導和裁制。』王權之大，於此可見。

第二層，各地方的行政長官，都是由中央政府所簡派的。就中最主要的是各省（*généralité*）的巡按（*Intendant*），和各巡按所管轄的委員（*Subdélégués*）地方行政長官受指揮於中央政府的『大法官』（*Chanciers*），度支總監，內務府大臣，外交大臣，陸軍大臣和海軍大臣。中央政府的『樞密院』（*Conseil*）

Parlement) 就是這六個人和幾個勳貴所組成的。一七八九年時，樞密院議員約共有四十人。樞密院的權力很大，是全國行政的中樞。一切行政官員，都不受人民的節制，對於人民不負責任。當時雖有『地方自治』制度，但是也不過有名無實而已。

第三層，中央政府中又有議會，叫作『三級議會』(Etats-Generaux)，分爲三院：一院代表貴族，一院代表僧侶，一院代表『中級人民』(Bourgeoise) 或第三階級 (Tiers-etat)。貴族僧侶互相聯絡以抑制平民；一切議案的能否通過，完全由貴族僧侶所主持。議會開會的時期，沒有一定。有時許多年纔召集一次。一六一四年以後總未召集；直到一七八九年，路易十六因爲中央財政奇窘，打算加稅，這纔又召集了一次。議會毫無實權，僅能向國王呈遞條陳而已。

第四層，那時候的政治制度完全以『不平等』，『擁護貴族的特權』，作原則。政府爲所欲爲；不但可以常變法令，而且同一的法律，對於貴族是這樣的講解，對於平民又另有一個講解。人民的自由是毫無保障，官廳隨便發一張『印文』(Lettre de Cachet)，就把這無辜的良民，捉到獄中，拘禁起來；拘禁之後不能立即被審，直等到審判官覺得方便的時候，纔去審訊他的案情。至於稅賦方面，僧侶僅僅繳納小小的一點『贈禮』，就可以免納全部的賦稅，有時連這小小的贈禮，也不繳納。貴族所應繳納的稅款，也是很少；並且還常常的拖欠不給；所以國家一切的費用，均從平民身上去剝削。貴族享有特權，不但高官貴爵都歸他們專利，並且按照封建時代的習慣，他們還能任意的魚肉鄉民。

政治的自由主義之發生——那時候的政府，這樣的專制腐敗，民不聊生；所以引起人民的反動。

有許多的學者，如孟德斯鳩，福祿特爾，盧梭諸人，就著書立說，鼓吹『政治上的自由』，這種書籍，在那時皆叫作『哲學』。這些名人的著作，不但注重在破壞方面，打算推翻當時的政府；並且注重在建設方面，打算用『理性的法則』，按照『正道』去改造社會（政府也在其中）。他們在政治上的主張，彼此是大不相同。福祿特爾和『重農派的學者』以為君主專制仍應繼續存在，不過作君主的應當用他的權力去謀社會上和經濟上應有的改革。孟德斯鳩誤解了英國政府的組織，以為英國政治的優點，在乎立法，行政，司法，三個機關的分立；於是他就作了一部法意，排斥法國的專制政體，主張三權分立；但是他仍以爲像法國疆土那樣的廣大，不可無強有力的君主去統治。盧梭的平民思想較爲發達，他作了一部民約論，他以為在太古的自然狀況中，人是無憂無慮，無所謂『社會的組織』。他用這個概念作根據，就想到政府的起源，是由於人民甘心願意所訂立的契約；於是他的學說是：主權的處所，是在『政治的團體』中，法律是民意的表現；政府是人民所建設，受人民的委託，去施行法律；理想的國家應當由人民直接去辦理政府中一切的事務；假如國家的領土較大，就不得不設有一種代表制度，由人民選出幾個代表，來代辦行政事務，但是這些代表是各個人的代表，不是某團體或某種特殊利益的代表，與英國所行的代表制度不同。

以上種種學說，都足以代表法國當時多數人民的思想，所以在政治史上，很占重要的位置。法國

所以能起革命，這種學說力量居多。

舉凡『限制君權』，『三權分立』，甚而至於『主權在民』，種種的學說，都不是法國哲學家所特創的。從希臘的亞里士多德 (Aristotle) 以後，主張這種學說的人，很是不少。不但如此，且在十八世紀時，法國的『政治哲學』，大部分是從英國輸入的。英國立憲政體，在彼時已竟發達了好幾百年，論立憲政體的書，也出有很多種，彼時法國的學者，因久困於專制政體之下，所以奮起而研究古代及當代各國的政治。有幾個政治改革家，如盧梭，馬伯理 (Mably) 諸人，以爲古希臘羅馬各共和國足以效法。但是大多數的法國學者，都採取了英國的政治觀念。孟德斯鳩和福祿特爾曾經旅居英國，熟悉英國的生活和制度。英國著作家中，對於法國十八世紀的思想家，最有影響的，就是洛克約翰 (John Locke)。所有法國人的學說，如『社會契約』，『政府權力應當有限』，『三權分立』，『主權在民』，『人民有拒絕暴君的權利』，以及『人民的自由，生命，財產，都不可侵犯』等等的話，皆是洛克所說過的；不過法國學者並非純用洛克的學說，毫不更改，却是取洛克的學說，又加以引伸，遂更覺透澈了。總之，在十八世紀的後半期，英法兩方面的『自由主義』，如同兩條河水，合流以沖擊法國專制政體的垣牆，爲日既久，牆力不支，自然傾圮。所以革命起事以後，王室終歸失敗，民治政府代之而興；歷數十年之艱苦，纔造成現在法蘭西共和國。以下即略述這數十年間，法國在政治上主要的變遷。

革命時代的憲法——法國人民，驟然斬斷了政治上的羈絆，遂入於試驗的時代；國內情形，極不穩

固，政治組織也屢屢改變。從革命起事以後；八十四年之間，把憲法改了七次，除去「第三次共和」的憲法以外，其餘的憲法沒有一個實行到二十年之久的。但是每次的憲法，都給法國人民增加些政治上的經驗，所以我們在討論法國現行的憲法以前，應當把這幾種憲法的要點先約略說明。在這七種憲法以前，又有一篇人權及公民權宣言書，這篇宣言書在現代法國的政治上，也很占重要的位置。

人權及公民權宣言書——我們已經說過，路易十六在一七八九年，召集過一次三級議會。這個議會在開會以後，就和路易起了衝突；自行改組，更名「國民會議」(Assemblée Nationale)，起草憲法。一七八九年，八月二十六日，國民會議遂公布一篇人權及公民權宣言書。這篇宣言書在法國的勢力，差不多同大憲章(Magna Charta)在英國一樣。在理論上，有許多學者說這篇宣言書到現在不能有法律上的効力。但是實際上，法國人民卻把這篇宣言書當作立法，行政的根本原則；法國歷次的憲法，以及一切政治上的組織，處處都受他們影響。他的主要條款就是：(一)一切人民，生來就是自由的，並且終身自由；(二)人的權利都是平等的；(三)一切「政治組織」的目的就在於保衛「天然賦有，不可削減的人權」；所謂人權，就是自由，財產，平安，抵抗壓制；(四)主權在於國民全體，無論何人除受國民直接的付託以外，不能掌有任何的威權；(五)所謂自由，就是可以去作一切不妨害旁人的事；(六)法律是人民公共意思的表現，無論何人，或親身或派代表都有權利去參與立法的事務；(七)法律對於一切人民

，或保護或懲罰必須一律。這篇宣言書不但是法國民治觀念發達史中一個最重要的事實，並且還是現代政治上的根本原則。

二

革命時代三種憲法——革命的初期，有三種憲法先後成立。第一種是一七九一年九月三日由『國民會議』(Assemblée Constituante)制定，至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革命軍起事時廢止。第二種是一七九三年二月十五日由『憲法會議』(Assemblée Constituante)制定，未見實行。第三種也是憲法會議制定的，自共和三年果月(Fructidor)五日(即一七九五年八月二十二日)起實行，至共和八年霧月(Fructidor)十八日(即一七九九年十一月九日)拿破崙的『專政制度』(Coup d'Etat)成立後廢止。第一種憲法是採用君主立憲制度，內中要點是各部大臣可以被彈劾，設立一院制的立法院共有議員七百四十五人，任期二年，由人民間接選舉。一七九三年的憲法是共和的憲法，且甚趨重於民主主義；其要點是(一)設立一院制的立法院，議員是由成年人間接選舉，任期一年。設立『行政會議』(Conseil Exécutif)共有會員二十四人，先由各州的公民會議(Assemblées Primaires)選定選舉人，再由立法院從各選舉人所指定的候補人中，去選定二十四人為會員。一切擬定的法律，皆須交付『公民會議』去表決，然後纔能實行。這憲法制定後，雖然得人民的批准，但并未實行。一七九五年的憲法也是共和的憲法，把『立法權』付與兩院制的議院；一個叫下院，叫作『五百人會議』一個是上院，叫作『長老會議』。下院有提出議案的權，下院所議決的議案

，送到上院；上院可以贊成，也就可以批駁，但是不能修正。兩院議員皆由人民間接選舉，任期三年，每年改選三分之一。設立執政部 (Directoire) 管理行政事務有「執政官」五人，由下院指定兩倍的人數，由上院選定。執政官任期五年，每年改選一人。這一種憲法與從前那兩種的主要異點，就是設立兩院制的立法院。兩院的制度，傳到如今，仍為多數政治改革家所反對。

二

拿破崙時代的憲法——一七九九年的憲法，是拿破崙和西哀斯兩個人所起的草，此外有兩個委員幫助他們；以後又略加修改，就成為拿破崙當權時代的根本法律。這憲法中所規定的政府計畫，在起草人原來的立意，是否打算借着他去實行專制，我們現在雖然不能斷定；但到後來實行以後，確是變成了這種情形。這憲法廢去從前兩院制的議院，把議院的職權分歸四個機關掌握；一個是「議事會」(Triumvirat)，議員一百人，任期五年，討論一切建議案，但是沒有表決權；一個是「立法院」(Corps Legislatif)，議員三百人，任期五年，表決一切的議案，但是沒有討論權；一個是「參議院」(Sénat)，議員八十人，終身在職，審查立法院所通過的議案是否與憲法相符，兼管選舉「執政官」(Consul)；還有一個是「參政院」(Conseil d'Etat)，受執政官的意旨，預備議案，提交「議事會」。行政事務歸三個「執政官」所掌管，由參議選舉出來的任期十年，可以連任。按照憲法的規定，「首席執政官」(Premier Consul) 權力最大，其餘二人，不過備位而已。拿破崙被選為「首席執政官」，遂得有管政務的全權，於是威勢漸漸

增加。至一八零二年，遂選作『終身執政官』；一八零四年改稱皇帝；在位僅及十年，卒至一敗塗地。

四

欽定憲法——一八一四年拿破崙退位。五月三日路易十八(Louis XVIII)復辟。六個星期以後，公布了一種新憲法，這新憲法是由國王的代表三人，參議院議員九人，立法院議員九人，公共組成委員會所制定的。這憲法顯然是受了英國的影響；打算按照英國的模範，造成一個自由的立憲君主國，法國模仿英國的制度，組織內閣，也是從這時候起始的。國王有頒布命令，簡派官員，宣戰講和，締結條約，以及提議一切立法議案的權力；但不得國會的通過，不能徵收賦稅，各部大臣不但可以被彈劾，且須負責，採用兩院制的國會；一個是貴族院，議員是國王簡派的，或是世襲，或是終身在任；一個是代議院，議員是從各州裏選出來的，任期五年，每年改選五分之一。國會沒有創造議案的權力，但是兩院都可以向國王呈遞條陳，請求國王交議某項的議案。憲法中規定代議院議員選舉人的資格，但未規定選舉的方法。所以一八一七年，又制定一種選舉法，彌補這個缺點。按照該選舉法，凡年在三十歲或三十歲以上的男子，每年至少納直接稅三百佛郎(franc)的人，至選舉時，都要聚於本州的首鎮中，用『全區投票法』(Scrutin de liste)選舉本州在本次所選出的議員。到一八二〇年，又把議員的人數從二百八十五人加到四百三十人，改用『縣』(Arrondissement)作選舉區域的單位，每縣選舉議員一人，共選出二百五十八人；其餘一百七十二人，仍在各州的首鎮中，由本州內每年納稅最多的人投票選舉

。於是全國中約有一萬二千人，因財產豐富，每人就有兩個投票權。一八二四年，又把議員任期改爲七年，每七年全部改選一次。

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的結果，查理第十 (Charles X) 退位，國會選派一個委員會修改憲法，以增加人民的自由。新君路易腓力 (Louis-Philippe) 也就承認了這個新改訂的憲法。新憲法的特點就是：把憲法『前題』 (Preamble) 中，『欽定』的字樣削去；禁止國王用命令停止法律；規定上下兩院都有創造立法議案的權力；貴族開會必須公開；下院任期仍改爲每五年全體改選一次。一八三一年，又制定一種法律，禁止國王添設世襲的貴族。後來又把選舉人年歲上的限制從三十歲改爲二十五歲，財產上的限制從年納直接稅三百佛郎改爲二百佛郎，對於幾種『職業人』改爲一百佛郎。於是選舉人的數目增加一倍，也不過占全國人口百五十分之一而已。總之，此時的政府，並不是真正民治的政府，不過是中等社會裏邊擁有財產的人民所組織的政府，以謀他們自己的利益而已。

五

第二次共和及第二次帝制——一八四八法國又起了革命，推翻王室，設立臨時政府，宣布共和。用直接成年的選舉法，選舉代表，組織『憲法會議』 (Assemblée Constituante)，以便制定新憲法。所選的代表共九百人，就中約有八百人是和平派的共和黨人。憲法會議就於一八四八年四月四日，在巴黎開會，先由委員會起草憲法，——起草委員共十八人，——然後交大會討論，至十一月四日纔把憲

法通過，同意有七百二十九票，不同意的祇三十票。

一八四八年的憲法，規定法國是永久的共和國，主權在人民，並聲明『三權分立』是由政府的第一要件。設立一院制的國會，議員七百五十人，每三年全體改選一次。凡年在二十一歲或二十一歲以上有公民權利的男子，都有選舉權。設總統一人，掌有行政權，總統由全國選舉人用『秘密投票法』直接選舉，須得有全體選舉人的大多數同意票，然後纔能當選。假如沒有人得到全體選舉人的大多數票時，——但投票總數最少也須有二百萬票，——國會就在票數最多的五個人中，選定一人作總統，總統任期四年，任滿後四年以內不得再當選。總統有提議法律的議案，任命文武官員，處置武裝軍隊，得國會的同意可以締結條約等項的大權。彼時各代表的意見以爲總統權力雖大，但任期很短，且不許連任，或不致發生什麼危險；但是爲時不久，又有很大的變動，發生出來了。

一八四八年十二月，拿破崙第一的姪子路易拿破崙 (Louis Napoléon) 得到大多數的同意票，選作總統。一八四九年五月國會成立，議員中有三分之二是主張君主政體的人。此次所選的總統和大多數的議員既然多是新憲法的仇敵，新憲法又是草創成立，未能深入人心，第二次共和的壽命不能長久，已儘可以斷言了。路易拿破崙宣誓就職後，過了三年，他就效法拿破崙第一的故智，實行『專政制度』

(Coup d'État)。

一八五一年十一月一日，是拿破崙第一即位紀念日；在那一天的早晨，路易拿破崙遽然派兵逮捕許

多軍民兩界的領袖人物，佔領國會的議場；又派軍警看守各印刷局；宣布戒嚴；用擒賊擒王的手段，拘禁了許多反對黨的黨魁。然後徵求國民的意見，詢問國人能否信任他修改憲法。國民於十二月二十日投票，贊成他修改憲法的有七百四十三萬九千二百十六票，反對的祇有六十四萬零七百三十七票。

此時第二次共和，名義雖存，但實際上已竟宣布死刑了。一八五二年一月十四日公布新憲法。一八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路易拿破崙頒布了一個『參議院議決書』(Sénatus-consulte)，宣布恢復帝制，同意的有七百八十二萬四千一百八十九票，反對的祇有二十五萬三千一百四十九票。十二月二日，路易拿破崙即帝位，改稱拿破崙第三。

拿破崙第三在一九五二年一月所公布的憲法本是共和憲法。十二月二十五日的『參議院議決書』把這個憲法略加改變，遂成爲帝國憲法。這憲法在實際上和拿破崙第一晚年所行的憲法相差無幾；施行十八年，至一八七〇年，第二帝國失敗後，廢止。按照新憲法。皇帝的行政權是無限的，有統率全國海陸軍，宣戰講和，締結條約，宣布特赦等權力。除皇帝外，無論何人不能提議立法議案，或公布法律。各部大臣對於皇帝負責。議院是兩院制：立法院議員二百五十一人，任期六年，用直接的成年人選舉法投票選舉；參議院是由『樞密大臣』(Cabinet)，海軍大將，旁的官員，以及皇帝欽命的終身參議員所組成的。參議院的性質就是樞密院，和皇帝相接近，所以很占重要的位置，立法院都沒有什麼實權。

那時候的政府，雖不是自由政府，卻也很開明的，所以國勢漸臻富強。但是人民不滿意的舉動也屢屢發現。在一八六〇年以後，拿破崙第三漸知服從輿論，政府的組織也漸趨於自由，取締出版物和限制政治集會的各项法律都不像從前那樣的嚴刻。一八七〇年四月，又頒布了一個『參議院議決書』，規定幾條重要的改革。第一，把參議院改成立法的機關，和立法院共同作事，給兩院以提出立法議案的權利。第二，各部大臣從前是完全附屬於皇帝，現在把憲法中此項的規定取消，這便是實行內閣制的前驅。第三，憲法非得國民同意，不能修改。但是此種改革成立過遲，歷時不久，普法就發生了戰爭，路易拿破崙被普國所虜，第二帝國即於此告終。

六

第三次共和的成立——普法宣戰以後，法國軍隊屢戰屢敗；九月一日，普魯士軍隊在師丹 (Sedan) 地方，大破法軍，拿破崙第三被擒。法國內政無人主持；甘必大 (Gambetta) 法夫耳 (Fovre) 和費理 (Ferry) 三人，乃於九月四日，率領國會裏邊的共和黨議員，到『市政廳』中，宣布恢復共和，組織『國防政府』(Gouvernement de la Defense nationale)，作為臨時的行政機關，竭力抵禦普軍。次年一月，普軍攻下巴黎，兩國暫時休戰；國防政府遂召集『國民會議』(Assemblée nationale)，以便由國民會議決定或繼續戰爭，或即講和。那時候無暇制新選舉法，於是就取一八四九年的選舉法，用成年人選舉制度，選出議員七百五十八人。議會就於二月十三日開成立大會於波爾多

在這個時候，法國舊日的政治制度，可以說是蕩然無存；皇帝，參議院，立法院，各部大臣，全沒有了。國防政府在國民會議成立後，也自行解散了。所以國民會議就成了『國民主權』的獨一的合法代表，掌有全部的政府權力；主持國政五年之久，直到正式國會成立以後，纔宣告解散。

國民會議成立以後，由該會議舉出提爾作行政首領；然後議決向普魯士講和，派提爾去交涉。國民議會又把行政全權給與提爾，由提爾自行簡派國務員，以襄理政務。

法國此時除去外交事務以外，又有一個緊要的問題，就是：應當怎樣去建設永久的政府；因為彼時的政府，不過是臨時的共和政府。這個問題都是很難解決。因為當時人民的主張不能一致，大概分成兩黨：一個是勤王黨，一個是共和黨。勤王黨又分為三派：一派是正統派，主張恢復波旁王室，奉一八三〇年所廢棄的查理第十之孫康保爾伯爵作國王。一派是奧蘭斯派（Orléaniste），主張恢復奧蘭斯王室，奉一八四八年退位的路易腓力之孫巴黎伯爵作國王。又有一派是波那帕脫派，勢力較小，主張拿破崙第三復辟。共和黨的勢力，在巴黎及法國西南部很是雄厚，他們的目的就在於設法防止勤王黨的進行。但在國民會議中，勤王黨議員的數目，遠過於共和黨，差不多是五與二的比例。這是因為當初召集會議的目的，在於決定向普魯士或戰或和。普通人民都願意講和，勤王黨主和，共和黨主戰；所以選舉的結果勤王黨佔勝利。共和黨人因為本黨在議會中的勢力薄弱，遂極力主張限制該會議的職務，僅能講和，無權去制定憲法。究其實，勤王黨人自相爭執，並不能合力去抵制共和黨。

內閣制度的起源——普法和約簽字之後，召集國民會議的目的算是已經達到。共和黨議員主張解散議會，另選旁的議會，去制定憲法。但是這個主張始終未見實行。在和約簽字以前，議會已經作種種的設備，去恢復國家的元氣；開會地點，已經從波爾多遷移至凡爾賽。他們不但不肯自行解散，並且決意去操攬大權，給全國設立一個強有力的政府，同時又慢慢的担任制定憲法的專業。

在那個時候，提爾和他的國務員，應處在什麼位置，也是一件難解決的問題。科瑞司州（Correze）的議員李威（C. Rivet），在一八七一年八月間提出一件議案，主張提爾為共和國總統，任期三年；假如議會不到三年而即解散，提爾也就隨着去職；各國務員應當直接完全對於議會負責。這個計畫顯然打算把英國的內閣制度，介紹到法國；使總統不負責任，而以各國務員為負責任的行政長官。國民議會也主張建設內閣制度的政府，於是把李威的建設加以修改，遂於八月三十一日議決，稱提爾為總統，各國務員對議會負責，總統也對議會負責，總統的權力，算是議會所賦與的。這個議案，普通叫作「李威的法律」。自此以後，總統的稱號已經確定，國務員負責的原則也明白宣布。這就是內閣制成立的起點。

勤王黨計畫的失敗——提爾本主張君主立憲的人，但是到了後來，他看見勤王黨分成三派，互相爭競，深恐法國在國勢衰弱的時候，再鬧得四分五裂，結果必不堪設想；於是他就改變宗旨，贊成共和。他以為共和必能得普通人民的贊同；實行共和，或可免分裂的禍患。但是勤王黨大怒，很不滿意提爾

的改變主張。一八七三年五月十九日，提爾派『國務員會議』副主席吉福爾（Dufour）向國民議會提出共和國憲法計畫書；勤王黨三派一致否決之，於是提爾被迫，至於辭職。勤王黨人以為時機已到，乃舉麥馬韓大將作總統，麥馬韓是著名的老將軍，曾忠事查理第十，路易腓力，路易拿破崙三朝，是很贊成恢復君主制度的人。於是他們就作成一種混合式的內閣，以奧蘭斯王族的勃羅格理公為首領。正統派和奧蘭斯派互相聯絡，商議妥協，先立康保爾伯爵作國王，改稱亨利第五；康保爾伯爵無子，故須以巴黎伯爵作承繼人。這個計畫尚未見諸實行，他們兩派又起了爭端；就是，康保爾伯爵主張仍用白色國旗，白色旗是波旁王室歷代相傳的旗幟；奧蘭斯王黨主張用三色國旗。彼此決裂，一切計畫，遂成泡影。第三次共和乃得以保存。

奧蘭斯派和正統派既經決裂，雙方都希望暫延歲月，以待將來的時機。遂於一八七三年九月二十日，由國民會議議決委任麥馬韓作總統七年，並議決選定三十人，組織憲法委員會，起草憲法。此時王黨，都希望在這七年以內，如有機會，就可以實行他們復辟的計畫；但是這種機會始終沒有遇到。王黨也知道這樣的耽延，並不是長久之計，若輕易舉事，又怕難以成功；於是不得不與共和黨攜手。共和黨知道自己勢力薄弱，也情願讓步；於是雙方選就，造成了一個『守舊式的共和國』。

新憲法的成立——『三十人的委員會』成立以後，即着手討論憲法的起草。用麥馬韓政府所提出的憲法計畫書作主要的根據，對於吉福爾在提爾辭職以前所提出的計畫書，也加以相當的注意。但是

委員會的進行是很遲慢的：廢了好多的時間，纔把草案作成，纔交國民會議。這個草案中所規定的，並不是共和國的永久計畫，不過是麥馬韓七年執政期內的政府組織方法而已。這個計畫擬定設立兩院制的立法院，去替代國民會議；等到麥馬韓七年任滿，然後再由兩院開聯席會議決定以後的辦法。這個草案送到國民會議以後，又耽擱好多時候，直至一八七五年一月，國民會議纔起首去作有統系的討論。

共和黨議員瓦郎 (Violon) 在正月三十日，提議刪去「七年任滿後再議辦法」種種的話；主張在憲法中定明總統的選舉法，任期，連任，等事。他的用意就是使這個憲法，可以暗中作了共和政體的保障。他費去許多事，纔得到三百五十三個同意票，不同意的票有三百五十二票，因為同意票多一張，他所提議的修正纔徵倖通過。這個修正案內並未敘述什麼原則，也沒有明定法國政體應當是共和；但是明定總統可以連任，意在言外就說明共和政體是永久的，不是暫時的了。國民會議把草案審查完畢之後，就在二月二十四日通過憲法的第一部分，規定參議院的組織；二月二十五日通過第二部分，規定「公共權力」的組織；七月二十六日通過第三部分，規定公共權力的關係；——這三項法律合起來，就是「第三次共和」的憲法。但是衆議員的選舉方法，以及參議員選舉細則；都沒有載在憲法上面；所以國民會議又廢了好幾個月的工夫，纔制成此項法律。一八七六年一月三十日，舉行衆議員的選舉；二月二十日和三月五日，舉行衆議員的選舉；國會隨即成立。三月八日國民會議將一切職權移交新國會，然後自行解散；計共當權五年有餘。第三次共和國到了這個時候，纔完全成立。



附錄一一

法國革命之際歐陸諸國年表

年 代	統 系	國 別	法 國	奧 國	德 國 (普)	俄 國	英 國
一七七四	波旁	波那帕脫家	哈布斯堡家	波顯奧倫家	羅馬諾夫	漢那瓦家	路易十六即位
一七九二	弗朗西	弗朗西第二即位兼德帝				女王加他隣第二喬治第三在位 (一七六〇即位)	
一七九三	恐怖時期	公安委員會					路易十六受刑
一七九四	共和	第一次公和督政府成立					
一七九五							
一七九六							
一七九七			腓力維廉第三即位			保羅第一即位	
一七九九		拿破崙為執政					
一八〇一						亞歷山大第一即位	
一八〇四		拿破崙稱帝					

下編 附錄二

附錄三

法國革命大事記

年代	月日	事實
一七四八		孟德斯鳩的 <u>法意出世</u>
一七五〇		福祿特爾的路易十四朝代紀事告成
一七六二		盧梭的 <u>民約論出版</u>
一七八九	五月一日	詔開全級會議
	五月五日	全級會議集會於凡爾塞宮
	六月二十日	發表 <u>網球場宣言</u>
	七月十四日	巴黎市民攻破巴士的獄
	八月廿六日	發表『 <u>人權宣言</u> 』
	十月五日	巴黎市民圍攻凡爾塞宮
	十月六日	路易十六被逼移駐巴黎
一七九〇	二月四日	路易十六宣誓承認立憲政體

一七九一

四月二日

摩拉巴死

六月廿二日

法王及王后逃走，被追回

八月廿七日

德奧普聯合對法，發表辟爾尼茲宣言

九月

國民會議製訂的憲法完成

十月一日

立法會議成立

一七九二

四月廿二日

法國對奧宣戰

四月廿四日

馬賽革命歌告成

六月廿日

法王否決吉龍大黨的提案

七月十一日

立法會議布告全國人民，一致起來救國

八月十日

攻破雅勒里宮，法王及王黨被拘並召集國民公會

九月二十日

法敗聯軍於法爾買

九月廿二日

共和紀念日

十二月十一日

臨時高等法庭開審路易十六宣告死刑

一七九三

一月廿一日

殺路易十六

二月一日

歐洲各國結第一次抗法大同盟，法英宣戰

三月七日

法奧宣戰

三月十日

屠拉文第城

三月十八日

奧軍大敗法軍於尼爾文登

三月廿五日

組織公安委員會

四月四日

都馬利撤退亡至奧地利

七月

恐怖時代開始

七月十二日

奧軍攻陷康狄

七月十三日

馬拉被刺

七月廿五日

奧軍佔領馬因特茲 (Maring)

七月廿八日

佔領范蘭西尼 (Valenciennes)

八月廿九日

英軍佔領都倫

十月十六日

殺馬利王后

十月卅一日

屠殺吉龍大黨人

十一月十日

崇奉真理教

十二月十九日

奪回都倫

一七九四

三月十五日

赫伯特被捕

三月廿四日

赫伯特派覆沒

四月五日

段登派覆沒

六月八日

崇奉最高主宰

七月廿七日

羅伯斯比派覆沒

七月廿八日

羅伯斯比被殺

十一月十二日

解散甲攷賓俱樂部

一七九五

一月

征服荷蘭

四月五日

法普言和

七月十日

法西言和

九月廿三日

組設督政部

十月五日

人民圍攻國民公會

一七九六

五月十五日

法軍佔米蘭

一七九七

四月

法奧結干波法米阿條約

九月四日

發生政變主戰派獲勝

一七九八 二月十五日

羅馬共和國成立

五月十九日

拿破崙遠征埃及

六月九日

法軍佔領馬爾他

八月一日

英法尼羅之戰，法潰敗

一七九九 十月

拿破崙回法

十一月九日

發生政變，組織執政府，拿破崙爲第一執政

一八〇〇 六月十日

法敗奧於馬連峨

十二月三日

法敗奧於浩罕林登

一八〇一 二月九日

法奧結留奈維耳和約

一八〇二 三月

英法結西米茵和約

四月

拿破崙頒大赦令

一八〇四 五月十八日

人民公舉拿破崙爲帝

十二月二日

在聖母院大禮拜堂行加冕禮

一八〇五 八月廿七日

法軍攻德

十月廿五日

英敗法海軍於特加法加

- 十月卅一日 | 法軍佔領奧都
- 十二月二日 | 拿破崙大敗俄奧聯軍
- 八月六日 | 取消神聖羅馬帝國
- 十月十四日 | 法敗普軍於耶拿
- 十一月廿日 | 發表柏林勅令
- 十二月十七日 | 發表米蘭勅令
- 一月七日 | 英國發表內閣命令
- 八月 | 法軍在西班牙不利
- 六月五日 | 法敗奧軍於華格蘭
- 四月 | 廢約瑟芬皇后，娶奧公主瑪利路伊沙爲后
- 六月 | 拿破崙征俄
- 九月十四日 | 法軍入莫斯科
- 十二月五日 | 法軍敗退西摩高尼
- 二月廿七日 | 俄普結攻守同盟
- 五月廿六—廿七 | 德意志自由戰爭
- 一八〇六
- 一八〇七
- 一八〇八
- 一八〇九
- 一八一〇
- 一八一二
- 一八一三

一八一四

十月十六—十九

來比錫民族戰爭

三月卅一日

聯軍陷巴黎

五月二十日

拿破崙被放至厄爾巴

六月九日

開始維也納會議

一八一五

三月一日

拿破崙逃歸法國

六月十八日

惠靈吞大敗法軍於滑鐵盧

七月七日

聯軍再入巴黎，放拿破崙至希利納島，波旁家復辟

九月八日

俄奧普結神聖同盟

九月二十日

簽訂巴黎條約賠款七萬萬法郎

一八一八

十一月

列國贊成惠靈吞之提議減輕法國賠款為二萬六千五百萬

一八一二

列國會議於來哈都哈

一八二三

法奧俄普會議於維羅那

一八二四

西班牙復古派大勝

一八二五

五月五日

拿破崙死於希利納島

十二月

俄皇亞歷山大逝世

一八二九

保里格納為相

一八三〇

七月廿六日

發表聖克路勒勅令

七月廿九日

人民圍攻聖母院，所謂「七月革命」

八月七日

路易腓力即位

一八四八

二月廿三日

巴黎巷戰，是謂「二月革命」

五月四日

開新議會

六月廿三—廿六

巴黎市民暴動，殺傷萬餘

十一月

定新憲法

十二月十日

路易拿破崙當選為第二次共和國大總統

一八四九

五月廿八日

新議會開幕

一八五一

十二月一日

發生政變

一八五三

十一月七日

國民選舉路易拿破崙為帝稱拿破崙第三

十二月二日

拿破崙第三即位

一八五六

三月三十日

英法土對俄戰事告終，議和於巴黎

一八七〇

七月十四日

法對普宣戰

十月廿九日

普軍陷麥都

一八七一

一月廿八日

普法議和

一八七三

五月廿四日

選舉麥馬韓為大總統

一八七五

一月三十日

第三次共和政府成立

二月廿五日

發布新憲法

俄國革命史

楊幼炯編著

定價 精裝 二元五角

俄國革命在近代政治史上，佔有極重要之地位。近百年來，各國爭民權的革命運動，風起雲湧；而俄國革命，實為近代革命狂潮中之最大產物。故其影響所及，不僅根本上改換俄羅斯政治社會組織之面目，且使世界各民族之政治解放與改造事業上受到莫大之刺激。吾國北隣俄境，蘇俄素視吾國為其勢力東下之中心。十年以還，處心積慮，在吾國為有力之宣傳及活動，遂使國人對於俄事，撲朔迷離，真相莫覩。甚至俄國革命之真義，亦不能認識清楚。作者深以為憾。特以長時間之搜求，撰成此書。全書分三大卷，凡六十萬言，實為近年來國內論述俄事者最有系統之專書。上卷說明俄國革命之造因及其經過，自一九〇五年以來，迄一九一七年十一月革命，源源本本為系統的歷史的記述。中卷訂于布爾謝維克治下之蘇俄政府，從各方面加以具體的論述，凡俄國民族問題，政治經濟制度，勞動組織，農民政策及教育制度等內容，作簡明的鳥瞰；而於蘇俄十年來外交政策之變遷，論敘尤詳。下卷更於列寧逝世後之俄國現局與最近發生之黨爭內幕，加以統系的具體的分析。書中附有各種珍貴圖表，書末附有蘇俄政府各種法典，文書，尤為研究政治及社會經濟者之重要參考資料。

上海民智書局出版

真愛國

聲

第六卷

蘇俄的教育

美國厄林原著 杜佐周譯

定價四角

俄國革命的教育情形，這是人人所急要知道的，不過關於這一類的書籍，極感缺乏。著者原是美國一個積有廿餘年經驗的老教授，因欲研究俄國最近教育情形，遍查美國各大圖書館，尚無此項參攷書籍，因決計赴俄，費數月光陰，親身調查七十餘校，將所得到的重要材料，彙為此編，異常豐富詳實，現由杜君譯出，凡我教育同志，想均以先睹為快。

上海民智書局發行

文學與革命

張天化著

定價大洋八角

本書搜集關於美國獨立，法國革命，以及中國革命的重要文字，加以系統的敘述，指出現代青年對於文學應該努力的一條大道。附錄中如『不自由毋寧死』一篇演說詞，法國革命歌，泰西最出名的兩篇演說，中國國民黨宣傳四傑的名著舉要等，皆係青年最喜閱讀的作品。

上海民智書局發行

History of French Revolution

by

Lan Shing Shih

Chang Koo Jun

The Intelligence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七年十一月初版

法國革命史(全一册)

定價 精裝 一元二角
平裝 一元五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編 譯 者 張 醒 石
印 刷 者 民 智 印 刷 所
發 行 者 民 智 書 局
分 售 處 漢 口 湖 北 街 漢 口 民 智 書 局
武 昌 省 政 府 前 街 民 智 書 局
廣 州 永 漢 北 路 民 智 書 局
上 海 河 南 路 中 市 民 智 書 局

張 醒 石
民 智 印 刷 所
民 智 書 局
民 智 書 局
民 智 書 局
民 智 書 局

發(一三三五)

377211

377211